

## 四十五

由于无双剑客发现情势有变，因此会后不许爪牙离开。

在未获得杨云波的行踪前，不打算遣散爪牙，以免暴露阴谋，而且万一秘窟暴露，多几个人也好应付变化。

这一来，蒙面人三面拦截，擒贼作为人质的妙着落空，没有人外出，只有进去的人，杨云波一无所获。

老人家沉不住气了，感到焦躁不安。

东方发白、杨云波不得不发讯进迫，直接入村与无双剑客面对面解决。

论人数，条山庄的人少了两倍以上。

论实力，条山庄的人虽抱着破斧沉舟生死一决的决心，但真正算得上高手的人，只有杨云波而已，实力相去悬殊，想得到要糟。

入刚在村北两里外集齐，无双剑客便接到暗探发来的消息。

只片刻间，便成了一座死村，家家闭户，外面不见半个人影。

二十六位抱有拼死决心的男女，分两路向村口迈进，每个人的神色都是悲壮的，大有“壮士一去不返今”的气概。

“踏！踏踏……”步伐声不徐不疾。

杨云波与伏魔剑客领先并肩而行，步伐稳定神色肃穆庄严。

接近村口，竟未发现有人拦截。

杨云波在村口的大门止步，举目四顾。疑云大起。

身后的残丐手心淌汗，低声说：“云老，这是死村，人早就走光了。哦！蒙面人存心引咱们上当，他是无双剑客的走狗……”

杨云波摇头语气坚定地说：“不是死村，他们已发现咱们此来的用意了。老弟，你会看见天明后，仍然无人在外走动的村落么？”

“他们如果撤走了……”

“他们在等候咱们，表示他们早有提防。蒙面人的身份如何，已不值得追究了，既来之则安之，进去。”

杨云波领先踏入栅口，直越村中心的祠堂。

空茫死寂，益增恐怖。

村小，祠堂也小，前面的广场只有三亩大小。

两株大槐树亭亭如盖，树下供入歇凉的石凳上，蹲伏着一头老猫，突然惊恐地窜走，这是村中可以看到是唯一生物。

祠堂门紧闭，毫无生息。

二十六位男女雁翅排开，杨云波朗声叫道：“杨云波冒昧拜会，请无双剑客刘兄移至广场一谈，杨某恭候大驾。”

连呼三次，毫无动静。

情势与原来估计的变化完全不同，演变得离了谱，连闯了一辈子江湖，见多识广的杨云波，也心中大乱慌了手脚。

伏魔剑客神色凛然地说，“杨老哥，我不喜欢这种情势。”

残丐的勇气也在逐渐消失，对蒙面人的信心消失得更快，低声道：“云老，咱们中了蒙面人的圈套，他不会来了，也许正带着人占据了条山庄呢！”

“不会的，他也许有事耽搁了，老哥我自信有知人之明。咱们且静候变

化。”杨云波语气坚定地说。

天宇中群星逐渐隐去，已是黎明时分，光度渐增，全村每一个角落皆暴露在视线之下，就是不见有人或鸡啼犬吠。

杨济和耐性不够，低声道：“爹，我去叫门。”

杨云波沉静地说：“不，他们在考验咱们的耐性。咱们不是要等蒙面人来么？这样等岂不甚好？”

“爹……”

“不许多说，以免徒乱入意。”

他们沉得住气，无双剑客却不能久等。

右邻沉重的木门怪响着开启，踱出一位千娇百媚的绿衣少妇，一双水汪汪的媚眼，挑战地打量着每一个人。

绿衣少妇嫣然一笑，说：“咦，天刚亮，哪来的这么一大群在死冤魂？”

伏魔剑客一怔，举步向少妇走去，沉声道：“天香仙子，想不至你际竟然替无双剑客卖命。”

天香仙子咯咯笑，笑得花枝乱抖，酥胸无忌地摇荡，那腰儿款摆，腻声说：“原来是伏魔剑客罗大侠，你是不是也想要本姑娘遂你的意？说呀！不必害羞、只要你敢说，我就敢听。”

伏魔剑客勃然大怒，老脸发赤，怒声道：“你这不要脸的泼妇，少胡说八道。劳驾去请无双剑客……”

“哟，罗爷，无双剑客目下贵为钦差大人的护使红人，我怎么请得动他？瞧！有人要见你呢！”

门内青影电射而出，剑虹辉目生花，人现、剑发、剑气压体，如同电光一闪。

伏魔剑客已别无抉择，应变的功夫出奇地迅速，闪避、拨剑、接招，一气呵成，“铮！”一声暴响，封住了凌厉无匹的一剑急袭。

双方功力相等，同向侧飘退。

糟了！天香仙子突然身形急闪，裙袂一动，香风扑面，罩袖出其不意行雷霆一击。

“啪！”一声暴响乍起，香风四荡。

伏魔剑客身形未定，做梦也没料到大名鼎鼎的天香仙子会乘人之危、肩背被翠袖击中，大叫一声，跌出丈外起不来了。

“哇！”一声喷出一口鲜血，被抢出的鹰扬岛主接住飞退。

杨济和与杨济平兄弟俩挺剑扑来、一声轻笑，天香仙子与突击的青影退入门内，门砰然闭上了。

同一瞬间，右面与后方。同时有六个黑影开门射出，刀剑来势如潮，霎时风吼雷鸣，刀光怒卷，剑气飞腾。

外围六位男女以杨世群为首，奋勇迎击。

两两冲错之下，惊叫声刺耳，没有说话的机会，唯一可做的事便是生死一决，各行雷霆一击。

像一场暴风雨，来得快消失得也快。有三个人全身退出，两个受伤踉跄而退，一个躺倒气息奄奄。

接斗的六个男女也讨不了好，受伤的有三个人，杨世群右肩膀挨了一剑，站不起身来了。

接斗的六个人中，无一庸手，总算挡住了这惊雷掣电似的可怖急袭、

四周重归死寂、似乎流动着死亡的气息。

杨云波怒火渐升，厉声道：“无双剑客，杨某以江湖道义请你出来说话。”

祠祠堂门开处，涌出二十余名男女，在阶上分列，一个个像是从地府深处钻出阳世的厉鬼，面目阴沉，神色狞恶。

中间，是黑劲装剑负于背的无双剑客。

右首，是双手特长，发如飞蓬的魔锤凌君豪，年登花甲依然红光满面，鹰目中冷电四射。

下首，是巨无霸徐彪，身高八尺以上，像一头千斤巨熊，手中的镔铁齐眉棍粗如小饭碗，重量绝不少于八十二斤，说是齐眉棍，以他的身材论，足有七尺六寸，比常人还要高，该算是长棒了。

左首第一位是桃红衫裙中年美妇，粉面桃腮，云鬓堆绿，四十出头的女人，经过巧手梳妆，依然风华绝代。

她，就是江湖上艳名四播的桃花仙史，她那惹火动人的胴体，风靡了江湖，真是无往而不利。

无双剑客脸色一沉，冷哼了一声抢先发话：“杨云波，你一介草民，江湖痞棍，可知道刘某的身份？告诉你，钦差大人委任刘某为朝廷钦差护使，你胆敢用江湖道义来向本使说话？”

杨云波心中一惊，正想驳斥，对方人群中，踱出一位六品官服的中年人，沉声问：“刘护使，这些是什么人？提刀带剑声势汹汹，他们是不是想造反？”

无双剑客欠身道：“上复大人，这群人是沧州地面一些痞棍无赖，不法刁民，有意结伙抢劫钦差的宝船，胆大妄为。”

“那还得了？都给我拿下、死活不论，押至京师法办。”

“是，卑职遵命。”

一声长啸，信号发出了。

四面八方开门声震耳，四十余名一等一的江湖高手。把沧海客杨云波一群人团团包围住了。

杨云波怒火焚心，厉吼道：“住手！姓刘的，你想到激起武林公愤的后果么？”

无双剑客哈哈狂笑，笑完说：“杨云波，本使只知奉命行事，不问其他。你如果认为有所冤屈，派人向沧州衙门上告。”

有理说不清，杨云波已无路可走。

他拍拍双手狂笑道：“好，老夫栽了。你如果有种，拔剑斗，斗杨某一双肉掌。如果你胜了，老夫一门老小不加反抗，任凭你们宰割，你敢是不敢？”

无双剑客哼了一声，愤怒地说：“老匹夫，你竟敢藐视我无双剑客，要以一双肉掌斗刘某的剑，欺人大甚了，好！刘某成全你。”

魔锤凌君豪桀桀怪笑，扬扬手中四十八斤的怪锤，傲然地说：“刘老弟，你不知他有意激怒你么？咱们预先商量过的，凌某要问问这位浪得虚名的老狗，交给我啦！”

不管无双剑客是否答应，径自大踏步下阶。

他这把魔锤，与传统的单手铜锤不同，椭圆形锤头，柄略长可双手使用，锤头前柄长约一尺，尖锐如枪尖，不仅可以砸击，亦可当枪使用。

如果锤头能将对方的兵刃挡开，只消向前一推，锤尖便可贯入对方的

胸口，霸道绝伦，锤下不知断送了多少武林高手名宿，所以称为魔锤。

杨云波心中略宽，以掌斗锤比斗剑有利得多，用游斗术必可争取不少时间，也许能拖延至蒙面人赶来。

他深恐无双剑客不允，赶忙向魔锤凌君豪冷笑道：“你不是老夫的对手，少丢人，退回去！”

魔锤凌君豪无名火起，突然疾冲而至，锤动如山崩，大吼道：“老匹夫，该死一万次！”

吼声中，一锤砸下，力道万钧，罡风直迫内腑，这一锤石破天惊。

杨云波左掌虚引，身形斜扔，一声冷叱，避开雷霆一击，贴身切入，掌动风雷发，拍向对方的左肋。

锤头一转，迅速绝伦地反砸杨云波的右肩。

两人格上手，展开了空前猛烈的一场龙争虎斗。

杨云波在对方暴风雨似的迫攻下，想不游斗也力不从心。

他发觉对方的身法极为灵活，锤招在凶猛狂野中间有可怕的诡招奇式，锤风呼啸内力源源不绝，凶猛的暗劲潜流直迫内腑，极为吓人，想近身出掌谈何容易？

他只能凭快速绝伦的身法，寻暇蹈隙觅机切入，不敢硬拆力道如山的重锤，因此，欲攻乏力，被迫得八方游走。

此刻局势形成一边倒，毫无还手之力。

魔锤占尽了上风，愈战愈勇，狂攻了百十招，依然未露疲容，每一锤皆如天雷狂震，但沉重极耗真力的怪锤并未放缓。

杨云波极感心惊，岁月不饶人，古稀老人确比少了二十岁的人矮了一截。

他心中明白，即使有剑在手，想扳回劣势也极为困难、只好定下心神，专心一意以游斗周旋。

魔锤攻了两百招以上，心中焦躁，一面出招一面叫：“刘老弟，老匹夫在用游斗术拖延，可能另有诡谋，快杀了其他的人以免误了咱们的大事。”

无双剑客醒悟，拔剑高举。舌绽春雷大吼道：“把他们全杀了，再收拾沧州的黑白两道小……”

话未完，右侧屋顶上出现了支铲而立的蒙面人，浑身青色，只有一双大眼与锋利的方便铲，在朝阳下闪闪生光。

蒙面人哈哈狂笑，声如殷殷巨雷，震得在场的人耳中轰鸣，人人变色。

笑声徐落。他朗声说：“无双剑客，你并未身入公门，只不过为了两个不肖子买官，及贪图重赏，而不惜出卖自己并拖朋友下水，替钦差卖命乘机残害江湖人而已。阁下，从南京至沧州，你总共坑死了多少江湖朋友？

别骗人了，阁下。当今之世，除了皇上之外、谁也无权信口雌黄委任官吏。

钦差大臣姜御史是京官，他天胆也不敢知法犯法委任你为护使，除非姜御史他想抄家灭族。

你身旁那位沐猴而冠的仁兄，穿的是青小杂花六品官服，可是，他的帽顶用金色，帽珠用玉。

阁下，你可知道帽顶用金是几品官？帽珠用玉又是几品官？

说呀！你老兄就不怕杀头充军么？你站出来，我要盘问盘问你，看是不是应该将你送官问罪。”

声落，像鸿毛般飘飘而降。

身前有四名高手挡路，同声大吼，四剑齐全，吼声震耳：“退回去！”方便铲一挥，四支剑在震耳欲聋的巨响中碎裂，四个人像是撒豆，飞跃而出，震得手掌破裂晕头转向。

“擒住他！”蒙面人大喝。

海光与杨世英、小萱兄妹恰好在旁，纵上熟练地捆人。

一招击垮四名高手，把群魔吓了一大跳。

蒙面人大踏步而进，向杨济和叫道：“退到这一面来，交给我。”

这一面四名高手就擒，其他的人吓得纷纷向祠堂退，重围已解。杨济和举手一挥，退出危境。

蒙面人倒拖方便铲，向恶斗中的魔锤和杨云波大喝道：“谁不住手，我打断他的狗腿！”

杨云波真力已竭，闻声飞退。

魔锤失去对象，大吼一声，冲上兜头就是一锤。

蒙面人不躲不避，方便铲一挥。硬接硬架。

“当！”一声巨响，魔锤连人带锤斜撞出丈外，虎口鲜血如涌，脸色如厉鬼，锤几乎失手堕地。

巨无霸一跃下阶，大踏步欺近，豪勇地大叫：“好啊！跑遍天下，可找到一个力大无穷的对手。小子，咱们来两招硬的，不许投机取巧。”

蒙面人哈哈大笑道：“来吧！一记换一记，太爷我看中了神力佛的这把霸王铲，本来就是用来对付你的，上啦！”

巨无霸火喇喇地冲进，铁棍先来一记“泰山压顶”，罡风虎虎，势如崩山，豪壮无畏地抢攻。

“当！”铲架住了棍，棍向上崩。

蒙面人马步下挫，左手一松，铲头扫出，单手回敬一记“横扫千军”，反击之疾，无与伦比。

巨无霸以“金针定海”接招，这一招有取巧之嫌，棍头可柱地惜力。

“当！”一声巨响，火星飞溅。

巨无霸脸上变了颜色，大吼一声，招发“枯树盘根”，奇快地反击对方下盘。

铲向下沉，“金锁坠地”仍然硬接，响声震耳欲聋，巨无霸的棍一震而出，马步虚浮，中宫大开。

铲发如泰山崩裂，以无可抗拒的声威兜头拍到，吼声震耳：“第二招！”

一来一往，接招不算。

巨无霸急功心切，在接第一招时抢招，算是多攻了一招，这一招该是蒙面人的第二次抢攻。

“当！”“玉门拒虎”接下了这一招。

但巨无霸的铁棍受得了万斤神力，双手双腿却拒绝支持。双手一软，棍颓然下沉，双膝也抽搐着向下挫，大汗如雨，眼中凶光收敛，涌起绝望的神色。

方便铲收回，蒙面人并未抢招。

如果加上一招，巨无霸算是完了，毫无接下的机会。

“呵呵！”蒙面人大笑，笑完说：“太爷不抢招乘人之危，一记换一记说了算数。”

该你了。老兄。”

巨无霸挺了挺胸膛，手仍在发抖，毫无脸红地说：“巨无霸的绰号送给你，你是天下第一好汉，我第二，咱们交个朋友，后会有期。”

说完，倒拖着沉重的大铁棍，大踏步扬长走了。

红影飘飘，香风入鼻。桃花仙史到。媚笑道：“小兄弟，除下蒙面巾，我陪你印证几招以武会友，你可赏脸？”

“哈哈！”蒙面人狂笑说：“免了，太爷最讨厌荡妇淫娃……”

话未完，桃花仙史夹起发难，长剑以神奇的速度出鞘，身形疾进，以游蜂战芯神奇身法抢入，寒光闪闪，剑吐千朵白莲。

方便铲一挥，一阵暴响，白莲朵朵凋谢，巨大的光闪闪的铲头已到了妖妇的高隆酥胸前。

桃花仙史花容惨变，挥剑急架，诡异的身法左扭右旋，想脱出如影附形的铲影。

“铮铮！铮铮……”暴起一连串清鸣，火星直冒，人影以骇人听闻的速度旋舞着。

巨大的铲头轻轻晃动，始终紧吸住诱人酥胸。不管桃花仙史身法如何诡异快速，却无法摆脱胸前的铲头，剑砍在铲上根本不发生效用，巨铲始终像魔鬼般紧吸不入，也像是附骨之蛆。

桃花仙史终于站住了，香汗淋漓，脸上的铅华一团糟，娇喘吁吁绝望地说：“说真的，你不是人。”

铲刃距离高挺的酥胸不足一寸，蒙面人神定气闲地说：“不管怎样，我认为你的游蜂战芯身法曾经下过苦功。你走吧！不要与这些无耻的江湖败类鬼混。”

桃花仙史尚未动身，四周的机灵鬼溜掉了一大半。

无双剑客握剑的手不住颤抖，心惊肉跳地叫：“咱们拼了他，上！”

谁敢上？方便铲长有六尺余。单手挥运可远及丈外，谁禁得起万斤神力雷霆一击？

谁能有桃花仙史的身法快？

不叫倒好，这一叫叫坏了。

首先是那位假六品官儿往祠堂里逃，然后第二个跟着开溜，第三名也不甘人后鼠窜而逃了。

没有人上，蒙面人的狂笑声震耳欲聋。

无双剑客心中一惊。虎跳入门如飞而遁。

蒙面人向祠堂右侧一绕，叫道：“冷魂羽士，你如果敢逃走，我保证你变成肉泥。”

前面那位老道打一冷战，站住转身摊开双手哀叫道：“我……我不逃，我一切听你的……”

不远处，海华与背了乃兄的小慈狂奔而入，叫道：“爷爷不要让冷魂羽士逃掉了，四哥不好……”

蒙面人重新出现、拖死狗似的将冷魂羽士推出。

他笑道：“除非他会飞天遁地，不然怎逃得掉？人交给你们啦！劳驾，借徐岛主一艘船给我。以便了断一件事。”

说完不管鹰扬岛主是肯是不肯，像狂风般出村而去，直赶河湾。

后面，跟来了杨济平与海光、海华兄妹、还有残丐庄平。海光老远便

发出一声锐啸，湾旁的苇影中出现了船影。

“船靠岸，挂桨。”海光大叫。

蒙面人领先登船，向残丐笑道：“前辈如果还想在江湖上混，不要跟来。”

残丐哈哈狂笑说：“就算你要造反，老要饭的也认了。”

“不要造反，但也差不多。咱们去劫船，给那些贪官污吏三分颜色涂涂脸。”蒙面人豪气飞扬地说。

“好啊！一下做二不休，干啦！”海华姑娘兴奋地叫。

蒙面人向济平笑道：“二爷，你最好不要出舱露面，除非你肯放弃条山庄。”

杨济平豪笑道：“家父踏出庄门第一步，便决定放弃条山庄了，举家迁至鹰杨岛作化外之民、前辈认为如何？”

蒙面人鼓掌道：“好！令尊毕竟是非常人，就凭他老人家信任小可的超人智慧，便知他是个真正的英雄豪杰。”

残丐叹道：“江湖情势已变，道义荡然，老要饭的也该苟全性命退隐化外了。”

船以全速上航，向南又向南。

已牌左右，船泊西岸的一座土山下。

北面下游五六里，便是瓦河镇。

蒙面人脱去上衣，露出结实的胸膛，说：“算行程，船该到了。冷魂羽士制世杰弟的手法，暴露了专使船又经过的秘密。”

一艘小舟顺流而下，蒙面人兴奋地发出一声短啸，小舟一折，缓缓接近。

船尾控桨的赫然是李家桃园长工狄云，高叫道：“船上高手不多，不许你伤人。我先走，怎样了？”

“大叔，一切如意。侄儿并未伤人。”蒙面人高声回答。

小舟一转、轻快地下放，传来狄老人清晰的语音：“事毕我们到京师会面。看清了、后面第三艘船。”

杨济平骇然叫：“天！老人家不……不是李家桃园的……的……”

“李家桃园的长工。”蒙面人一边笑声答，一边拉下了蒙面巾。

“哎呀！你……你是辛小哥。天！贤叔侄盖世高人，侧身入下安贫乐道，条山庄的人都瞎了眼，辛小哥，我……我好惭愧。”杨济平愧然地说，接着又问：“听慈丫头说，你……你不是……”辛文昭真是蓝衫客辛五，他隐身在桃园。

辛文昭笑道：“在下挨了阴司恶客一记‘催心掌’，只好假死隐迹，以免李家桃园遭受池鱼之灾。为了这一掌，大叔决定把专使的宝船送下龙宫，以为贪残狠毒者戒。”

徐海华娇笑道：“好呀！辛大哥，我们口口声声叫你前辈，你居然不脸红。我叫你大哥，不再叫你恩公了。”

辛文昭大指头几乎点在她的鼻尖上，笑骂：“就是你顽皮，几乎赶不上祠堂盛会，知道么？小妖怪，这次不许你登船。”

海华含羞娇笑，伸伸舌头说：“总算赶上了，不是么？”

鹰扬岛主紧盯住渐来渐近的第三艘船，发令道：“发舟，迎头上去。”

两船相错而过的刹那间，辛文昭赤着上身，挥动着吓人的巨大方便铲，

一跃过船，吼道：“好朋友们，下水逃命吧！无双剑客全军覆没，咱们是劫船的好汉，不下水者死。”

“砰砰砰！”连声大震，左舷崩坍。

舱内钻出七八个人，刀剑齐至。

辛文昭方便铲一挥，三荡三决，刀剑齐飞，人体飞掷，狂号声震耳。

接着，杨济平与海光兄妹登舟。

残丐一上船，便拆船舱。

舟子们狂叫着跳水逃命，护舟的好汉恐怖地往水里跳。

双舟并行，一泻而下，远出三里地，专使宝舟快拆平了。

最后辛文昭一铲击破舱底，河水一涌而入。

没有人愿意察看船上的十余只朱漆木箱、不知里面盛的是啥玩意儿，让他们随船沉入河底，不屑一顾。

海鳅船向下游飞驶，坐在船头的辛文昭笑道：“无双剑如果不想借机铲除黑白道群雄立威，宝船根本平安无事，这贪狠的人，好可悲！”

杨济平苦笑道：“如果不是上苍安排你前来惩罚这群恶徒，他们会成功的，而且必定成功。”

辛文昭朗声大笑道：“自助人助，令尊该能保持令名。”

海华姑娘满腔希冀地问：“辛大哥，能到鹰扬岛一游么？海阔天空，乘风破浪破万里浪，壮士生涯。能答应我么？”

“中原坂荡，道消魔长；有一天，我会去的。”辛文昭脸色沉重地说。

船，轻快地滑过瓦河镇，冉冉远去。

## 四十六

京师，冠盖满京华，猗欤盛哉。

落魄政客，失意武人，济济一堂。

紫禁城中，荒靡不堪，南坐皇帝终日纵情声色，朝局为奸臣所盘踞，荼毒正义之士，朝政日非。

狄云与辛文昭在李家桃园的两年中，几乎与江湖隔离，对于外界局势的演变，全然不理睬。

此番因专使宝舟事件，再度出现江湖，也想借此机会一探大小罗天的虚实。

他们到达京师已半年余，住在城郊的白云观附近。

这天午后，风清日爽，雨后的天空总是分外的蓝，分外的清。

辛文昭欲离京到太原去访友，乃师亦因俗事，而约定后会之期，遍访名山大川去了。

他挟拥在人群中，一身青布衫，又刻意留了小胡子，在繁华的城市中不易引人注意，顶多以为他是乡下来的村夫。

突然，有人拍他肩膀，并叫：“辛文昭！”

他大惊，倏然回头，不觉一怔。

多么熟悉的面容与身影，他不是梁志豪是谁？当时的室友，一个极望

获得他友谊的小男孩。如今他已不是小男孩，他和自己一般高大了。

难道大小罗天已知他来到京师？派梁志豪来杀他？

不，不可能。此刻的大小罗天正受命奸贼造反，不会有余暇来追杀他。

经过大风大浪的人，总是比较容易稳定自己的情绪，他平静地问：“是庄主派你来杀我的？”

“是庄主派我的，但不是来杀你，完啦！兵败如山倒，贼头儿已兵败伏诛。大小罗天也就此瓦解，你我都自由了。”掩不住的喜悦呈现梁志豪的脸上。

“真的？是真的么？”这个突然的消息令他吃惊，令他发楞。

“当然是真的。从此我们是属于自己的了。”

接着二人谈了别后种种，不禁怆然泪下。

“那你今后有何打算？”

“回家。”梁志豪以坚定的口吻说。

辛文昭也想回家，可是在京师他还有事待办……

□□□□□□

克勒勒！克勒勒……

蹄声渐近，尘埃飞扬。

娘子关至大同，只有一条大官道。

关以东，属京师；关以西，属山西。

这条路上、山连山山山不断。太行山脉像一条无朋的上古巨龙，南行北走气势雄浑、分隔成两个世界。

山以东，是富饶的河北平原。

山以西，是黄沙蔽日贫瘠的山西高原。

近午时分，烈日如焚。

官道沿桃河南岸伸展，进入无穷的莽莽丛山。

桃河赤色的河水滚滚东流，附近的赤褐色山岭林疏草少，一片荒凉。

克勒勒！克勒勒……东面来的健马将到。

路旁的小凉亭中，两个行商打扮的中年人，坐在亭柱下假寐，不住用遮阳帽扇凉。

近午的太阳热得令人受不了，正好在此打个吨歇歇腿，等热浪稍退再上路。

留了鼠须的中年人听到了蹄声，张开睡眠不足布满红丝的迷糊眼，瞥了驰来的人马一眼，重行闭上眼睛。

他向对面亭柱下眼角长了一块青胎记的同伴低声说：“老三，来的这位仁兄岔眼得很，莫不是苦主请来追捕咱们的鹰爪孙？”

老三似乎并未睁眼，用带了浓重鼻腔的嗓音说：“放一万个心，没有任何一个鹰爪孙，胆敢追过山西来讨野火，太行山不是鹰爪孙们的讨口食所在，而是埋葬他们的坟场。

睡觉啦！老大。”

克勒勒！克勒勒……

蹄声到了百步外，坐骑四蹄徐徐放缓。

已可看清了。喝！人强马壮。

乌锥浑身黑中带赤，眉心一星白，正是纯种的大宛马，雄骏非凡。

人不但强，而且俊，二十三、四岁壮狮般的年龄，壮伟的身材，粗眉斜

飞入鬓，黑白分明的大眼炯炯有神，鼻直口方，短而修剪整齐的八字小胡，束发未戴冠，一双青绸紧身骑装，显得身材更为出色。

腰带外面加了一根宽皮护腰，带有剑扣。

剑连鞘斜插在鞍旁的兵器插袋内，鞍后有马包。只消看第一眼，便知是个闯荡江湖的武林人。

再看一眼他的气宇风标，绝不是坏人。

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。天下门脸呈忠厚心怀奸诈的人多的是，人的好坏很难从言谈举止中一眼看穿。

青年骑士在亭外扳鞍下马，在亭外的老槐树下栓上坐骑，从容拍拍身上的尘土，旁若无人地踱入凉亭，抓起一只泥碗，取过舀水木勺。

老大睁开迷糊眼，说：“水光啦！阁下，想喝水，得到里外的上亭寨去讨。”

青年骑士淡淡一笑说：“我这个人喜欢追根究底，没有看到结果不甘心。”说完，揭起茶桶盖，笑道：“你说对了，老兄。”

老大闭上迷糊眼说：“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。”

青年放下茶勺茶碗，点点头，说：“对，这叫作实事求是。哦！两位老兄是从东面来的？”

“就算是吧！”老大爱理不理地说。

“辛苦了。”

“让咱们打个吨养神，少废话好不好。”老大不耐烦地叫

青年人在亭栏上坐下，不在意地说：“走了数百里，担惊受怕辛苦乃是意料中事。”

“你担了惊，受了怕？”

“我是说你们。”青年人微笑着说。

两人一惊，老大坐正身形，戒备着问：“什么？你说我们？”

“呵呵！当然不会说我自己。我一无牵挂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五天前……不，该说六天前，月黑风高，高邑县富绅万朝堂家中失窃。两盗夜入内室，刀伤事主，掳走一个妙龄少女，带走了价值上万的金珠。”

老大嘎嘎大笑，老三若无其事地挺身而起。

青年人轻咳了一声，泰然地往下说：“他们是江湖八丑之二，无情狼叶高，疤眼虎吴深，声名狼藉神憎鬼厌。”

老大坐近身旁的大包裹，笑说道：“抱歉，没见过这么两个人。”

青年人安坐不动，扫了两人一眼说：“真巧，两位的特征，与那两丑相差不远，一个留鼠须，一个眼角有块胎记。两拉如果见到他们，劳驾请通知在下一声。”

“哦：阁下是万家请来追踪的人？”

“不，在下不是辑贵人。”

“那你……”

“手痒而已。”

“呵呵！如果咱们碰上了那两位仁兄、该怎样通知你？阁下高姓大名？”

“哈哈，随时皆可以通知在下，因为在下将与你们同行。沿途也好有个照应，听说这条路不好走。在下姓辛名文昭。”

老大抓起包裹，大吃一惊！

脱口叫：“啊！蓝衫客辛五爷！”

“蓝衫客时代过去了，在下四海邪神辛文昭。”

老三蓦地左手一伸，一声机簧响，袖底小絮破空疾射，凶猛地射向辛文昭的小腹。

辛文昭左手一抄，两个指头挟住了劲道惊人的袖箭。

信手将袖箭一丢、摇头道：“你知道我四海邪神是暗器的祖宗，又何必班门弄斧？我真替你难过。”

老大迅疾地拔出暗藏在包裹内的长剑，沉声道：“姓辛的，不要欺人太甚。”

辛文昭仍坐在亭栏上，怪声怪气地说：“咦！你们两人怎么啦？你瞧，在下一直坐在此地不动，既未指出你们的名号，也没向你们兴师问罪，动暗箭的可是你们呢！我又欺负谁了？”

“阁下，你戏弄得够了。叶某听说你四海邪神神出鬼没艺臻化境，亦正亦邪，亦侠亦盗。做过劫路的贼，干过黑心肠的刺客，比咱们兄弟强不了多少，也说不上光彩。”

“是么？什么人才叫光彩？”

“三龙四风五菩萨这才叫光彩。”

“不光彩又怎样？”

“你不配管咱们的事。你走，不然……”

“不然你又怎样？”

“咱们兄弟宰了你。”

“为何光说不练？你手中有剑，快冲刺呀！”

老大一声怒吼，疾冲而上，剑吐千朵白莲，排山倒海似地向辛文昭攻去。

辛文昭安坐不动，直待剑尖行将及体，方呵呵一笑。

老大心中大骇，收招飞退原地。

老三疤眼虎也从包裹中拔出剑，怪叫道：“并肩上，宰了他永除后患。”

“你们早该并肩上的，难道你们敢一比一公平一决？”辛文昭轻松地说。

两人立即绕走，一前一后猛然扑上。

前面的老大无情狼稍快些，剑尖长驱直入，攻向辛文昭的七坎要害。

老三疤眼虎在亭外从后面递剑，电虹疾射辛文昭的腰脊命门。

辛文昭突向右移，坐式不变，左手一抄，奇准地抓住了无情狼锋利的剑身，向身后一带。

后面的疤眼虎一招走空，便知不妙，但已来不及应变了，失去任何变招的机会。

无情狼惊叫一声，收势不住，给剑带得更快地前冲，被亭栏挡住了，但剑尖却误刺入亭外的疤眼虎左肋要害，剑尖几乎透背而出。

“嗯……”疤眼虎闷声叫，也冲伏在亭栏上。

同一瞬间，辛文昭一掌劈在无情狼的颈背上，无情狼浑身一软，丢剑滑倒在亭栏下挣扎。

辛文昭跳下亭栏，脸色一沉，冷笑道：“该死的东西，爬起来！”

无情狼吃力爬起，手扶亭栏支持身躯，哀叫道：“辛兄，咱们也算是江湖同道，你……”

“鬼才与你是同道。说，万家的女儿呢？”

“已……已丢入沙……沙河……”

“狗东西！劫财伤人可以原谅，奸而后杀天地不容，你们算是人么？”

“辛兄……”

“你们到路中去，割断自己的喉咙。”

“饶命……”无情狼声嘶力竭地叫。

“你不用讨饶、我四海邪神是铁打的心肠，血也是冷的，心狠手辣六亲不认，休想在我面前哀求饶命。”

“看老天爷份上，放我一马，包裹内的金珠全给你，只求你……”

“你们两人身上所有的金珠都是我的，命也是我的，你用不大方地慷他人之慨。好吧！既然你们没有勇气自杀，留你们的命上法场并无不可。真定府捕头摩云手正住这条路上赶，他发誓即使跑追天涯海角，也要辑获你们归案，好好等着啦！”

辛文昭无动于衷地说。

他在无情狼的身柱穴拍了一掌。

血流不止奄奄一息的疤眼虎，身柱穴也挨了一掌，两人浑身一软瘫痪了。

无情狼失声痛哭，凄厉地叫：“姓辛的，我无情狼死不了，我的朋友会将我救出来，不会上法场，你决难如愿，你等着，叶某向天发誓，要将你化骨扬灰，希望你不要死得太早了。”

辛文昭根本不加理睬，打开两个包裹检查，将两包金珠没收。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这些血腥钱我如果不要，那些见钱眼开的公人同样会加以吞没，还是让我把它花掉吧！”

跨上雕鞍，他举目向东望。

远处尘头大起，最少也有五匹马正向这儿赶。

他向仍在哀号的两贼淡淡一笑，说：“摩云手不愧称河北第一名捕头，来得比我所估计的还要快。哈哈……请转告一声，四海邪神诚意地向他道贺。”

克勒勒！克勒勒……蹄声逐渐远去。

无情狼想爬起逃命，可是，手脚无法动弹。

经过一阵绝望的挣扎，最后仰天鬼号，声如狼嗥、怨毒地厉叫：“姓辛的，我誓报此仇……天！我不能落在他们手中，我要走……”

身旁，突然有人冷厉地问：“你能走么？”

他扭转脸一看，凉了半截，绝望地说：“你来了，谁出卖了我？”

“你的好朋友飞天鼠，他曾经替你將女尸沉入沙河。目下他已经在府城大牢，就等你们两人前往对认口供。哦！谁制住你们的？”

“蓝衫客辛五那小狗，我好恨！”

“哦！是他，他竟比咱们追得快，被他拣了便宜。也好。不然真要被你们两个恶贼漏网遁入太行山呢！”来人失望地走了。

辛文昭并非为追逐两丑而来，他要到太原府访友，顺便收拾了两个恶贼，泰然策骑向西行。四年来，辛文昭在江湖上闯出蓝衫客辛五的名号，在年纪轻轻的他来说，已经是相当满意了。

闯荡江湖扬名立万，比读书人埋头苦读显亲扬名要困难得多了。

读书人求取功名，一次不中下次再来，一次皇榜无名，三年后还有机会。

闯荡江湖是另外一回事，闯不好就得把老命贴上，上刀山蹈剑海生死间不容发，断手折足只能怨命。

所以说江湖人沟死沟埋，路死插牌，此中甘苦，不足为外人道。

经历过无数凶险，度过多少难关，闻过数不清的狂风巨浪。进出无数次生死之门，那是一连串令人丧胆，令人心碎的可怖岁月。

他幼年时在大小罗天受尽了摧残，但严酷的训练却造就了武林奇葩。后来又获得狄教头悉心的教导，成就更是非凡。

辛文昭是个天生的江湖人，虽然他也向往平静朴实，一般人的生活，但他不得不向命运低头，置身江湖之中。

狄教头将宇内无双的大罗剑法传给了辛文昭之后，心愿已了，遂离开辛文昭，云游天下名山大川，让辛文昭独自闯荡江湖。

他终于熬出头来了，在京师称他为四海邪神，名列宇内神秘人物之一，是江湖后起之秀中佼佼出群的高手。

原来的蓝衫客辛五、他变了。

现在，他不是所谓正道人物。

当然，他也无意追逐侠义英雄的名位，他有他对事对人的看法与作法，他有自己的人生与价值观。

亦正亦邪，亦侠亦盗，这八个字的批评不算太坏。

他年轻、血气方刚，做事全凭当时的主观情绪而决定好坏，以当时的感受来决定是非，凭下意识而决定行动。

这种人最具危险性和破坏性，以漫长岁月在善恶的三岔路口徘徊，路是人走出来的，他尚未走比属于自己的道路，随时有发生意识模糊的可能。

人的好坏，决定于出身、家世、教养等等。

总之，他是个不计较名誉的年轻人。

侠道的英雄，不同承认他是我道中人。

绿林好汉，认为他离经判道。

黑道豪杰，说他是四不像的左道异端，因此他只能名列邪字号人物，所以，称他为邪神。

他自己，也以游踪四海，遁迹风尘而自豪，正是个不折不扣的江湖人。

克勒勒！克勒勒……

坐骑轻快地驰入路旁的小店广场。

正午时分，烈日炎炎，真该歇息打尖了。

真正的三家村，左首那间小店门口酒旗下垂。

没有一丝风，好热。

门前两株大树，下面搭上瓜棚、一只只青绿的葫芦瓜，像是一个个悬梁自尽的死尸。

有些贴上纸剪的字和花，倒也不太难看。

棚下，便是露天的酒座儿。

四付食桌，已有两桌有人。

屋旁的栓马栏有三匹坐骑，附近停了一部篷车。

他栓好坐骑，向跟来照料的伙计说：“伙计，替在下的坐骑遛腿，再上料。在下食毕，要在贵店打个吨养养神。”

伙计一面解缰、一面笑道：“客官，应该，错过这个村，就没有我这家店。前面三十里内没有歇脚的地方，客官放心睡一觉，歇一个时辰正好赶路。未牌以后赶路凉快些。”

他懒得听伙计唠叨，径自往食桌走，经过店门，目光透过柳条帘，看到店堂内有人，是女眷。

大热天，如果不是女眷，谁肯闷在店堂里受烤？

他正想看清是些什么贵妇堂客，瓜棚下食桌旁传来了打雷似的怪叫：“小子，你看什么？里面有你的姑奶奶，你给我放规矩些，过来挺尸。”

他一听，火啦！

这位仁兄说得也太难听了。泥菩萨也有土性，年轻人那受得了撩拨？

他嘴角绽起嘲世者的阴笑，从容不迫地走近。

这座食桌有三个人，两个是车夫打扮，粗眉大眼，健壮如牛。

另一人穿青对襟劲装，敞开胸襟透汗，露出壮实的毛耸耸胸膛。皮护腰，挎了一把厚背单刀，长相委实唬人。

豹头环眼，泛黄的胳膊大胡子根根见肉，身材足有八尺高，像一头发威的巨熊，双手叉腰，挑战地死瞪着他。

好像是说：小子，放明白些。

他的身材也够高，够壮。可是，却比对方小了一大号，要是角力摔跤，他准占不了便宜。

两个车夫搁起一条腿，一面喝酒一面笑，用颇饶兴趣的目光睥睨着他。像是说：好家伙，吃定你啦！

他往虬髯大汉面前一站，阴笑着问：“老兄，是你在狂吠？”

虬髯大汉无名火起，迫进一步怪叫：“什么？小子你……”

“啪！”他出其不意赏了对方一耳光，虎跳而退，退出棚外点手叫：“老兄。你出来。”

虬髯大汉已看出他是练家了，但做梦也没料到他敢向三个人挑战，更没料到他的手脚如此迅疾。

掌出如电闪，骤不及防，心理上毫无准备，看出不对已经无法闪避，结结实实地挨了一耳光，只感眼冒金星，耳中轰鸣。

“咦！这么快！”一名车夫讶然叫。

虬髯大汉气昏了头，激怒得像头疯虎。

怒吼一声，狂冲而出，铁拳发如狂风暴雨，“渔阳三擂”连续进击，拳风虎虎、劲风直迫三尺外，声势吓人。

他上盘手左拨右拨，退了三步，诱对方长驱直入。

第三拳攻到，他左掌突化为爪，身形不退反进，揉身切入，搭住了大汉的右肘猛地扔压下沉，右拳疾飞。

“噗！”一声正中大汉的鼻尖。

大汉“嗯！”一声怪叫，向右后方扭身疾退。

铁拳如电，“噗！”一声又击在大汉的眉心，真力骤发，来一记狠的。

鼻尖眉心，都是不易击中的要害，练了几天的朋友、会凭本能躲避，

行动不需经过大脑指挥。

如果被对方击中，只有两种可能；一是出拳的人动作太快了，另一种可能是挨拳的人昏了头。

这一拳够狠够绝，眉心被击，双目必定暂时失去作用，乌天黑地晕头转向。

“砰！砰！砰！……”一连串沉重如山的铁拳，连珠炮爆炸似的在大汉的胸、腹、肋、肋上开花。

只片刻，大汉被打得狂吼着退了七八步、始终无法摆脱铁拳的袭击，鼻孔流血，双目难睁，真够受的。

最后一拳大概太重了些。“砰！”一声大震，大汉被击倒在树下，像倒了一座山。

辛文昭向后退拍拍双手叫：“起来，老兄，这次要揍你的头、打掉你的大牙，免得你以后出口伤人惹上杀身之祸。”

大汉狼狈地爬起，摇摇脑袋，摇掉讨厌的昏眩感，然后是一声怒吼，声如疯虎啸天，火喇喇地冲上，“饿虎扑羊”拼命了。

辛文昭仍用上盘手，这是最基本的防卫招式，架开搭来的双爪、猛地向内收，“啪啪！”两声同时起，双掌合击在大汉的双颊上，后收、合掌、前顶。大汉脑袋一仰，向后退。

“噗！”一声，下颚被合拳所顶中。

“砰！”大汉再次倒地，满口流血。

“起来，别赖在地上。”辛文昭点手叫。

大汉晕头转向地爬起，伸手拔刀。

店堂中、突传出悦耳的娇唤：“不许动刀！”

大汉真听话，不再拔刀。

怒吼一声，再次冲进，“黑虎偷心”走中宫发拳。

辛文昭向右略闪，斜身切入，铁拳发如电闪。

“砰！”大汉第三次躺倒，这次起不来了，躺在地上扭动手脚，无力地想挺身撑起，却徒劳无功。

辛文昭向食桌走，扭头叫：“老兄，记住了，下次不可出口伤人。”

一名车夫举着酒碗走近大汉，笑着叫：“周老哥，起来啦！”声落、酒向下颌、全倒在大汉的脸上。

大汉似乎神力倏生，猛摇脑袋挺身坐起，含糊地问：“好小子，他呢？”

“他在棚子里，正在叫酒菜。”车夫说。

接着，含笑伸手相扶。

大汉站起，推开车夫怪叫：“好小子，打得我好重，我要宰了他。”

“你算了吧！安静些，喝酒啦！小心小姐煎你的皮，祸由口出，你犯了多少次错了？小姐正在生气呢！”

食堂中，店伙计已将卸下的剑与马包送来，搁在辛文昭的食桌上。

接着小店伙计送来了茶水。

大汉嘀咕着回到原处落坐，狠狠地盯着辛文昭直吹胡子。

辛文昭也盯着对方咧嘴笑，泰然自若地喝茶。

邻桌也有两位食客。一个是土老儿打扮，花甲年纪，身材瘦削。

另一人年约四十左右，有一张朴实面孔，五官毫不起眼，是属于令人容易忘怀，毫无特征的平常人。

土老儿眯着老眼，向辛文昭笑道：“能赤手空拳痛打人熊周青的人，江湖上并不多见，小兄弟，你拳上有几斤力道？”

辛文昭淡淡一笑，信口道：“三五斤总是有的，老伯要不要试试？”

“免了，你想拆我这把老骨头？”

“当然老伯手上不含糊，至少要比眼前这位练了六七成护身正宗内家气功的人熊老兄强。”

“那倒是真的，糟老儿是他的师叔。”中年人笑嘻嘻地说。

辛文昭不在意地笑笑，说：“能眼看师侄挨揍而袖手旁观，泰然自若的人。气量与修养必定高人一等，而且定是重视声誉的正道人士。奇怪，你这位师侄怎么如此失检？大概是个傻老兄。”

“哼！”人熊周青重重地哼一声，大环眼一翻，作势离座发威。

“你皮痒了是不是？”土老儿含笑问，神态随和。

中年人向辛文昭淡淡一笑，毫无敌意地说：“老弟台确是高明，真要拼搏。周贤侄不死也得脱层皮。在下翟君平，那位是敝友鲁文杰。相见也是有缘，请问老弟台尊姓大名？”

“哦！原来是泰山双杰，失散失敬。从山东到山西，大概有重要的事情料理吧？在下姓辛，名文昭。”

翟君平一怔，答道：“难怪，大有来头，江湖盛传四海邪神是位游戏风尘喜怒无常的怪物，却原来如此年轻。”

“呵呵！在下少与白道侠义英雄交往，白道朋友谁都不愿沾惹我这个浪人、称为怪物已经是客气了。”

“哈哈！今天老弟是受辱的一方，却轻易地放过了周贤侄，怎算是怪物？可知传言是靠不住的。”

“呵呵！今天在下心情很好，所以不计较小意气。不久前发了一笔大横财，岂能因些许小事而扫兴？”

“第二个原因，是在下已看出你们是一路的，两位真人不露相，却瞒不了在下的法眼，以一比五，店堂内可能还有更高的巾幗英雄，在下绝难占丝毫便宜，又何必自找麻烦？”

土老儿鲁文杰淡淡一笑，接口道：“如果老朽与翟老弟真的插手相助，老弟台又有何打算？”

他肆元忌惮地大笑，自己斟上一碗酒说：“四海邪神如果怕事，岂能在这短短的时间闯出名号？”

“你很自负。”

“志在江湖，谁不自负？前辈是过来人，不是么？”辛文昭含笑问。

“是否志在称雄天下，做武林霸主？”

他再次肆元忌惮地狂笑，笑完说：“自负是一回事，立志又是一回事，不可混为一谈，钻牛角尖咬文嚼字毫无好处。

即使你将武林霸主的宝座送到辛某脚下，辛某也不屑一顾。两位远来山西，不如为了何事？”他转变话锋问。

“为了三眼狂生的事而来。”

“哦！三年前在六安州，拐带巢湖蛟的爱女，打伤江南六侠，失去踪迹的三眼狂生夏侯律？”

“是的，三月前有人发现他的隐身处。”

三眼征生夏侯津，出道比辛文昭早两年，也是亦正亦邪的江湖浪人，

名号颇为响亮，是江湖后起之秀中，少数出类拔萃者之一。

三年前，三眼狂生夏侯津行脚六安州，不知怎地，诱拐了白道名宿巢湖蛟孙威的爱女情奔。

巢湖蛟一怒之下，邀来了当时极为人望名气盛大的白道高手江南六侠，在凤阳追上了三眼狂生，被三眼狂生运用计谋，凭机智把江南六侠打了个落花流水。

这件事情，巢湖蛟孙威不肯多说，内情复杂，成为人言人殊的江湖秘闻，真正的内情知者不多。

辛文昭不想过问这种事，笑道：“大概是巢湖蛟请你们泰山双杰助拳，家丑不可外扬，闹开了大家脸上难看，何苦？”

在下要到太原府访友，前辈带了女眷，还是早些动身吧！到平定州还有四十里路程呢！”

“你今晚也到平定州投宿。”

“不一定，我这无主孤魂随处飘荡、走到那儿算那儿，无牵无挂写意得很。”

“也许咱们得在平定州碰头。”

“哈哈！山与山不会碰头、人与人总会碰面的。”他信口笑道。

不久，泰山双杰动身启程。

他看到两位美丽动人的少女，主婢打扮、风姿绰约，人比花娇，袅袅娜娜地登上了篷车。

他分明看到主人打扮的少女，上车时，钻石似的明眸，向他投过好奇的一瞥。

而车座上押车的人熊周青，却死死地瞪了他一眼。

“晤！·这丫头好美。”他心中暗暗喝采。

## 四十八

酒足饭饱，正想找地方打盹养神，蹄声震耳，两匹健马从东面来。

健马本来要匆匆驰过，但马上两位青衣中年人看到了辛文昭，突然一声叱喝，不约而同勒住了坐骑，扳鞍下马，牵着坐骑走向瓜棚。

两人相互一打眼色。然后止步向辛文昭阴阴一笑，一个说：“好啊！四海邪神，你竟然在此逗留不走？”

辛文昭并不认识这两位中年人，对方人才出众，仪表非俗，带了剑，鞍后有马包，已看出是仆仆风尘远道而来的武林朋友，所以不住打量对方。

看到对方行动可疑，竟然将剑佩上，一面阴笑着反问：“阁下，走不走有关系么？”

“除非你不是四海邪神。”中年人神气地说，口气软中带硬，而且硬的成分要浓厚许多。

“你找对人了。”

“找到了就好。”

“有事。”咱们见过么尸他傲然地问。

“当然有，你以为咱们闲来无事找乐……”

“少废话，别耽误了辛某的睡眠。”他不耐烦地说。

中年人剑眉一跳，不悦地说：“你好无礼。”

他大不耐烦，顶回去说：“你是讲礼来的？”

中年人冷哼一声说：“找你当然不是为了讲理。”

他恼火地大声说：“有礼你就讲，有屁你就放。”

中年人大怒，气势汹汹地踏前一步，不讲理而要动武解决了。

另一中年人举手虚拦，低声说：“吴兄，且慢冲动，兄弟与他谈谈。”

辛文昭从对方的神色中，已看出来意不善，心中有气，怒声说：“没有什么可谈的，辛某不认识你们。”

中年人淡淡一笑道：“老弟的火气倒是旺得很，大热天嘛！难怪。在下郑全，那位是真定吴风。”

他冷然打量对方片刻，冷冷地说：“你两仇曾在京师镖局，荣居京师十五位名镖师之一，快剑郑全、冷剑吴风，在北五省大名鼎鼎，可惜辛某不认识你们，辛某也不与你们白道高人打交道。少陪，在下要走了。”

快剑郑全呵呵笑。说：“你老弟成名比咱们晚了十余年，能有今天的成就，足以自豪。咱们此来，与老弟你商量商量。”

“有何见教？”

“那就是无情狼、疤眼虎的事。”

“往下说。”

“摩云手已经把他们带走了，要咱们代致谢意。”

“很好，辛某以为他是个不知感恩的人呢！”

“只是，万家失窃价值巨额的金珠，据无情狼说，已被老弟带走了。”

他剑眉一轩，冷笑道：“说吧！你是办案的。”

快剑郑全笑了笑说：“不是，摩云手请咱们向老弟讨。”

他不耐烦地说：“要讨，他该自己来。”

快剑郑全摇头道：“他要押解人犯……”

他挥手说：“你们走吧！去叫他自己来。”

“老弟、这件事……”

他虎目怒睁，冷笑道：“他带了四名公人，其中没有你们两位。即使是他自己前来，也将失望而返。辛某不信任你们，你们不是公人，无法证明辛某得了两丑的金珠，少来自讨没趣。”

冷剑吴风忍无可忍、厉声道：“咱们只消搜你的马包，你便无所遁形。”

“你凭什么搜在下的马包？把你的搜捕公文让辛某瞧瞧。”

两句话扣住了冷剑吴风，两人脸红耳赤，下不了台。

辛文昭冷笑一声，加上两句：“你们两个白道英雄，是不是想改行拦路抢劫？老兄，隔行如隔山，何苦晚节不保……”

“闭嘴！你小子好恶毒的嘴！”冷剑吴风厉声喝叫。

官道上行旅甚多，这条路本来就是东西大官道。这里一争吵，立即吸引了不少好奇的旅客。

只片刻间，官道上旅客驻足观望，广场四周也围上了不少看热闹的旅客。

天气炎热，大概人的情绪也有点不安，少不了议论纷纷，风言风语像利刀，冷嘲热讽像冷箭，说起来哪会好听？

有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，说的话甚是不堪入耳，人群中竟然有人喝起采来，公人已经够讨厌，冒充公人更是令人不齿。

辛文昭得理不饶人，再迫上两句：“你们可是有家有小，江湖声誉极隆的人，改行做强盗冒充公门中人打劫，你就不怕杀头充军？”

快剑郑全忍无可忍。快被气疯了。

斗口既然占不了便宜，来软的也得不到好处，换来的是无比的羞辱，这在一个成名人物来说，比杀了他还难受。

怒火冲昏了理智，只好走极端来硬的了。

“锵！”剑鸣声传出，快剑郑全已暴怒地撤剑，锋利的剑身映日生辉。

围观的人惊惶地向外退，怕被波及。

“锵！”冷剑吴风也拔剑出鞘，怒叫道：“阁下，咱们要押你去真定，交与摩云手问罪，你将是二丑的同谋。要二丑将你咬上毫无困难。你是拒捕呢？抑或是乖乖地交出剑跟咱们走？”

“你们好毒！”辛文昭咬牙切齿地说。

“将剑解下丢过来！”快剑郑全厉叫。

两把剑尖相距不足三尺，只消向前一递就够了。

而且，快剑正打算递剑。

声落，剑尖立吐，根本不给对方解剑的机会。

辛文昭早已从两人的眼神中看出危机，就在对方递剑的刹那间，突然以金鲤倒穿波身法反射飞退，背探桌面飞越，恰到好处。

快剑的绰号，从出剑奇快而获得，岂知这次却慢了一刹那。一剑落空，自己反而被食桌挡住了，无法跟踪追击，错过了大好机会。

冷剑吴风慢了一步，来不及出剑截击，手急眼快，抢进一把抓住了辛文昭遗留在桌上的马包。

马包是取到了，却因此而丢掉老命。

辛文昭先前尚以为两人真是受了摩云手所托。前来向他索取二丑的贼物，因此并不想与两人生死相拼。

这时看到冷剑如此急切地攫取他的马包。便恍然大悟、这个家伙竟然想浑水摸鱼、完全是贪心冲金珠而来的。

他向广场退，杀机怒涌。

快剑郑全仍然抢先逐出，向冷剑叫道：“听说这小辈十分了得，快动手，以免夜长梦多，宰了他将尸体带走便可。”

这几句想杀人灭口的话，成了两人的催命符。

两人追出，脚下却比辛文昭慢了许多。

辛文昭奔至广场中心，止步转身冷然候敌，脸色阴森，嘴角逐渐涌起令人恐怖的残忍怪笑。

两人像狂风般赶到，突被他脸上的可怖神色所震撼。脚下一慢，缓步迫进。

三丈、两丈、丈五……

“锵！”辛文昭的剑闪电似的出鞘，神色奇冷。

快剑郑全剑尖前指，作势进击，但脚下却迟疑，不敢冒然破进，强抑心跳等冷剑跟上列阵。

盛名之下无虚士，面对江湖上名号响亮的四海邪神，自不能疏忽大意、怎敢冒然抢先出手？

两人一左一右，占好方位。确知已列妥合击阵势，方大声怒叫道：“辛小辈，你认命吧！”辛文昭长剑斜指，立下门户，严阵以待，不动，不理睬对方的叫嚣，眼神紧吸住对方的剑。

冷剑将马包丢在一旁，不敢大意，徐徐移位，叫道：“丢剑！还来得及。”

辛文昭屹立不动，像头窥伺猎物的金钱豹。

“你听见了么？”快剑接着喝问，妄想对方束手就范。

蓦地电虹疾射、剑啸声如天际传来的隐隐风雷，人影急射。辛文昭用行动作为答复，抡制机先发难，以惊人的奇速向快剑进击。

“铮铮！”两声暴震，溅出一串火花。

人影快速地相错而过，风止雷息。

冷剑吴风竟未能及时还剑，变化太快了。

辛文昭掠出丈外，闪电似的转身，长剑一振，震落剑上的上串血珠。

快剑郑全也斜飞丈外，未能转过身来，上身突然前屈，“嗯！”了一声，“当！”一声长剑坠地，开始打旋、呻吟，胸口血如泉涌。

冷剑吴风大骇，抢近伸手急扶，惊问道：“郑兄！郑……兄……”

辛文昭徐徐迫进，阴森森地说：“放下他，他完了。阁下，该你了。”

冷剑吴风心胆惧寒，手一松，放下快剑。

快剑郑全一声惨叫，砰然倒地猛烈抽搐。

辛文昭一步步迫进，剑尖徐升，神色冷酷已极。

冷剑已知到了生死关头，除了生死一决别无他途，硬着头皮举剑相迎，徐徐向左走争取空门。

由于对方先声夺魄，斗志更因快剑的惨死而消散，冷剑脸色苍白，冷汗直冒，举剑的手不够稳定，绝望的神色爬上了脸面。

冷剑吴风绕了一照面，恐怖地叫：“阁下，吴某去叫摩云手来向阁下讨公道。”

辛文昭哼了一声，毫不放松地迫进，冷冰冰地说：“你会去叫摩云手的，但去的是你的鬼魂，而不是活生生的人。”

“阁下……”

辛文昭以一声冷叱打断对方的话，闪电似的扑上、冲进，剑涌千层浪，剑虹破空飞射，无畏地排空直入。

他以行动作为答复，先下手为强。

冷剑吴风恐怖地左闪避招，拂剑斜封自保。

“铮！”剑被震偏，中宫暴露。

“刷！”剑气破空声刺耳，电虹切入。

剑虹飞射，一无阻碍地飞入，无情地贯入冷剑的右胸要害，快逾迅雷疾风。

人影斜掠，辛文昭在丈外旋身止步。毫无表情地收剑入靴，一步步向瓜棚走。

冷剑以剑支地稳住身躯，左手掩住右胸创口，想开口说话，话未出口，却引起一阵令人心慌的呛咳，鲜血从口角溢出。

最后，总算说出话来了：“这……这是什……什么剑术……”

话未完，扭身重重地栽倒。

辛文昭突然脸色一变，杀机始涌，虎目中冷电四射，举目四顾，沉声叫：“谁偷走在下的马包？”

出了人命，先前看热闹的人，已经四散而走。只有三五个胆子稍大的人，退得远远地作壁上观。

店伙计都惊呆了，叫苦不迭。

怕惹火烧身的人，正仓惶远遁，但没有人带马包，马包比一个人小不了多少，准带走绝难逃出眼下。

可是，的确不见有人抢走马包。

树下站着一个年轻人，大概第一次看到有人被杀，吓得脸色灰白，战栗着说：“是……是一个矮子，把……把马包捡……拎走了。”

“往何处走的。”他心中略宽地问。

“往……往东……东面走了。”

往东，是不是快剑的党羽？似有此可能。

“沿官道走的？”他追问。

“不，绕……绕店后走的。”年轻人一面说，一面用手指示方向。

“看清面貌了么？”

“不曾，那……那人像老鼠，人矮小，窜得快，抓……抓起马包一窜，便钻入人……人群中，一溜烟偷偷溜走了，好……好快！”

“谢谢你！”他匆匆道谢，扭头便走。

## 四十九

马包是他的全部家当，怎能丢失？他牵动坐骑。循迹追寻。

不错，找到了踏草的迹痕，矮子大概走得太匆忙，急于离开现场，越野而走留下了痕迹。

远出百步外，将与官道会合。足迹绕了半日，折回反而向西。

从足迹的距离与大小判断，这人身材小足迹也小，但轻功提纵术颇为高明，每一步相距皆在丈四以上，如不留心察看，极难发现。

足迹在路西里余，在官道旁消失不见。

“好家伙，奸滑得很，而且是个老狐狸。”他心中怒叫。

一个矮子步行，背了一个大马包，为期甚暂，能走得了多远？

他上了雕鞍，向西追踪，但避开了官道而行，利用路南的丘陵地，放蹄飞赶，逐段远眺。

路北有何，沿路往南追踪保证错不了。

对方如果沿官道走，岂能惊世骇俗用轻功赶路？而且足迹引人向东，心无顾忌脚下绝不会快。

健马穿林上丘，全力飞赶。

跃马登上一座高冈，已追了四里左右，前面是一处地势下走的山谷走廊，官道在右面半里地下降向西延伸，伸入丘陵起伏的山谷。

不错，两里外，一个二短身材的人，肩上扛了他的马包，正健步如飞地向西奔跑，速度极快。

虽看不真切，但他仍然看出是属于他的马包。

“我不相信你能上天。”他恨声说。

健马飞驰而下，不久便上了官道，向西狂追。

远出三里余，按对方的脚程，理该追及了。

真糟！这段路两侧的山陵生长着零星树林，草深及肩，官道循山势转折盘旋，视界难及半里外。

前面来了一部马车，他缓下坐骑向车把式问：“大掌鞭，请问，看兄一个背了一个马包的矮子么，他是在下的同伴。”

马车放缓，车把式抬手向后一指说：“就在前面不远。”

他道谢，健马腾跃而去。

官道左折，折向处有位背了包裹，穿直裰登多耳马鞋的中年人，正泰然向西赶路，听到身后传来急骤的马蹄声，好奇地扭头回望。

坐骑渐近，四蹄一缓，辛文昭在马上问：“兄台，看到一个背马包的矮子么？”

“啊！过去，喝！走得好快、比马慢不了多少。”中年人欣然地说。

“谢谢！”他说，健马急冲而过。

他身后，一支蛇焰箭冲霄而起，但他无法看到。

绕过一座山嘴，前面半里地的矮子扭头看到了坐骑，立即背着马包向距左的树林一窜，蓦尔失踪。

树林太密，马不能入林。

他在林前下马，急抢而入，循迹狂追。

不久，钻出树林，前面出现了草长及腰的山坡地，百步之外孤零零地生长着，一株古木。

树下，站着身高不过五尺的中年矮子。大头，秃顶、鲛鱼嘴，暴眼，泛灰色的山羊胡，腰带上插了一柄黑木如意。

马包不在，大概被藏起来。

他冷然接近至两丈内，冷冷地说：“把马包还给我，我不计较。”

矮子咯咯笑，像刚生过蛋的得意老母鸡，说：“替老大办些事，马包就还给你。”

“如果在下拒绝呢？”他冷冷地问。

“那么，没有马包。”

“那么，你得把命赔上。”

“不见得，你知道你在向谁打交道？”

“在下不管你是谁，只要在下马包。”

“不替我矮方朔办事，休想。”

他一怔，冷笑道：“矮方朔卢元度，江湖四怪之首，颇富盛誉的白道怪杰，居然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要胁在下，岂不可笑？”

矮方朔桀桀怪笑，得意地说：“对付你这种邪字号的人物，就需用这种卑鄙手段。”

其实。老夫要你办的事并不难。”

“你说吧！辛某倒要看看你这白道怪杰的嘴脸。”

“说出之后，你必须答应，不然……”

“不然，你要使用更恶毒的手段来对付我。”

“有此可能。”矮方朔毫不脸红地说。

“把你所有的卑鄙恶手段搬出来好了，辛某是不在乎的。”

“好，你听清了。你知道三眼狂生其人？”

辛文昭心中一动，想到了泰山双杰，怒火渐炽，但不动声色地说：“不错，听说过这号人物。”

“你应该知道，他成名比你早。他与你一样，也是个任性的人，亦正亦邪，同是三不属的江湖浪人。物以类聚，他躲得紧紧地，只有你，才能将他引出来。只要你……”

“你不必说了，辛某不是这种人，你敢说，我不敢听，恐怕污我之耳。阁下，还我的马包来。”

矮方朔暴眼一番，冷笑道：“好个不识抬举的小辈，你是敬酒不喝喝……”

“还我的马包来、老匹夫、闭上你的臭嘴！”他怒吼。

矮方朔也火起，冲上说：“老夫先教训教训你，教你如何尊敬长辈……”

“你不配！”辛文昭抢答。

“我会让你知道配不配。”矮方朔枯手一伸，食中两指闪电似的点向他的胸口，志在七坎、鸠尾两大穴。

他右掌一翻，擒龙手急扣对分的脉门。

矮方朔矮小灵活，半途撤招。右腿急攻而出，踢向他的右膝，快极。

他右腿略退，掌顺势急沉，指向对方的足跟。

以快打快，搭上手便是一场快速绝伦的狠拼。人影进退如电，指、掌、掌、脚全都用上了。

双方皆怀有戒心，招式不敢用老，一沾即走，拆招快逾电光石火，在三丈方圆的空间里飞旋游走，好一场势均力敌的恶斗。

辛文昭先前确有三分顾忌，汀湖四怪名号响亮，名列老一辈的高手名宿，都是经验丰富人老成精的老江湖，他岂无顾忌？

因此影响心情，有点施展不开。

但三十招一过，他心中大定，老一辈的高手名宿，如此而已。他开始无畏地进击了，开始硬接硬拆。

当对方以“二龙争珠”攻向他的双目时，他不再闪避，左掌一抬护住头面，揉身切入，右爪发如奔电，探入贴身后击，居高临下扣向对方的天灵盖。

“噗！”架住了攻向双目的手，他的右爪已抓近对方的顶门。贴身了。

矮方朔一惊，身形斜移，左掌切向光临顶门的巨爪脉门要害。

岂知他巨爪略收，半分不差抓住了对方的掌背，大喝一声，扭身便摔。

“砰！”矮方朔直跌出丈外，连翻两匝。

好精纯的沾衣十八跌妙术，老江湖矮方朔竟上了大当，阴沟里翻船。

他一跃而上，伸手擒人。

糟了！乌光一闪，“噗！”一声闷响，右小腿挨了一记重击。原来矮方朔在滚动中，乘机拔出了乌木如意，出其不意给了他一下重击。

他只感浑身一震，凶猛绝伦的震撼力，几乎击断了他的右小腿骨。

他身不由己跌出丈外，人着地痛楚像是突然光临，腿像是不属于他的了，右半身又痛又麻，受不了。

他做梦也没料到大名鼎鼎的白道怪杰矮方朔，会突然用兵刃袭击。

这一记重击，激发了辛文昭的无名孽火，更激起了无穷杀机。

“咯咯咯……”矮方朔怪笑，挺身而起急扑而上。

辛文昭已无法挺立，吃力地跪坐而起。“锵！”一声令人心寒的剑啸传

出，他已撤剑在手，立加反击。

矮方朔到了，乌木如意急敲他的右肘。

剑虹一闪，剑尖以惊人的奇速，割过矮方朔的右膝，这一剑以攻带攻大出矮方朔意料之外，拔剑的手法太快了。

“哎呀！”矮方朔惊叫，斜飞丈外，脸上失血，变得苍白可怖，右膝虽未全毁，但也差不多了。

两人都倒了，两败俱伤。

同一瞬间，树林中飞出八条黑影，以全速向斗场掠来，其中赫然有先前辛文昭在途中间消息的那位旅客。

八人手中皆有刀剑，呼啸而至。

有人叫：“鹬蚌相争，渔人得利，杀！”

辛文昭首当其冲，他恰好挺身坐起，已来不及检查伤势，也无法忍痛站起，站起必定牵动创口，痛楚必将令他无法定下心神运剑自保。

他决定坐地应敌，大喝一声，以左腿控制转向，左手控制移位，以臀部为轴心，剑上封、斜掠。

“铮！”一声巨响，崩开刺来的一剑，剑锋斜掠之下，恰好削断第二名从侧方欺近的大汉右大腿。

“啊……”大汉狂叫，重重地跌出丈外。

生死关头，是拼命的时候了。

他左手一按一堆，身形向右移转，剑虹一转，几乎在同一瞬间，割破第一名中年人的小腹。

一照面时，他摆平了两个奔得最快向他进袭的人。

身形刚止，第三名黑影到了，刀光一闪，疾劈而下。

他沾地斜滑而出，剑芒半分不差射入对方的左肋。

一声沉叱，他扭身又是一剑，快逾电光石火。

“噗！”砍断了第四名大汉的一双小腿。

只眨眼间，倒了四个人，骠悍狂野令人惊心动魄。

在旁观者看来，他仅是利用挺身坐起的瞬间，将四个冲来的人击倒了，而不是他无法站起出招伤敌。

后到的四个人大骇，在丈外惊恐地止步。

矮方朔坐在三丈外，张口结舌，被他的神勇所惊，暗叫侥幸不止。

他盘膝坐好，左手按在身侧的地面，右手剑朝天一柱，作势戒备宝相庄严，向四个脸无人色的人说：“你们可以围攻，上！在下等你们送死。”

两个断腿的人，哀号声如同狼嚎。

被杀与断腿的四个人来得最快，必定是八人中最高明的四个人，后到的四人当然不傻，冲上哪会有好处？

四人一打眼色，突然扭头狂奔，丢下同伴不管了。

辛文昭这才松了一口气，收剑查看伤势。

还好，右小腿骨未断。腿肌肿起淤血而已，小意思。他在百宝囊取出一包药散，以口水揉合敷上伤处，用推拿术散血。

不久，他徐徐站起，走向正在撕衣袂裹伤的矮方朔。

矮方朔坐在地上，扬扬乌木如意怪笑道：“你上吧！老夫仍可接你几招。”

“呸！你这不要脸的老狗。”他大声咒骂。

“老夫如果存心伤你，你那条腿早就完了。”

“在下领你的情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我的马包呢？年说出下落，在下必定杀你。”

“在树后的草丛中。”矮方朔无可奈何地说。

他到树后，找到了马包，先发出一声长啸，然后向矮方朔说：“那八个想乘人之危的狗东西，定然是冲你矮方朔而来的，在下走了之后，他们必定来捡你这条死鱼。桁！”

你好好准备吧，少陪。”

说完，缓缓举步走了。

不久，所乘健马循啸声飞驰而去。

矮方朔裹好伤，冲他远去的背影苦笑道：“这小辈的艺业，比传闻要高明得多。我是老了，不能以筋骨为能了。”

假以时日，江湖将是他的天下，老一辈的人该入坟墓下十八层地狱了。如果他真的卷入这场是非，将是武林的不幸。唔！我得设法阻止他们的妄动。”

受伤的两个人仍在挣扎，不住狂叫：“救我！请……请替我裹伤止血……”

矮方朔弄来一段树枝作拐杖，冷笑道：“你们八个小丑想乘老夫之危，死有余辜。”

你们死吧！老夫不是大量的人，不杀你们已是天大的便宜了。”

## 五十

平定州，是太原府的属州。

城周九里，上、下二城，地当往来要冲，是这条路最大的宿站，东来西去的旅客、皆在此地落脚。

这一带是山区，北寿阳，南乐平，往来的山产百货，以这里为集散地和转运站。

上城，是州衙门所在地。

下城，则是商业区。

辛文昭并不急于赶路，在城门行将关闭前，牵着坐骑进入东门，迎面第一家客店是悦来老店。

被矮方朔的如意敲了一记，挨得冤枉，他的心情不好，见店就投宿。

悦来老店是本城数一数二的大客栈，三间店面四进院，设有上房，旅客甚多，车水马龙。

走这条路的商旅，必定成群结队，来晚了便找不到宿处。

刚牵了坐骑到了店前广场，便奔来两名店伙，一个上前接缰，笑道：“辛爷来晚了些，幸好贵友已早早交代，替辛爷订下了上房。”

另一名店伙一面解马包，一面说：“小的引路，请随小的至上房安顿。”

他一怔。疑云大起，讶然道：“怪事，在下并无伴当，怎会有人替在下订房？你们弄错了吧。”

“客官不是辛爷么？”

“不错，在下姓辛……”

“那就对了。”

“敝友是谁？”

“牟三爷，是一个时辰前落店的，随行的还有女眷，辛爷不认识？”

“不认识。好吧！且安顿后再说。”

直到梳洗完，他仍想不起对方到底是谁，搜遍枯肠，怎么也想不起自己在何处交上了姓牟的朋友。

他想到泰山双杰，双杰带有女眷，但他们不姓牟。

是不是矮方朔在捣鬼？他不信腿上挨了他一剑的矮方朔能比他快。

再说。矮方朔也不姓牟啊！

真是奇哉！怪哉！

正想唤来店伙准备吃食，房门响起了叩门声。

“进来，门是虚掩着的。”他信口叫。

他以为来的是店伙，来得正好。

门开处，香风入鼻。灯光下，眼前一亮。

“大概是牟三爷的人来了。”他想。

是一位穿月罗衫的俏丽侍女，年约十六七，眉目如画，隆胸细腰，发育匀称、青春气息跳跃，微笑十分动人。

小姑娘盈盈施礼极有风度他说：“小婢如云，奉家主人之命，请辛爷移至西院客堂相见。”

“贵主人是牟三爷。”他问。

“是的，请辛爷……”

“有劳了，请姑娘先走一步，在下随后便到。”

“是！”如云施礼转身离开。

旅邸中有陌生人以侍女相召，委实令他感到意外。

辛文昭的客房，距西院仅一条走廊，相去不足十步便是院子，因此出房便可以看到西院的客堂。

西院共有两进，共有八间上房。

客堂是旅客们的公共活动场所，等于是一座交易厅。摆了一些桌案，壁上挂了数幅立轴，不算太俗。

按理，今晚旅客甚多，辛文昭这一进六门客房皆已客满，但西院却静悄悄，似乎没有旅客居住。

客房少见灯光，仅客堂点起了两盏菜油灯。光线不够，显得阴森森的。也许是西院的上房住费太贵，所以无人问津。

踏进堂门，辛文昭油然起了戒心。

由于昼间路上一而再发生意外，他不得不提高警惕。

酒筵已备妥，不见有店伙张罗。

一位国字脸膛留了三络髯的中年人在堂下相迎，抱拳施礼含笑道：“辛兄赏光，在下深感荣幸，请上座一叙。”

他回了礼，笑道：“承蒙宠召。叨扰了。”

“在下姓牟，名嘉祥，冒昧促驾，辛兄海涵。”

两人分宾主落坐，辛文昭扫了四周一眼，笑道：“恕在下眼拙，似乎咱们并未见过。”

牟嘉祥似已看出他怀有戒心，呵呵一笑道：“落店前，兄弟与泰山双杰

同路，从鲁兄口中，获悉辛兄正向此地来，久仰辛兄大名，只恨无缘识荆，因而乘机代订客房，并置酒作东，以便就教。”

“不敢当，牟兄客气了。”

“请入座，咱们把盏小叙。”牟嘉祥请客就席。

辛文昭泰然就客席，牟嘉祥亲自把盏斟酒。

酒过三巡，辛文昭致谢毕，说：“兄弟是第二次途经山西，这条路其实也不算陌生。

牟兄如果与泰山双杰同路，大概也是从京师来。”

“是的，从保定府来。”

“牟兄在何处得意？”

“兄弟店堂供的是白衣观音。”

辛文昭哦了一声笑道：“原来是保定择古轩的东主牟三爷，失敬失敬。贵号的玉石工匠，手艺在北五省首届一指。

听说四年前贵号出了一对温凉五狮枕，是钱侍郎从碣石开来的温凉璞玉，定制为枕送给司礼监的贿赂，却在刘太监的如意楼失窃，落在山东大盗鬼影子杨彪手中。

司礼监为了此事，一怒之下，大捕江南盗贼，而激起民变，大乱三年，六省生灵涂炭，死伤百万军民。牟兄，贵号是否为罪魁祸首呢？”

牟嘉祥摇摇头，正色道：“辛兄，要说温凉玉狮枕是祸媒乱源，兄弟不敢苟同。司礼监权倾天下，乱源早伏，罪不在敝号所制的温凉玉狮枕，事涉朝廷之隆污与人心之振靡，可否免谈？”

辛文昭喝干杯中酒，淡淡一笑道：“也好，这些事说来无趣。司礼监已伏法三年，遗臭千秋。赵疯子与刘家兄弟尸骨早寒，天下永庆太平。

辽湖上传说鬼影子以为入如意楼，窃走了温凉玉狮枕，而出赵疯子与刘家兄弟背黑锅。但实情如何、牟兄可知其详。”

牟嘉祥为辛文昭斟上一杯酒，若无其事地说：“辛兄四海邪神是威风凛凛大人物，消息当然比在下灵通得多。不错，传闻与事实确是不同。”

“如何？”

“真正窃取温凉玉狮枕的人，是太监张忠。张忠的老家是在霸州文安县，他的绰号叫北坟张。

北坟张的族弟飞虎张茂，却是江南八霸的老大。你知道，哪一个太监不是该杀的猪狗奴才？

北坟张将江南八霸带入大内，出入禁中，不但偷走了刘太监的温凉玉狮枕，也偷走了宫内不少宝器。在尚宝监中取走了一匣牵机药，三颗夜明珠，一把紫电剑。”

辛文昭淡淡一笑，接口道：“牵机药是天下四大奇毒之一，目下与夜明珠均下落不明，紫电剑原在齐彦名的手中。瓜州狼山决战，刘七投水假死遁隐江湖，齐彦名力尽死在宣府游骑兵张鉴手中，他的紫电剑据说落在辽东副总兵刘晖之手。

但狗太监谷大用几乎迫死了刘晖，遍觅不获，这把剑目下仍不知落在何处、但决不在天内尚宝监。”

“江南八霸几乎捣毁了大明半壁江山，朝廷都以为他们全部伏诛，其实还有四霸尚在人间。”

“对，在下知道的是刘六刘六兄弟，与出家遁走的赵疯子，还有妖妇杨

寡妇。”

大乱刚止，表面上天下承平，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，那些江湖上的好汉们，逃匿天下各地，仍在称雄道霸，只不过不敢公然兴兵造反而已。

地方官为了保全自己的乌纱帽，只要这些人不公然杀人放火造反，也就睁双眼闭双眼马马虎虎算了。

因此，这是江湖朋友最幸运的年头，也是最乱的年头。

辛文昭在天下大乱期间，曾经出没在乱区，因此对江湖上的著名人物，了解得相当深刻。

他说：“看来，牟兄对江南八霸相当熟悉罗？”

“所知不多。”牟嘉祥一言带过。

“那么，温凉玉狮枕的下落，牟兄该有耳闻。”

“这玩意儿起初在张太监的手中，匪乱一起，北坟张全家死得一个都不剩，玉狮枕便失了踪。”

辛文昭转过话锋。说：“牟兄置酒相邀，相信不是要在下谈这些江山盛衰，珍宝沧桑而来。”

“兄弟是生意人，当然不想涉及这些无谓的事。”

“那么？”

“兄弟西来，乃是护送好友的妻小赴乐平县。”

“快到了嘛！乐平县在州南五十里，明天半日即可赶到。”

“噢！辛兄不知近来的变故？”

“什么变故？”

“大群江湖朋友往南走，听说是什么宝物出土，在这条路上行走，任何事故皆可能发生。”

“哦！有这么一回事？在下一无所知呢！”

“兄弟落了店，方知其事。”

“在下尚未出外打听。”

牟嘉祥摇头苦笑，欲言又止。

最后终于说了：“兄弟有件事不好启齿……”

“那就不必说了。”辛文昭接口。

“但……兄弟……”

“牟兄还得说？”

“是的，兄弟为免好友的妻小受惊，因此冒昧请求辛兄鼎力相助，护送兄弟至乐平县，不知……”

“哦！在下从没有做过保镖，牟兄的要求未免太过分了。抱歉！”辛文昭一口拒绝了对方的请求。

牟嘉祥长叹一声苦笑道：“据泰山双杰的鲁兄弟说，乐平附近风雨飘摇，如想平安无事，只有辛兄……”

“呵呵！少抬举辛某了。江湖上高手名宿多如牛毛，名家好手辈出，辛某只是个小有名气的江湖晚辈。有何德何能敢担负此重任？以泰山双杰来说，名头比辛某响亮得多，牟兄何不请他们……”

“鲁兄不肯分身，他的事也是十万火急。”

“抱歉，在下爱莫能助……”

厢门帘子一掀，香风入鼻，侍女如云挽扶着一位美丽的少妇，莲步经移低着螳首出堂，在辛文昭身侧盈盈下拜，主婢俩竟然行起大礼来。

辛文昭一怔，离座闪在一旁、剑眉深锁急声道：“请起，在下不敢生受。牟兄，怎么一回事？”

“贱妾樊氏，恳请辛爷……”少妇颤声叫。

“请起来说话。”他有点不悦地说。

也难怪他不悦，这不是存心扣人么？

牟嘉祥给他来上这一手，简直岂有此理。居然不惜以妇道人家抛头露面请求保护，等于是杜绝了一切拒绝的藉口。

“弟妹请回房安歇，兹事体大，辛兄得慎重权衡，武林豪杰不轻于言诺，弟妹不必让辛兄草草下决定。”

樊氏娇柔无力，像是弱不禁风。

由侍女如云扶起。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颤声说：“辛爷，贱妾也是万不得已，走投无路，不得不恳请辛爷援手。

此次千里迢迢前来乐平县投亲，沿途饱受惊吓，九死一生，目下总算快接近地头了，如果……”

“在下对大嫂的事，一无所知，请入内安歇，在下与牟兄谈谈再说。”辛文昭吁出一口长气说。

樊氏连声道谢，垂泪告辞出厅而去。

牟嘉祥长叹一声，说：“辛兄，说来话长。简要地说。这是一件极为不幸的萧墙祸事。兄弟有位拜弟，姓樊名智超……”

“是兴隆栈的樊六爷？”辛文昭颇表意外地问。

牟嘉祥点头道：“不错，兴隆栈垮在恶贼宦官之手。樊贤弟不该与鹰爪狗腿子翻脸，弄得店栈被封，家产充公……”

“老天，与锦衣卫的人结怨，破家乃是意料中事。”辛文昭苦笑着接口。

“东厂与锦衣卫狼狈为奸，沾上了这两批恶贼，不死也得脱层皮。樊贤弟亡命逃至乐平藏匿兄弟把他的家小送来，冒了极大的风险。”

“太行山是亡命者的逋逃藪，厂卫的人不敢来。”

“可是，北地白道第一高手，却不在乎太行山的好汉。”

“你是指金翅大鹏姓岳的？”辛文昭动容问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他也与你有怨？”辛文昭大感意外地问。

牟嘉祥冷笑一声，恨恨地说：“大概辛兄不会打听京都的消息。金翅大鹏已爬上了高校儿，目下已成了鹰犬。

他的两个宝贝儿子，已仗厂、卫两方支持，成了锦衣卫的官崽子，目下带了不少爪牙，下江南追辑江贼的死对头。因此，金翅大鹏很可能亲自带了狗腿子，前来太行山捉拿樊贤弟。”

辛文昭冷哼一声，冷笑道：“牟兄，这件事在下须查问一二，方可决定，明日入黑之前，在下必答复。”

“辛兄，明日一早咱们动身。入黑时分该到了乐平，进入山区便安全了。当然，希望沿途没有意外发生。”牟嘉祥颇为焦灼地说。

“没理清事实真相之前，在下不能随便许诺。”辛文昭语气坚定地说。

牟嘉祥知道不可操之过急，只好答应明日等候一天。

叨扰了主人一顿酒食，辛文昭口中不说，其实心中已决定管了这档子闲事。他决定明天花一天半天的功夫，找人打听兴隆栈的变故。

他却不知，鬼门关正为他大开门禁。

这条路旅客络绎于途，打听消息十分方便，尤其是有关著名人物的消息，只要有门路、可说轻而易举。

他打算明天先找本地的地头蛇，然后找京师附近西行的江湖朋友讨消息。

一早，他还在房中洗漱，房门外已到了两位不速之客，悄然守候在门外，静静地等候他出房。

两人店伙打扮，外表很难看出他们的真正身份。

他必须到食厅用膳，并想通知店家他在此地尚有一天停留。拉开房门，便看到两名店伙正向食厅方向走，有说有笑似乎不知有人出房。

“小二哥。”他出声招呼。

两店伙闻声止步，回身答问：“客官有何吩咐。”

他不知凶险临头，泰然走近说：“请照望房间，在下午间方可返回。”

一名店伙笑道：“好，小的把房间锁起来便是。”

他毫无戒心地超越，信口说：“有劳了。”

接着，两把匕首抵住了他的双背肋。

两店伙一左一右从后面挟住了他，低喝声入耳：“老兄，识相些，请不要运气行功，咱们都是行家，不希望制你的穴道，咱们要你合作。”

他心中暗想，沉着地说：“两位，你们是不是认错了人。”

“你是四海邪神辛文昭？”右面的店伙问。

“不错，正是区区。”

“那就对了，没认错。”

“两位……”

“别废话，走！”

两人挟住他，折入另一条走道，径奔西后院。

西后院冷冷清清，似乎昨晚并没有客人留宿。

到了一座厢房前，房门悄然开放，里面有人叫：“把人带进来。”

刚踏入房门，里面的人又叫：“先教训教训他。”

声落，“噗噗！”两声闷响，左右耳门各挨了一掌，只打得他眼前金星乱飞，耳中轰鸣不已。

接着，双肩尖各挨了一重击。

他感到全身发麻，双臂像是废了。

他只知道被人向里推，身躯凶猛地向地面栽。

有人擒住了他，缴了他的剑和百宝囊。

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沉重的掌脚，可怖的重击令他觉得浑身的骨头快要松脱、崩散，天旋地转不知人间何世。

倒下了又被拉起来，拳掌着肉，痛彻心脾，脚踢尤其凶狠，挨一下如同受千斤重锤撞击，终于，他昏厥了。

一盆冷水浇醒了他，他瘫痪地躺在水液腕的地面。

眼前仍感晕眩、耳听阴森森的沉喝震耳欲聋：“站起来，别装死狗，这

一顿掌脚要不了你的命，你挺得住挨得起。”

他吃力地挺起下身，看清了床上坐着的三个人。

四周，有六个人双手叉腰，盯着他不住狞笑。

“这六位仁兄打得我好惨！”他心中狂叫。

床上三个人盘膝而坐，中间那人年约半百，鹰目炯炯有神。国字脸，鼻直口方，一表非俗。

右首那人年约四十出头，剑眉虎目颇具威严。

左面那位仁兄更俊，二十上下、书生打扮。面白唇红目似朗星，潇洒中带有三分英气，绝非凡品。

三人都佩了剑，不住向他冷笑。

他吃力地挣扎而起，几次软倒终于站起了，一面整衣一面问：“诸位，咱们陌生得很，辛某似乎过去与诸位并无过节，为何如此待人？”

中间那人怪笑着，轻抚着唇上的八字胡，说：“不错，咱们去并无过节，无仇无怨；姓辛的。你听说过京都三英？”

他点点头，说：“听说过，但不认识。”

“现在，你已经认识了，我，风雷剑申宏。”

他心中大恨，咬牙道：“风雷剑申宏，神扇书生白芳，三剑追魂吕成，真是幸会幸会。在下明白了原来如此。”

“你明白什么？”风雷剑申宏狞笑着问。

“你们是金翅大鹏的朋友，金翅大鹏来了么？”

“笑话，岳兄如果来了，你哪还有命。”

“在下从未招惹你们这些京师白道英雄……”

“就凭你四海邪神的绰号，就该下十八重地狱。”风雷剑冷笑着说。

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他冷静地说：“好吧！你们说该怎么办？砍下辛某的脑袋作夜壶？我四海邪神认了。”

风雷剑申宏怪笑道：“当然，如果就这样置你于死地、武林朋友岂不耻笑咱们京都三英不讲武林道义？这只是给你一次小教训，权算一次严重的警告好了。”

“辛某想听下文。”

“下文非常简单，离开牟嘉祥远一点，不许你插手这档子事。不然，下次可没有这么便宜了。”

“辛某记住了。”

“记住就好。你可以走了。别忘了在下的警告。”风雷剑傲然地说。

神扇书生从旁接口道：“你给我马上结算店钱，上马走你的阳关道，远远地离开平定州，也许可以多活几年。”

他扭头就走，吃力地举步，摇摇晃晃，在房门止步，手扶门框转头，冷冷地扫视众人一眼，一百不发转头举步。

一声巨响，有人将他的剑和百宝囊丢出，爆发出一阵狂笑。

他默默地拾起剑和囊，默默地走了。

身后狂笑声刺耳，他只觉血脉贲张，怨毒的火焰从心底向上冒，但理智压下了沸腾的热血，他步履艰难回到客房。

房门掩上，他火速从皮护腰的暗袋中，取出一颗丹丸吞入腹中，急步到了床前，上床打坐。

这时的他，并不像是受了重伤的人，神色并不如刚才那么狼狈。

一个时辰后，门外向起急剧的叩门声。

他一跃下床、已恢复红润的脸突然变得苍白。虚脱地倒在木凳上，倚在床缘叫：“进来，门未上闩。”

他以为来人定是京都三英，岂知却是泰山双杰。

鲁文杰匆匆跨入房中，趋前急声问：“辛老弟，你怎样了？你好像是受了很重的伤，天！”

“确是受了重伤，内腑似已离位。”他警惕地说。

翟君平抢入，掏出一颗丹丸递过、急急地说：“这是兄弟配制的因元培本保命丹，快吞下。”

鲁文杰接口道：“你的事咱们都知道，客店有咱们道上的朋友。目下京都三英已经带了爪牙出城，据说是去迎接赶来的金翅大鹏。

等姓岳的到来之后，那老家伙不会饶你的，趁你还能乘马，快走吧！咱们送你出城，愈早愈妙。”

他接过丹丸，取过床头桌上的茶碗，匆匆吞下了丹丸。

无限感激地向双杰说：“两位仗义援手，隆情高谊，辛某没齿不忘。在下一走了之，两位如何向京都三英交代呢！这……”

“这倒不用担心……”

“可是，京都三英岂能没有耳目留在客栈？”

“他们的本意就是迫你走。”

“哦！那岂不是正合彼意么？不必急于走避……”

“不然，等姓岳的一来，三英食言大有可能，万一废了你，岂不完了？你有色柄落在他们手中，快剑冷剑两个被你宰了，这件事已四处轰传，姓岳的找你可是名正言顺，因此你必须赶快离开！”鲁文杰急急地说。

他对泰山双杰的热心，十分感激，一咬牙说：“好，早走早好。”

“咱们护送你出城，谅他们也没有空到太原找你。”

“在下不到太原。”他断然地说。

“辛老弟，你不到太原？”鲁文杰颇感意外地问。

“牟东主目下怎样了？”他转变话锋问。

“已经出南城向乐平赶路，走了约一个时辰了，他发现京都三英，吓得半死，不走怎么办？”

“在下赶上他。”他语气坚定地说，立即转身收拾行装准备动身。

鲁文杰大惊，急道：“老弟，不可，如果三英发现你……”

“在下拼了，他们欺人太甚。”他愤然地说。

“可是……你身受重伤……”

“在下支持得住，他们将付出重大的代价。”

“老弟，纵井救人，智者不为……”

“人争一口气。佛争一炉香，在下不是善男信女。要不是他们化妆店伙暗算，我四海邪神还未将京都三英放在眼下，姓岳的不见得唬得住我姓辛的。”

“老弟……”

鲁文杰一咬牙，正色道：“兄弟已经管了这桩闲事，岂能半途撒手？反正咱们也要到乐平，走，咱们陪你跑一趟。”

“前辈不可……”

“我意已决，老弟就不要管了。老实说，金翅大鹏眉下已成了厂、卫两

方国贼的虎伥，咱们北地白道英雄，口中不说，心中皆不齿姓岳的为人，乘机拆他的台，也可消消心中的恨意。老弟，不必多说了，兄弟这就替你去结帐并准备坐骑，立即动身。”

不久，三人三骑出南门驰上至乐平的官道。后面。人熊周青与两名车夫驾了马车，随后急赶。

至乐平只有五十里，两个时辰便可赶到，出南门不久，山连山山不断，官道在丛山中盘旋，走上十余里不见人烟。

路虽说是官道，其实小得仅容一车通行，上坡下坡甚感吃力，车略为加快，便险象横生不良于行。

泰山双杰要等车，因此不能放蹄急赶。

将近乐平，在一座小村询问牟嘉祥的行踪。

牟东主五人五马一车，一问便知。

据村民说，已过去约半柱香之外，大概已到了县城啦！

他们不再停留，在炎阳如火中向前急赶。

出村不久，两匹健马随后赶到。在超越他们的车马时，两骑士冲辛文昭冷冷一笑，飞骑赶程。

辛文昭心中一动，向前一乘的鲁文杰问：“鲁前辈，可认识那两位仁兄么？”

鲁文杰脸色不正常，凛然地说：“那是保定双雄，张文雄、文虎兄弟俩，金翅大鹏的死党。”

翟君平接口道：“咱们有麻烦了。老弟。”

“让他们来吧。”辛文昭咬牙说。

## 五十二

乐平县其实比一座土寨子大不了多少，入城一问，好心的人告诉他们，五马一车已出东门走了，请了一位向导，听说是到县东南四十里的犀牙山。

有两位骑士也打听同样的消息，已经出城追赶，走了约一盏茶时分。

辛文昭心中大急，顾不得疲劳，出城急赶。

泰山双杰不能袖手，义不容辞同向下赶。

正式进入太平山区，山岭都不甚高，但满目全是无穷无尽莽莽丛林，与无尽的荒山野岭。

真糟，走不了十里，突见前面山脚下，一辆轻车翻覆在路旁。

四周有打斗的痕迹，甚至在树上找到一枚钢镖，钉在树干上入木三寸以上，发镖人的手动委实不寻常。

前面小径窄小，车无法通行，难怪有人弃车。

辛文昭心中大急，但依然慎重地下车，察看四周的遗痕，尤其对树上那枚钢镖留了心，端详良久，方拔起收好。

“他们是向南走的。”他指着南面的山坡说。

鲁文杰察看遗痕点头道：“不错，落荒而逃，刚走不久，咱们追！”

后面，隐隐传来了蹄声，追兵将近。

车夫火速解下了驾车的马，熟练地上鞍，车内的两位姑娘换穿了劲装，恰好乘坐两匹马，留下两名车夫看守车辆。

人熊周青则与翟君平同乘一匹马，五六人驰下山坡，循蹄迹追入丛山深处，穿林越野急如星火，马不停蹄。

辛文昭愈追愈心焦，也愈觉可疑。

牟嘉祥带了弟妇主婢俩，按理决难远逃十里以上，怎么追了三座山，仍未看到打斗的遗痕？难道保定双雄这等不中用？

牟嘉祥随行的三四个保镖，居然不回头阻敌？

到了第四座山脚下，蹄迹四散。

“分开追踪。”鲁文杰匆匆发命，驱马向西飞驰。

发现了分散的蹄迹，显然逃与追的人皆在这附近分散。

鲁文杰并未下马察看痕迹，忽匆发令分头追踪，首先向西驰出，追踪西去的遗痕。

救人如救火，确也不需多加权衡思索。

翟君平也向东策马，如飞而去。

同乘的人熊周青一声低啸，似甚愤怒。

事先未商定行止，更未分配追踪地域，辛文昭还来不及有所表示，只好向前追踪，追去百十步扭头一看，两位姑娘竟然跟来了。

他无暇多想，循迹急追。他的坐骑是名驹，放蹄急奔如同劲矢离弦，绕过一座山，沿丛林边向南又向南，身后已失去两位姑娘的形影。

不知追了多久，蹄迹突然消失在一条浑浊的小河旁，河深仅及马腹，但宽却有二十丈以上。

河对岸是数座小山，山脚伸展至河岸、形成犬牙交错的滩岸，岸旁草木丛生，如下渡河沿岸细察，便无法看出，人马是从何处登岸的。

他略一打量对岸形态，策马渡河。

真糟，沿两里长的河岸察看，看不见蹄痕，却有不少战迹。

他心中一慎，暗叫糟了！

按蹄迹，有三匹马渡河，无法知悉这三位骑士是何路数，如果三人中有追有逃，那么，极可能是在河中心追及。双方皆落马堕河，人马尸沉河底向下漂流因而失踪。

他想回头与泰山双杰会合，却又存有万一侥幸的念头，希望能有所发现，所以便沿河向下走。

群山起伏，河流曲折，事实不可能沿河岸下行，只能逐段搜寻察看。

河向东流，进入太行山深处、远出十里地，不但毫无发现，甚至不见村影人踪，满目穷山恶水，除了野兽不见人烟。

终于，他迷失在这一带原始丛莽中了。

这一带的山都不太高，外形几乎相同、想找一座特殊的山作为定向，也感受十分困难，而且人在蔽天森林中行走视界有限、想找山定向谈何容易？

他只能以日色分辨方向了。

日影西斜，肚中咕咕叫，午膳未进，眼看晚餐也没有着落啦！

他在一处山谷中歇脚，解开马衔让坐骑觅草进食，坐在一株大树下，定下神思索目下的处境。

牟嘉祥不等他的信启。匆匆带了弟妇与保镖动身，在道义上，他没有任何责任，吉凶祸福皆与他无关。

那么、他为了什么？

为了看不惯那些白道英雄的嘴脸？为了报被京都三英暗算折辱之恨？

他被这些似是而非的想法，弄得啼笑皆非，想起来似乎合情合理的，却又并不尽然如此。

白道英雄的嘴脸，他见过太多了，快剑，冷剑两位仁兄便是典型代表，他犯得着生气么？

栽在京都三英手中，一时大意失风算不了一回事，以往他不是没有栽过，一次教训一次乖。以后不再上当就是了。

不管是何种理由，他追来了，这是比青天白日还要明白的事，饿了一天，肚中正闹空城计呢：

他突然掏出一颗丹丸，展颜一笑道：“也许，我是为了这颗丹丸而来。”

他收受丹丸，自语道：“且找地方歇息一宵，我要证实这件事。”

策马驰入一处山谷，他看到了金黄色的麦田，也看到了小径，不由精神一振。

红日已接近西山头，小径前，出现一座土寨，看到一排排茅屋顶，犬吠声震耳。

岔道上转出一位荷锄的老村夫，看到驰来的人马，怔住了。

他缓下坐骑、在丈外扳鞍下马。

他向惊讶的老村夫抱拳施礼，笑问：“大叔请了，小可深山迷途，冒昧误闯贵地，请问这里是何处？尚请指引。

老村夫放下肩上的锄头，脸上仍有疑云，说：“这里是横岭不沟里，敝处小地方叫桐谷寨？咦！客官从何处来的？”

“小可从乐平来……”

“咦！乐平，远着呢！”

“小可要到犀牙山。”

“哦！你是说楼霞山，在西北四十余里。”

“哎呀！赶过头了？”

“是的，你怎么会到了这里？这里往南有一条路，可到京师的顺德府。”

“真是昏了头。哦！大叔，贵地是否有一座落星庄？”他苦笑着问。

老村夫点头道：“有，往西南翻第四座山。有一片平阳。那就是落星庄。其实，那儿不叫落星庄，叫星岭，只有十余户人家。

幸亏你问我，不然没有人知道落星庄。老汉十余年前曾经到过此地，偶然听到一位小娃娃向玩伴提起而已，该地的人只叫星岭。”

“谢谢大叔指引。小可想打扰大叔，在贵地借宿一宵，务请方便。”

老村夫呵呵一笑，说：“小事情，只怕山居简陋。粗茶洋饭有慢佳客。敝地因处荒山野岭，居民极少外出，也极少有人光临敝地，哥儿光临、老汉万分欢迎。”

“谢谢大叔方便。”他由衷地道谢。

他牵了坐骑，随在老村夫身后向寨门走，一面问：“小可姓辛名文昭，从山东来。

请问大叔尊姓？”

“老汉姓王，祖籍顺德府，祖上因避兵乱迁来，已经四代了，不打算再回去啦！山里日子容易过哪！”

他呵呵一笑，说：“不错，山里面遗世而孤立，日子容易过，除了向太

行山的好汉完粮之外，可说毫无干扰。”

王大叔脸色一变，正色说：“辛哥儿，希望你不是为太行山的好汉而来。”

“小的与他们一无交情，二无过节。”

“这几天正是巡山期……”

“大叔请放心，要是他们恰好来查，小可会向他们讨份交情，与大叔绝无妨碍。”

“那就好，老汉放心了。”

次日一早，他重谢主人后上道。

近午时分，两位姑娘找到了桐谷寨。

□□□□□□

山区中，神秘的人影飘忽如鬼魅。

已牌左右，辛文昭一人一骑，踏入星岭的谷口。

在这一带，知道星岭也叫落星庄的人，少之支少，外人更是无从得悉。辛文昭知道落星庄，当然也知道星岭，只是从未来过，信口问问而已。

当他知道落星庄就在左近时，心中一动，油然兴起向人求助的念头，找地头蛇打听牟嘉祥的消息，岂不比单人独马乱闯好得多？

独木不成林，他人生地不熟。在这陌生的丛莽中摸索，不啻是在大海里捞针，委实失策。

这是一处方圆二十里的山谷，王老人说是平阳，其实只是山势稍为平坦的谷中盆地而已，不算是平阳。

落星庄像一座土寨，但不是建在高处而是在谷底，丈余高的寨培，围着三四十座茅屋，如此而已。

这里，距离最近的城镇也有百里左右，有些人一辈子也未到过城市，生于斯长于斯，与草木同腐，与山水为邻，与兽禽终老。

活着，没有人知道；死了，象池塘里消失了一个泡沫。

谷内传来轻快的马蹄声，辛文昭一怔，勒住坐骑倾听片刻，自语道：“有五匹马小驰而来，难道是牟嘉祥他们先来了？”

小径转向处，五匹健马鱼贯出现。

五骑浑身黑衣，佩了单刀，领先的中年骑士鞍旁有只特制插袋，插了一面天青色小三角旗，上面绣了一个红字“巡”。

“原来是太行山的巡山喽罗。”他恍然地说。

太行山自古以来，就是绿林匪盗们的安乐窝，山深林密，与世相隔，方圆数千里、号称绝地。

地跨三省，深山内别有洞天，即使出动百万大军，也无法肃清在内盘踞的贼人。兵来匪遁，兵去贼来，剿不胜剿不如不剿，只要他们不成群结队出山攻城掠地，官府也就乐得清闲了。

五骑也发现了他，急驰而至，五匹马左右一分，领先的骑士策马从中接近，在三丈外驻马，沉声问：“哪条线上的？亮万。”

他泰然一笑，宏声道：“在下姓辛名文昭，至贵地访友。”

呵呵！星岭至贵山黄沙岭大寨远在五六十里外，因此无暇至贵寨投贴拜山，请见谅。”

骑士一怔，讶然道：“尊驾是四海邪神？”

他抱拳笑道：“正是区区。”

骑士再问：“尊驾是独自前来的？可有同伴。”

他坦然地说：“在犀牙山以北，在下有同伴，但是已经失散了，目下不知在何处。”

“尊驾如果是访友，咱们欢迎。”骑士颇为友好地说。

“在下欲至星岭，确是访友而来。三手灵官杜兄隐修星岭，在下三年前曾经与他通过音讯。”

“哦！杜兄的朋友，咱们更是欢迎。杜兄三天前刚从敝寨返家，辛兄来得恰是时候。”

兄弟周永，愿为辛兄领路。”

“哦！原来是夺魂刀周永，久仰久仰，幸会幸会。周兄如有要事，不敢劳驾，兄弟找得到。”

“呵呵！别客气，咱们这就走。”

两人并肩小驰。夺魂刀一面走一面说：“辛兄游戏战风尘，名动江湖，敝山有不少兄弟，对辛兄颇为推崇。如果有暇，务请至敝寨小住，弟兄们也可与辛兄亲近亲近。”

“兄弟要到太原访友，他日有缘，定至贵寨拜会贵山弟兄。”他客气地拒绝。

“只要辛兄肯贵光，太行山九山十八寨的弟兄，皆欢迎辛兄光顾。哦！辛兄可认识笑头陀？”

“笑头陀悟光？闻名而已，无缘一见。兄弟最讨厌那些沽名钓誉之徒，笑头陀就是沽名钓誉者之一。”

镇日摆出白道高僧的嘴脸，死抱着除恶务尽的活招牌。专与江湖亡命为难，却不敢向那些高手邪魔讨公道。他算啥玩意。”他悻悻地说。

他已在半月前混入山区，咱们正在留意他。”，夺魂刀冷冷地说，哼了一声又道：“只要他敢来讨野火，他就别想回去啦！近来乐平附近，来了不少神秘人物，他们总算很自爱，不敢偷越鹿谷河以南地段。”

“你们要阻止那些人？”

“山寨五十里以外，不禁外人接近，只要他们守规矩，咱们不打算过问。”

“兄弟知道这些人？”

“噢！辛兄……”(LuoHuiJun：???)

“嗯！全是白道名宿高手，大概他们吃了老虎胆，要到敝寨讨野火啦！”

“他们不是为贵寨而来。是搜寻三眼狂生。”

“哦！三眼狂生夏侯津？见鬼！三眼狂生怎会躲到咱们太行山来。”

“他们确是为三眼狂生而来，矮方朔居然迫我替他卖命，可笑极了。”

“哦！希望他们真是为三眼狂生而来，咱们并不希望与那些白道英雄拼老命。”

“听说金翅大鹏也来了。”辛文昭将牟嘉祥的事说了。

夺魂刀哈哈狂笑，笑完说：“辛兄，你上当了。牟嘉祥东主已经到南京去了，已经走了半个月，听说是替几位狗官鉴定在荆山出土的璞玉。

至于金翅大鹏，一百棍子也难将他打出京师。

目下他替几个狗官保镖，对付一些激于义愤行刺狗官的江湖好汉，已经疲于奔命，哪有闲工夫离开京师？”

他那两个宝贝儿子，替厂卫效忠远走江南，追辑一个行刺狗官姓艾的人，据说焦头烂额交不了差，说不定得将所有的好友往南请，哪有闲工夫到

咱们太行山来挖草根树皮？你上当了。”

他大感意外，问：“周兄的消息可靠么？”

夺魂刀发出一阵狂笑，说：“咱们九山十八寨，分布在京师河南，所派的眼线更是遍布南北，对那些江湖名人贪官污吏，与及一方财主的行踪底细，如果未能摸清，还用混么？”

辛文绍怒气往上冲，发出一声愤极的咒骂，咬牙切齿道：“这些狗东西可恶！我明白了，这是一场卑鄙的骗局，他们是冲着我而来的。好！咱们走着瞧。周兄，兄弟向你套一份交情。”

“辛兄的意思……”

“那些人的事，请贵山不必过问，兄弟要称称他们的斤两，看我四海邪神是不是善男信女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周兄，兄弟对付得了。”

“好吧！辛兄，依你。”夺魂刀慨然地说。

“那么，周兄请不要陪兄弟前往了。”

夺魂刀勒住缰，豪笑道：“也好，这样比较方便些。请代我向三手灵官杜兄致候，不送了。”

“兄弟多感盛情，容当后报。”他抱拳施礼道谢。

“一切小心珍重，后会有期。”夺魂刀叮嘱而别。

## 五十三

寨门闭得紧紧的，气氛大异往昔，寨门楼上，有两三个人目迎驰来的辛文昭，并未打算开门接纳外人。

这在山区的村寨来说，显得有点不正常。平时，是欢迎外客入寨歇息的。

他在门外下马，向上面三个脸色并不友好的人说：“大哥们，借光打扰贵寨，请准予入内。”

一名中年人大着嗓门说：“客人有何贵干？本寨一不当路，二不成集，概不接待外客。”

“哦，原来如此。在下姓辛名文昭，前来访友，请告之杜伯豪一声，说故友四海邪神前来拜望。”

“哦！原来是壮爷的朋友，请稍候。”

不久，寨门开处，涌出八名村夫打扮的人。

领先那人身高八尺、豹头环眼虬髯直立，年约五十出头，大踏步抡近豪笑道，“辛兄弟，真是你，好啊！今天是什么风，哈哈！兄弟一向可好？”

他抱拳为礼，笑道：“杜大哥，气色大佳。咦！真的作田舍翁了？途经贵地，特地前来问候。哦！嫂夫人与令郎必定安好，是否又添丁了？”

“托福托福，去年又添了个小子。兄弟，有友伴同来么？”

“小弟闯荡江湖以来，从不与人结伴，杜兄怎么忘了？”

“近几天来风雨满山，有不少人在北面一带出没，是否与兄弟你有关？”

“有我一份。但小弟是昨日到的，栽得很惨，在鬼门关内外跑了一趟。见了鬼了，居然有人看上我这块料，用阴谋诡计坑害我这人见人厌的邪神，可恼。”

三手灵官怪笑着说：“兄弟从黄沙岭返家不足三天，得到风声才赶回来的。走！到舍下再说。”

“呵呵！小弟以为你要下逐客令呢！”

“笑话了，兄弟，你以为我是个怕事的人？走！”

三手灵官的家在寨东首，三进茅屋、简单朴素。

一妻两子人丁不多。耕种谷东百十亩山田，相当清苦，任何人也难相信一个纵横江湖十余年的江湖大豪，能过这种清苦的生活。

但三手灵官不但过得惯，而且过得很好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不在乎暴风雨后的平静生活。

两人交情深厚，做兄弟的依礼向大嫂问好，送上一份厚礼给两位侄儿作见面礼。杜大嫂是个农家出身、不会武功的贤慧女人。

家里有两位长工，仅负责田里的话计。杜大嫂能将这个家整理得整齐清洁，相夫教子颇不简单。

三手灵官绝口不提江湖的事，只说说田地里的收成，似乎对近年来的隐居生活颇为满意。

当晚，杜大嫂整置一桌酒菜，替辛文昭接风，请来了右邻的好邻居戚成均相陪。

戚成均是个二十岁上下的壮年人，不但与三手灵官是好邻居，两家的山田也相毗邻。

辛文昭第一眼便对戚成均颇有好感。粗眉大眼一表非俗。脸色如古铜，一看便知曾在田地里经过日晒风吹的磨练。手长脚长雄壮如山，笑脸常挂谈吐不凡。

三个文人谈书，三个屠夫谈猪。三个庄稼汉自然谈庄稼。可是，辛文昭却不是庄稼汉，三手灵官也是半路出家的种田郎，席间，终于谈上了江湖事。

戚成均自认是庄稼汉，对江湖事插不上嘴。

辛文昭喝干了碗中酒，笑问：“杜大哥三天前从黄沙岭返家，是不是与山寨中的朋友攀上了交情。”

三手灵官苦笑着说：“兄弟并不是隐姓埋名逃世的人，在这里种田只回眼前清静而已。山寨的朋友不需要我这种材料。兄弟更无意改行在刀口上讨吃食。

你知道，江湖人进山生根落叶，难免引人怀疑。山寨里的绿林好汉对咱们这些卧榻旁的江湖混混，虽不致于轻视，但也不敢大意。

他们的看法是，不是敌人就是朋友。因此，兄弟不得不略为敷衍，不时前往走动走动，交几个朋友作为后援，如此而已。”

辛文昭转向戚成均笑问：“戚兄不是本地人吧？”

戚成均泰然地笑：“不是，但来了好些年了。”

他饱含深意地笑笑，又问：“戚兄也在逃世避俗？”

戚成均神色不变，笑道：“老实说，在山区落户的人，差不多都有一本苦经，有些是为了逃荒。有些是为了避仇避祸。避官府避谣役等等。不然，谁愿与草木同腐，谁愿丢掉老根在此与禽兽为伍？”

三手灵官赶忙岔开话题道：“趋吉避凶，乃是人与禽兽所共有的求生本能，这些事说来无趣已极。辛兄弟，是否打算成家。”

辛文昭大笑说：“等小弟厌倦了江湖生涯、再谈成家尚未为晚。也许，我会搬来与诸位一同开山垦地呢！哈哈！”

“你不怕有人上门寻仇报复？”三手灵官笑问。

“你怕么？”他反问。

“这得看来的是些什么货色是不？”三手灵官傲然地说。

“来者不善。善者不来。”

“兄弟的武艺并未搁下。”

“好手也怕人多。”他一语双关。

“有多少？”

“当然不是为了你。”

“为谁？”

“三眼狂生夏侯津。”

“可惜得很，他们找错了地方。”三手灵官一无表情地说。

“巢湖蛟也许会错，但泰山双杰与矮方朔大概错不了。”

“哼！全是些浪得虚名之徒，太行山的朋友，决不许他们在左近撒野。”

“小弟已向夺魂刀打过招呼，请他们袖手。”

三手灵官脸色一变，沉声问：“兄弟，你何时与他们同流含污的？”

他大笑，斟上酒说：“放心啦！小弟也许曾经想发财想争霸江湖，但从未想到要与那些白道英雄称兄道弟自抬身价。”

“那你……”

“与他们斗斗玩玩。有何不对？”

三手灵官神色一弛，摇头道：“兄弟。何苦与他们结怨？那对你毫无益处。”

“哈哈！闲着也是闲着吧，逗逗他们也好乘机磨练磨练，是么？”

“兄弟，你犯不着冒险哪！”三手灵官苦笑道。

“小弟一生都在冒险，多冒一次又有何不可？哈哈！不谈这些，凶险未光临之前，咱们抓住机会喝两杯。”他豪放地说。

一直不曾表示意见的戚成均，举碗相敬道：“是啊！要来的终须会来，在下敬辛兄一杯。”

辛文昭一口喝干了碗中酒，笑道：“我那匹大宛马，一昼夜可赶六百里以上，三更天动身，往南走。”

他取出怀中一只布包，放在戚成均的面前，笑笑又道：“这是一包金珠，大概可值千两纹银，惺惺相惜，这是兄弟些少心意。有多远就走多远。明早他们该可以赶到了。”

戚成均倒抽一口凉气，惨然道：“辛兄，你一个陌生人，也可以认出我……”

“你眉心的脱疤仍可看出。”他平静地说。

“我……”

“回去准备吧！”

“可是，兄弟有家小……”

“我相信贤夫妇是一对恩爱夫妻，大嫂不会反对与你共乘一骑远走高飞。我那匹宝马可以多驮一个人，并且能胜任愉快。请啦！”

戚成均便是三眼狂生夏侯津，离座抱拳加额说：“辛兄，此恩此德，没齿难忘……”

“你怎么婆婆妈妈？”

“夏侯兄弟。时不我留，快走吧！”三手灵官说。

三眼狂生只好行礼告退，匆匆走了。

三手灵官笑道：“兄弟，愚兄算是服了你，对一个陌生人来说，你可算大仁大义……”

“哈哈！别骂人了，小弟不是大仁大义的人，兴之所至任性挥霍而已。来！小弟陪你干三碗。”

不久，三眼狂生带了一位清丽出尘的女郎入堂。

女郎含泪盈盈拜倒，位道：“恩公天恩，贱妾请恩公高抬贵手，不要与家父计较，他老人家也是为了我好……”

辛文昭避在一旁，正色道：“大嫂请放心，冲贤夫妇金面。在下不与令尊计较。令尊巢湖蛟虽则太过份了。但在下不会毁去他一世英名，你们去吧！”

大宛马换了主人，悄然出寨而去。

酒席未散，辛文昭取出一颗丹丸，送给三手灵官说：“大哥对药物见多识广，劳驾，看是何种药物。”

三手灵官笑道：“兄弟，你找对人了。”

说完，先细察轻嗅，然后弄碎一小粒放入口中品尝。

久久，笑道：“不是毒药，而是一种可令人气机短期受制的药物，只对练内家气功的人有效。

服下一个时辰之后，便可令先天真气无法凝聚，在十天半月后药力方可消失。

如果我所料不差，这是九华羽士的消气丹，这贼老道为人阴险，用这种歹毒玩意坑了不少内家高手，咦！你是怎样弄来的？要对付谁？”

辛文昭将丹丸取回，笑道：“如果是为了对付人而弄来的，还用请教你？算啦！咱们喝酒。”

三手灵官本想追问，但突然发现他眉梢眼角涌起重重杀机，心中暗懔，忍下了。

## 五十四

次日，巳牌左右，烈日炎炎。

门前的大树下，左首三手灵官，用小磨石在磨镰刀。

右首，辛文昭用大磨石在磨剑，他磨得十分细心，把本就锋利的长剑，磨得光可鉴人，亮晶晶如同一泓秋水。

武朋友的剑，经常更换，与人交手一次，剑锋便有不少缺口，那有闲工夫去打磨？除非是十年八年也动不了一次剑的人，以磨剑作为消遣。

闯荡江湖的人，剑缺了口便换一把，磨剑是未出师的小徒弟们，磨练火气与训练耐心的工作。

克勒勒！克勒勒……寨门外传来了马蹄声。

不久，寨门楼上的壮汉大叫：“有两位女客，求见辛爷。”

寨不大，站在门楼上，可以看清寨内每一角落，大叫一声，全寨皆可听见。

“王兄弟，就请他们进来好了。”三手灵官大声回答。

寨门开处，两位姑娘牵着坐骑进了寨门，在一名壮丁引导下，直向三手灵官的宅前走来。

正是泰山双杰的两位女眷，辛文昭迄今仍不知她们是谁。

两女牵了坐骑走近，面露喜色。

侍女打扮的女郎吁出一口长气，老远地便如释重负地说：“谢谢天！小姐，总算找到辛爷了。”

辛文昭起身相迎，一面用布擦拭剑身，一面开心地问：“两位姑娘昨晚没找地方歇息？辛苦辛苦。咦！两位前辈没跟来？”

姑娘走近，缰绳交给侍女，苦笑道：“昨晚迷失在山野里了，今早方找到小径，在一位大叔的口中，获知辛爷在此投宿，所以赶来了。鲁叔父他们不知目下怎样了，贱妾甚为担心。”

辛文昭淡淡一笑，平静地说：“泰山双杰艺臻化境，而这一带毫无凶险，金翅大鹏那群白道群雄人数有限，不需担心。”

这附近山深林密。藏下十万兵马也无虞被人发现。牟东主可能已逃匿在附近深山之内藏身，短期间谅必有惊无险。

在下已请人带信给附近的朋友，请他们助在下一臂之力。哦！这位是居亭主人，姓杜。抱歉，还未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呢？失礼。”

女郎俨然一笑，说：“贱妾姓鲁，小名雅君，那是贱妾的侍女菊芳。”

三手灵官呵呵笑，放下镰刀道：“姑娘们请至客厅待茶，山居一切不便，招待不周，休嫌简慢，请。”

鲁雅君称谢毕。笑道：“杜爷，小女子提一个人，三手灵官……”

三手灵官呵呵一笑，接口说：“在下的匪号，不提也罢！”

有女客，杜大嫂含笑出堂奉茶。

侍女菊芳站在小姐的身后，有意无意地打量辛文昭与三手灵官的神色。

三手灵官让鲁姑娘喝干了杯中茶，呵呵一笑道：“鲁姑娘竟然知道在下的名号，大概曾在江湖道上闯荡了不少时日。请问，姑娘与鲁文杰前辈有何渊源？”

“那是家叔。”姑娘微笑着答，避开正题。

“哦！失敬失敬。”

三手灵官客气地说。

辛文昭淡淡一笑道：“社兄，你隐居此地，知者不多，想不到姑娘一眼便看出你的身份，隐居之事可以休矣！早晚休会有麻烦。”

三手灵官笑道：“兄弟如果想隐姓埋名躲尘避俗，便不会和大行山的好汉有来往了，对不对？”

老弟，兄弟不是沽名钓誉的人，而且也不会有仇家找上门来，在此地生根，只是图个清静而已，并非避仇隐居，泰山双杰知道兄弟在此隐居，并非奇事。”

“呵呵！看来，杜兄今后将永无宁日了，罪过罪过，小弟不该来打扰你的。”

鲁姑娘泰然微笑道：“杜爷乃是江湖道上声誉颇佳的奇人，亦正亦邪，

无可非议，甚少仇家，不去有人登门生事的。”

她的话份量不轻，论年岁，该是晚辈，而“声誉颇传”的颇字，措辞显然有托大之嫌。

辛文昭立感心中不快。淡淡一笑道：“当然啦！咱们哪有鲁姑娘武林世家，白道英雄人物，誉满江湖受人尊敬？但三五个好门寻仇的人。咱们依然对付得了。”

鲁姑娘明知他语中带刺，但并不介意，微笑道：“好在辛爷并未成家立业，根本无须顾忌。哦！辛爷昨日乌锥神骏，追得好快，不知有否牟东主的消息？”

“惭愧得很！在下把人追丢了，毫无线索，目下正打算找朋友打听呢！”辛文昭不动声包地说。

“哦！是请杜爷相助？”鲁姑娘追问。

“杜兄在此地隐居。哪有能力相助？在下有位朋友在附近隐姓埋名，与当地的土著颇为相得，消息灵通，大概近午时分便有回音。”

“哦！辛爷的贵友高姓上名？”

“抱歉，恕难奉告，他携家带着在附近隐姓埋名，连杜兄也不知道他的身份。”

“辛爷，咱们一同前往，岂不快些？救火如救人，距午间早着呢！”

“这……可是，在下的乌锥，已让前往传信的人骑走了。”

“哦！这个……这样好吧！菊芳的坐骑让与辛爷，贱妾与菊芳就同乘一骑，岂不甚好？”

辛文昭沉吟片刻，似已下定决心了，说：“也好，这可以争取不少时间。”

杜伯豪道：“吃过早饭再走吧！”

鲁姑娘接口道：“若等金翅大鹏的人赶到那就嫌晚了。”

三人立即准备，辛文昭带了马包百宝囊，搁上菊芳的马背，向三手灵官告辞。

两匹健马驰出寨门，驰上向西的小径。

鲁姑娘策马紧跟，一面策马，一面问：“辛爷，令友住在何处？”

“届时自知。”他简要地答。

远出十余里，鲁姑娘似乎已看出不对，急问：“辛爷，这条路像是樵径呢！通向何处的？”

“可通乐平至辽州的大道，快到了。这一带全是无主山林，哪来的樵径？打柴皆在屋边，枯枝朽木俯拾即是，不须远走采樵，有路便可通向城镇，条条道路通长安。”辛文昭扭头笑答。

“贵友在辽州。”

“不，在太原。”

“噢！你……”

“在下要到太原。”他笑答。

“什么？你愚弄本姑娘。”鲁姑娘变色问，神色极不友好。

“好说好说、在下不管这档子闲事了。”

“噢！你……”

“呵呵！想想看，你们应巢湖蛟的敦请，前来对付三眼狂生，而在下要找的人，正是夏侯兄，在下并不傻。如果不走，岂不白闯了多年江湖？”

“噢！你怎可乱说？”

“鲁姑娘，不必假惺惺了，令叔已经透露了口风，瞒不了我四海邪神。鲁姑娘，你们走吧！不必跟在下去太原。咱们就此分手。”

鲁姑娘冷笑一声，反脸道：“阁下，你走得了？本姑娘却是不信。”

他哈哈狂笑，加上了一鞭，叫道：“后会有期，谢谢姑娘的坐骑。”

马飞驰而去，鲁姑娘叫道：“菊芳，下马，发讯，我追他。”

姑娘的马，比辛文昭的马健些，赶了两里地，已赶了个首尾相连，是时候了。

银芒突从姑娘手中破空而飞，半分不差射入辛文昭的健马左后蹄，健马仅驰出十余步，突然向前冲倒。

辛文昭大惊，在健马倒地前飞速离鞍，狼狈地飘落路右，突然惊叫一声，落地时立脚不牢重重地摔倒。

鲁姑娘也飞跃下马，疾冲而来。

他惊惶地爬起，讶然叫：“天！我怎么了？”

他似已受伤，摇摇晃晃地挣扎而起。

鲁姑娘喜形于色，轻灵美妙地跃落在他身侧丈余，点尘不沾，好俊的轻功。

他火速拔剑，点出，大喝道：“不许接近……”

鲁姑娘以奇快的手法，撒剑挥出，道：“你没有机会。”

“铮！”一声巨响，他的剑被震得向外荡，中宫大开。

怪！他竟在小姑娘手下失招。

电虹疾闪而入，冷冰冰的剑尖点在他的胸口，姑娘的话音出奇的冷：“千万不可妄动，本姑娘无意杀你，丢剑！”

他脸色苍白，乖乖地丢剑，绝望地叫：“天哪！我……我的气机散了……”

“是的，你的气机散了。”

“天！是你用暗器……”

“与我无关。阁下，带咱们去找三眼狂生。”

“姑娘，你……”

“找到三眼狂生，你可以随时平安离开。”

“哼！在下不是出卖朋友的人。”

姑娘一脚挑飞他手中剑，冷笑一声道：“现在已经由不得你了，你气机已破，目下比一个庄稼汉好不了多少，不要妄想反抗。将百宝囊解下丢过来，本姑娘暂时替你保管着。快！”

剑尖指胸。他不敢不听命。

他将囊解下丢过，骂道：“你们这些卑鄙无耻、沽名钓誉的白道混蛋！呸！咱们走着瞧。只要在下留得命在，你们必将受到惨烈的报复。”

前面树林中有人哈哈狂笑，踱出六个青衣人。

其中两人赫然是被鲁文杰称为保定双雄的张文雄、文豪兄弟俩，另一人是双杰的老二翟君平与京都三英。

后面也传来了狂笑声，共有六个人。

他认得这六位仁兄，他们是江南六侠，巢湖蛟的知交好友。六个人年岁皆在四十上下，佩刀挂剑神气万分。

翟君平挥手示意令鲁姑娘撒剑后退，上前笑道：“辛老弟，得罪得罪。”

他咬牙切齿地说：“是你计算在下么？”

翟君平老脸发赤，赤郝笑道：“很抱歉，不得不委屈老弟一些时日。说实话，三眼狂生与老弟是同道，唯有老弟方可找到他的下落，因此不得不利用老弟……”

“住口！这就是你们白道人物的本来面目……”

“老弟别骂……”

“为什么别骂？卑鄙、无耻、下流……”

“老弟！”翟君平大喝。

“是你们泰山双杰出的主意。”

“这个……推出的主意无关宏旨。”

“矮方朔的鬼主意，京都三英……”

“咱们不知矮方朔也来了，他在何处？”

辛文昭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你们将自食其果。”

翟君平苦笑道：“老弟，找到三眼狂生。在下向你陪罪。”

“别想，在下仍可一拼。”他厉声道。

三英的老大风雷剑狂笑道：“目下你气机已破，咱们任何一人也可将你置于死地，你何必敬酒不吃吃罚酒？光棍不吃眼前亏，咱们与你好好商量，如果你不肯合作，宰了你这黑道小混混，咱们不会手软是么？”

“如果在下拒绝合作，你们敢杀我。”

“你敢不敢打赌？”风雷剑阴笑着问。

“不必赌，在下拒绝了。”他恨声答。

风雷剑冷哼一声，虎目怒睁地说：“那就休怪申某慈悲你了。朋友们，请回避，在下要用分筋错骨手法整治他，我不信他敢不服贴。”

翟君平假惺惺地叫：“辛老弟，请衡量利害……”

辛文昭厉声道：“姓翟的，不要猫哭耗子假慈悲。”

声落，他向侧一窜，顺手拾起地上的剑。

路侧草丛突然窜出了一名大汉。笑喝：“此路不通，接我一刀！”

刀光疾闪，他不假思索地伸剑急架。“铮！”一声暴响，他连人带剑被震飞丈外，几乎栽倒。

“不许凌虐他！”鲁姑娘急叫。

风雷剑已经近身了，一脚踢掉他的剑，“砰噗噗！”给了他三记重击，将他击倒在地上。

一脚踏住他的小腹，得意地狞笑道：“小辈，你认命吧！即使你气机未曾受制，也禁受不起在下的重拳。说！三眼狂生藏匿在何处？招！”

鲁姑娘接口道：“他已派骑乌锥去请三眼狂生，咱们在寨外等候。不必为难他了，他总算替咱们把人引出来啦！”

风雷剑点头道：“好，便宜了他，你们先走一步，会合孙兄准备接人，在下安顿了他，随后就来。”

翟君平举手一挥，领着人匆匆走了。

风雷剑与一名大汉，将辛文昭吊在一株大树上，狞笑道：“这一带的狼，比猛虎还要凶，大概不消半天，便会有狼来撕你做点心。你这种江湖混混，活在世间简直就是糟踏粮食，死了虽不至天下太平，至少不会比目前更坏。你死吧！小辈。”

辛文昭目眦欲裂、厉声咒骂：“狗东西！你会受到报应的，天道循环，报应至速，你们这些……”

“砰噗噗……”风雷剑以一阵老掌作为答复。

打完，哈哈狂笑道：“阁下，江湖朋友从不相信报应二字，你免费心啦！乖乖的等死吧！”

“宰了他算了，他的眼神怨毒得可怕。”大汉凛然地说。

“宰了他岂不便宜他了？让狼替他收尸吧！走。”风雷剑冷酷地说。

两人上了坐骑，狞笑着走了。

辛文昭目送他们两人走远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天道好还，你们这群伪君子如果不死，天道何存？”

他脸上涌起冷酷的阴笑，“噗！”一声捆手的牛筋索套坠地，立即引体上升，快速地解开双脚的捆绳。

拾回长剑，他像幽灵似的消失在密林深处。

## 五十五

进入落星庄只有两条路，守株埋伏的人，扼守着两条要道，距庄约里余，眼巴巴地等候乌锥马出现。

巢湖蛟，泰山双杰，京都三英，江南六侠……这次前来搜寻三眼狂生的人，皆是白道名人。

他们对三眼狂生恨之入骨，将四海邪神这种亦止亦邪、亦侠亦盗的人，先天上便抱有无穷反感，目之为邪魔外道，有机会弄到手，置之死地似乎理所当然。加之辛文昭自始至终不会讨饶请免，已注定了非死不可的命运。

一念之差，坑了别人也害了自己，风雷剑为逞一时快意，疾恶如仇的观念，断送了这群白道英雄。

连泰山双杰也估错了辛文昭的艺业了。矮方朔在武林位高辈尊，艺臻化境，也几乎栽在辛文昭的手中，估计错误，也只能自叹倒楣。

入寨小径埋伏区的东北半里左右的树林中，两名大汉看守着十二匹坐骑，两人倚树而坐，不住嘀咕。

右首的大汉以不以为然的口吻说：“为了一个三眼狂生，咱们出动了三十余条好汉，不远千里遍搜穷山恶水，辛苦异常，孙前辈是不是小题大作了些？”

左首大汉嘿嘿一笑，吐掉口中的树枝、说：“老兄，如果你有大闺女也跟人跑了，保证你比孙前辈更恼更恨。”

“孙前辈的大闺女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“兄弟也不知其详，只知道三眼狂生那年到了巢湖。在崂山四鬼的手中，救了被掳的孙姑娘。宰了崂山四鬼，听说还救了孙前辈几个堂侄呢！”

“哦！孙姑娘岂不是感恩图报、以身相许么？”

“是呀！但三眼狂生是邪魔外道，难怪孙前辈气得发疯，发誓与三眼狂生势不两立，要将这双狗男女乱剑分尸，不然决不甘休。”

“这……咱们来太行山找恐怕有点不妙。”

“有何不妙？”

“万一太行山的悍匪出面干涉，咱们岂不危险？”

“放心啦！太行山的匪党，不过问山寨五十里外的事，就是为何孙前辈要利用四海邪神的缘故，可避免打草惊蛇。

当鲁前辈将碰上四海邪神的事一说。孙前辈高兴得上了天。由此决定安排天罗地网，让四海邪神将三眼狂生引出来送死。

果然，不出所料。总算得三眼狂生的下落了，这次太行山搜山之举、减少许多无谓的奔波。可说不虚此行。”

“可是。咱们这样对付四海邪神，道义有顾……”

“哈哈！你有菩萨心肠哩！像四海邪神与三眼狂生这种江湖痞棍，杀一个也算是功德无量，哪管他是否道义有顾，为达目的、不择手段……嗯……”

这位仁兄话未完，突然向前一扑。

“噢！你……”同伴讶然叫，伸手急扶。

糟！手扶在左臂，怎么有异物？

是一根指粗的树枝，射入体内八寸以上。

“噢！”重击声乍响，扶同伴的大汉也倒了。

暗袭的人是辛文昭，他欺近至树后，两大汉居然毫无所知，一个被树枝戮入左臂，一个天灵盖挨了一记重掌。

辛文昭割断了十一匹马的鞍带和缰绳络头，将马赶散，自己留下了一匹，牵至里外藏好，再悄然接近埋伏区。

风雷剑根本没将他放在眼下，所以未缴去他身上的杂物，也没搜身，因此他的兵刃暗器皆在身上。

埋伏区的十个人，分三处设伏。

六人在路东树林，分散两丈左右休息。

另四人分为两组，分别监视路前后的动静。

十个人皆不知身后有变，注意力全放在小径上。

这一面埋伏的不是主力，真正手底下硬朗的人，在寨后的小径设伏，料定三眼狂生不会从前寨来。

六个人藏身在树丛中，主事人保定双雄张文雄、张文虎兄弟俩，小心擦拭百宝囊中的十二把飞刀，用油布细心地擦拭，每把飞刀皆光可鉴人，锋利无比。

另一名大汉，则用黑亮的油石磨亮剑靶的狻猊形云头。另三人则靠在附近的树干上假寐，显然昨晚奔波一夜，有点精神不济。

已经是已牌初正之间了，小径前后空荡荡鬼影俱无。

远处深山古林中，不时传来数声狼嗥兽吼，打破四周的沉寂、更显得荒凉可怖，惊人心魄。

青天白日，这些自命不凡的武林高手，竟不知有人接近，不知凶险将至。

张文雄收好油布，将飞刀一一插回百宝囊外面的插鞘中，颇为满意地试插试放，向乃弟说：“二弟，你听，狼嗥，四海邪神那小子，大概已被野狼发现了，发现的狼正在呼唤同伴呢！”

张文虎冷冷一笑道：“要不是鲁姑娘多事，一刀宰了那小子岂不干脆？妇人之仁，诚非虚语，女人的心肠，毕竟比咱们软得多。”

“无仇无怨，杀他的确是不合道义。”张文雄苦笑道。

“哼！算了吧！这种江湖邪魔外道，杀一个便是一场功德，何必替他惋惜呢？噢！”

你看……”

不远处分三处假寐的大汉，不知怎地已经躺下了。

张文雄摇摇头，笑道：“昨晚奔波了一夜，搜遍百里方圆地面，真够辛苦的，让他们睡吧！”

身旁不远处磨云头的大汉，突然丢下磨石和剑，据身躺下了。

两人耳中，突听到一阵隐隐啸风的异声，张文雄不愧称老江湖，变色跃起低叫：“有暗器破空的啸风声，小心……哎……”

最后那一声惊叫未落，突然“砰”一声栽倒。

张文虎大惊，一跃而起，反应奇快，不但左手多一把飞刀，剑也拔出了。

剑鸣声入耳，大喝道：“什么人暗算，出来说话！”

三丈外于株大树后，踱出辛文昭的高大身影。

他冷冷一笑，道：“阁下，你没想到吧？”

张文虎再糊涂，也该知道那些同伴的躺下并非无因的了。

又惊又怒之下，发出一声愤怒惊恐的吼叫，左手一扬，飞刀先攻，人随刀进，剑发千层浪，凶猛地疾冲而上。

辛文昭左手一抄，飞刀入手，身形疾转，剑起处电虹耀目生花，“铮铮铮！”三声暴响，震开刺来的三剑，便取得中宫优势。

剑势如涌汹的怒潮，紧迫反击锐不可当，主宰了全局，每一剑皆是致命一击，势如山洪倒泻，散出了可怖的重重剑网。

张文虎大骇，手忙脚乱地封架，一步步后退，毫无还手之力，眨眼间便退了五六丈，要不是机智地利用大树闪避，恐怕起初三五剑便得当堂出彩。

最后总算撤出剑网的笼罩，侧时丈外闪在一株大树后，骇然变色叫：“你……你不是气机被制了么？”

“还被吊起来喂狼呢！”辛文昭咬牙切齿地说。

“你把家兄怎样了？”

“他只是被金钱镖制住罢了，别慌，光棍打光棍，一顿还一顿、你们死不了的，辛某还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，也把你们揍得死去活来，再制了气机倒吊起来喂野狼。”他凶狠地说。

张文虎心胆俱寒，战栗着叫：“整治你乃是京都三英的意思，你不能……”

“你们谁也脱不了身，你们这些卑鄙的假仁假义畜生必须受报。说，用散气丹暗算是谁的歹毒主意？”

“无可奉告，咱们生死一决。”张文虎色厉内荏地大叫，步步绕树而退。

辛文昭一步步迫进，冷笑道：“你会说的，阁下，你想逃走？笑话了，打！”

声落，人化狂风一掠而上，剑如灵蛇破空而至。

张文虎吃惊地向侧急闪，身形刚出现在树的另一端“噗！”一声“中极穴”一麻，挨了一枚金钱镖，凶猛的打击力道尽体，仰面便倒，剑扔出丈外去了。

辛文昭跟上，一脚踏住对方的小腹，剑尖迫向对方的大嘴，冷笑道，“说不说由你，反正嘴是你的，命也是你的，你不说，自有人说……”

张文虎魂飞魄散地叫：“我说我说，是……巢湖蛟孙兄的主意。”

“牟嘉祥的诡计，是谁设计的？”

“是……是泰山双杰与京都三英的妙计，说只有这样你才会上钩。”

不久，十二个人被拖至两里外的山脊上，被辛文昭打得死去活来，制了气海穴，每株树吊一个人，口中塞了布并加上勒口带，想呼救也力不从心。

寨后的小径是埋伏主力的所在，以粗眉大眼相貌威猛的巢湖蛟孙威为首，男男女女共有十八人之多。

马匹藏在树林中，警哨远派出百步外，监视着下面向里的长山坡，来人接近至两里外，便落入警哨的监视下。

埋伏处是山脚，两面山坡坡度不大，古林密布，严格说来，并不算理想的埋伏区。

但十六名高手对付一个人，三眼狂生即使有三头六臂，也保不了命，不可能利用树林脱身逃走。

两处理伏区相距在五里左右，张文虎由于十二名同伴皆被金钱镖暗算击昏，自己为保命而计，无法发出警号警告寨后埋伏区的人。

所以巢湖蛟根本不知另一处理伏区已经全军覆没，除了派出的两名警哨外，十六名男女高手分坐两处，低声商量如何处治三眼狂生一对狗男女的事。

鲁姑娘主婢，与自称樊氏的姑娘与侍女如云，坐在不远处的树下话家常，有说有笑颇为得意；大概是谈论愚蠢的四海邪神上当的笑话。

樊氏佩了剑。岂是弱不禁风的弱女子！

如云也挟了一把连鞘长剑，可知也是此中好手。

蓦地，山脊上传出两声马嘶！

两匹没有缰绳的健马，驰过前面三里外的光秃秃山顶，背上层然有鞍和马包。只是没有络头缰绳而已。

“咦！怎会有野马？”有人高叫。

风雷剑一蹦而起，惊叫道：“谁说是野马？那是我和翟兄的坐骑，瞧！那马包，咦！”

糟！咱们的马完了，快追。”

右方又传出马嘶，可惜树林太密看不清马影。

有两个人看守坐骑，坐骑怎会走散，而络头与缰绳都失了踪？决非无因，所以风雷剑说马完了。

似乎四面八方都有蹄声，百步外的警哨叫声传到：“快追！这里有无主坐骑。”

坐骑怎能丢失？不想丢便得去追，三追两追人群四散。

京都三英的老三三剑追魂吕成，落了单猛追斜驰而至的坐骑，相距尚有六七丈远，发出了令坐骑安静的呼喝声，注意力全放在马匹上，未留意树后面伸出一条腿，一不小心突被绊倒。

辛文昭跟踪扑到，一脚踢在在对方的后脑上，挟起便走。

大名鼎鼎的三剑追魂吕成，糊糊涂涂成了俘虏，轻绵绵失去知觉像条死狗，任由辛文昭摆布。

半个时辰后，追马的人陆续返回。

追回了五匹马，却少掉了六个人。

两名警哨失了踪，失踪的六人中，有三剑追魂与江南六侠中的四个，与自称为牟嘉祥东主的人。

起初，巢湖蛟并未在意，山区追马必定费工夫，迟返平常得很，不可

能出意外。可是，眼看烈日当顶，午正将届，失踪的人如同石沉大海音讯全无，岂能不急？

风雷剑与神扇书生是最后返回的人，说出看守马匹的两个人失了踪，马都走散了，放置马匹处，割断的缰绳、马络散了一地。巢湖蛟这才发现问题严重，断然下令分头搜索。

大家猜想定是太行山的匪徒们见了马匹眼红，暗中捣鬼存心不良，必须及早解决，不然后果堪忧。

十二个人分为二批，分三个方向搜索，暂时放下擒捉三眼狂生的事，先求自保再言其他事情。

巢湖蛟与风雷剑、神扇书生是一路。

泰山双杰与侄女主婢是一路，还加上赶车的人熊周青，共是五个人。

第三是江南六侠硕果仅存的两侠加上樊氏与如云主婢两人。

第四路的四位男女走西北向，穿林而入鱼贯而出，每人相距约丈二左右。小心翼翼向前搜进。

女人在后，走在最后的是侍女如云，她不时扔头回顾，监视后面的动静。

通过一处矮树丛，树丛已由前面的两侠搜过，一无发现，却忽略了距树丛约两丈左右的短草丛。

如云刚转头向前，眼角突然发现短草丛中人影飞跃而起，飞隼似的猛扑而来，大骇之下，正想出声告警并转身应敌，但已晚了一步，感到脊心穴一麻。人便陷入了半昏迷状态，人向前一栽，便被人挟在腋下疾退而去。

前面的樊氏总算了得，居然听到了异声，猛地转身，惊叫道：“如云、如云……”如云……”

如云不见了，草梢摇摇。

她从草梢的拂动方向，看出了端倪，一声娇叱，循踪追向树丛侧后方，剑已出鞘，志在必得，身法极快。

两侠一惊，跟踪急追道：“樊姑娘，怎么啦？”

树丛中射出两枚制钱大的金钱镖，劲道奇猛。

两人毫无警觉，金钱镖疾行无声，“噗噗！”两声正中身柱穴，向前一扑、翻出丈外失去了活动能力。

樊姑娘绕过树丛后，一无所见，只听见两人的叫唤声，接着听到了沉重的倒地声，心中一震，火速转身绕回。

糟！倒地的两人身旁，站着脸色冷厉的四海邪神。

她惊骇地叫：“是你！”

“感到意外么？”辛文昭阴森森地反问。

“你……”

“你到底是谁？”

“我……我姓樊……”

“不是牟嘉祥的义弟媳？”

“三眼狂生曾经答应娶我，我不甘心。”她尖叫。

“你这种狠毒的女人，谁敢娶你？”

另一路的泰山双杰一家五男女，从西南方远搜出五里地，一无所获、方向南一折，想与西北角的人会合。

绕出四五里，在前面开路的人熊周青突向前一指，骇然叫：“天！那不是樊姑娘四个人么？”

樊姑娘与侍女如云，被绑住双手悬吊在横枝上。离地半尺。

江南六侠的两侠则被倒吊在另两株大树上。

女人受到优待，正吊而非倒吊。

鲁文杰大惊，凛然叫：“糟！咱们碰上了硬对头。”

翟君平警觉地道：“分开，先搜四周。”

四周鬼影俱无，五人急急上前救人。

翟君平奔近两侠，树后的短草丛中突然飞出一枚金钱镖，半分不差击中丹田穴，惊叫一声，冲倒在树下几乎昏厥。

人熊周青在翟君平的左后方，也大叫一声，重重地撞在树干上反弹而倒，枝叶摇摇欲落。

鲁姑娘刚奔向樊姑娘，辛文昭突然从草丛中长身而起，冷冰冰地语音传到：“你如果动她，死的将是你。”

鲁姑娘大骇，惊恐地止步。

鲁文杰倒抽了一口凉气，拔剑欺近道：“辛老弟。”你辛文昭徐徐撒剑，沉声道：“我要你死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你们这些无耻的白道群丑，今天将自食其果。”

“老弟话听我说……”

“老猪狗！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该死的东西！你们都上。”

鲁文杰浓眉一轩，向鲁姑娘说：“我对付他，你们快救人。”

鲁姑娘奔向翟君平，菊芳则奔向人熊周青。

辛文昭一声狂笑，冲向鲁文杰，剑动风雷发，一出手便是空前猛烈霸道的“羿射九日”，无畏豪勇地进搏。

“丫头小心……”鲁文杰大叫，看到两星淡影在辛文昭的左手飞出，看出了危机，出声示警。

用暗器偷袭，稍有名望的人皆不屑为之。

但辛文昭单人独创，情势不利，敌众我寡的生死关头，顾不了武林道义啦！不发声警告便用金钱镖袭击，他必须先剪除羽翼。

鲁姑娘主婢只顾救人，骤不及防他这招。

镖到人倒，两人几乎同时倒地。

镖的劲道太猛，飞行奇速。无地躲闪。

“铮铮铮……”双剑接触声震耳欲聋、剑气迸发，声势加万顷松涛。

鲁文杰艰难地封住了快速绝伦的九剑，退了九步以上，老脸变了颜色，被辛文昭的神勇镇住了。

辛文昭攻势已尽，鲁文杰开始反击了。

“铮！”辛文昭架开刺来的一剑，身形一转，剑光以不可思议的奇速，反从对方的左侧切入。

剑光流转，人影斜掠而出。

人影倏止，风雷骤息。

辛文昭远出文外，剑垂身侧，剑锋尖有血渍，冷酷地说道：“你，一念之差、断送了一生英名，我四海邪神替你收尸。”

鲁文杰左肋血涌如泉，脸色灰败，以剑支地撑住身躯，吃力地叫：“天哪！你……你的剑术太……太邪……”

“四海邪神的名号叫假的？”他冷笑着说。

“老夫估错了……你……”

“所以你栽了，估错对方的实力，岂能不栽？”

鲁文杰终于支持不住了，屈身栽倒，全力大叫：“不要折辱老夫的侄女，不然我死不瞑目。”

辛文昭沉沉地走近了，“叮！”一声挑飞对方的长剑，说：“目前你死不了，在下也不要你死得太早，你必须眼看其他的人受报，我四海邪神要你们这些匹夫慢慢地死，你是否瞑目那是你的事。”

他制住了鲁文杰的穴道，再熟练地撕下对方的外衣替对方裹伤。

鲁姑娘主婢与受伤不轻的鲁文杰，受到优待并未倒吊。

他弄醒了翟君平，先抽了对方四记耳光、将一颗丹丸伸至对方目前，冷笑道：“姓翟的，这是你给在下吞服的因元培本夺命丹，没错吧？”

翟君平万念俱灰地说：“你竟未吞下，命也！你怎知这是散气丹？”

“你当我是笨蛋还是傻瓜？在下打了人熊周青、你们居然不念旧怨相助，是不是太热心了些？我四海邪神在江湖单人独剑玩命，名列邪字号的人物，岂能不提防你们这些白道名宿高手？再就是你们所说的丹名有了漏洞，固元培本的药性，对救伤效力有限，而夺命两字，应该是急救灵药么？我四海邪神连这点药性常识都不懂，还用在江湖玩命？哦！差点忘了告诉你。在客店时、京都三英把我四海邪神看成三流江湖小混混，所犯的错误比你严重得多，居然派了两个不成气候的小爪牙，妄想藉两把匕首挟持在下，未免太小看辛某啦！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在下想用苦肉计查证假牟嘉祥所说的内情，那群小爪牙把在下打得很惨，但在下挨得起，小意思。”

“翟某时运不济，认了，你想把咱们怎样？”

“以牙还牙，今晚这一带的狼口福不浅。”

“你……你会激起武林公愤的。”

“啪啪啪啪！”辛文昭凶狠地给了他四耳光，咬牙道：“该死的東西！你们能如此对我，为何不同样对待你们？呸！天地间居然有你这种卑鄙无耻的人，真是少见。”

我四海邪神不怕与人讲理，这件事辛某正打算公诸天下呢！巢湖蛟三个人，比在下估计的来得快，只剩下他们三个人，来得好。”

百步外，巢湖蛟领先掠出树林，向上急抢。

后面，风雷剑与神扇书生落后三丈左右，神色紧张地掠来。

辛文昭仗剑迎出，大喝道：“快来送死，就等你们三个正主儿啦！”

双方在中途相遇，风雷剑讶然道：“是你！”

他嘿嘿笑、说：“不错，是我，不是鬼，我四海邪神死不了的。上吧！你们三人联手，反正你们都是些卑鄙无耻的狗熊，三打一不在乎天下英雄耻笑。”

风雷剑居然不脸红，迫进冷笑道：“少往自己脸上贴金，申某一个人，便足以令你死百次，拿命！”

吼声中，剑花疾吐，豪勇地走中宫突入，风雷乍起，手下绝情，绝招“神龙张爪”出手，志在必得，气吞河岳功行剑尖，吐出五道虹彩，五道剑影连续飞出。

辛文昭决定速决，哪能有让对方连攻五剑的机会？剑尖疾吐错剑切入，身形不退反进，扭身从对方的剑侧贴入。

如同电光石火，一招分胜负，一照面生死已判，“噗！”一声响，剑把重重地反撞在风雷剑右胸上。

“哎……”风雷剑惊叫，侧退八尺。

辛文昭如影附形跟进，手中剑顺势反挥。

“噗！”风雷剑的右臂堕地，剑仍被断手握住。

神扇书生大骇，铁骨扇一挥，人如怒豹疯狂扑上。

巢湖蛟更快，一声怒吼，分水刺映月生辉，飞跃向上，刺如天雷下击，冒险抢救断臂的风雷剑。

辛文昭向侧一闪，叱道：“打！”

“嘭”巢湖蛟重重地摔倒在丈外，七坎大穴挨了一颗打穴珠。

同一瞬间，“啪！”一声巨响，罡风呼啸，劲气迸发，神扇书生拍开了辛文昭攻向胸口的致命一击，被震飘丈外，出了一身冷汗。

辛文昭冷哼一声，举剑迫进冷冷地说：“阁下，只剩下你一个人了。”

神扇书生心胆俱寒，一面游走一面说：“姓辛的，白道朋友必将……”

“呸！你以为天下的白道人士，都是你们的家奴，任你指使么？都是与你们一样卑鄙无耻的人么？少做你的清秋大梦。

当那些真正的英雄豪杰，知道你们这两天的所作所为，你们死了也休想安逸。

在下正打算把这件事公诸天下，准备留三两个割了五官的话口。但预定释放的活口中，没有你们京都三英在内，你认命吧！为你的生死放手一拼，上！”

神扇书生斗志全消，突然扭头狂奔逃命。

仅逃出三二十步，沉喝声自身后，“拿命！”

逃不了只好拼命，大旋身一扇反拨。

“啪！”剑扇相交，同时传出辛文昭的沉叱：“打！”

“噗！”右期门挨了一颗打穴珠。

“砰！”神扇书生躺下了。

“全到手了，在下要好好收拾收拾你们这些白道高手。”

半个时辰之后、除了重伤断臂的风雷剑以外，全部吊上了。

寨前埋伏被掳的十二个人，也被驱来，一一吊上，一共是三十条男女好汉，却有二十九位上吊了。

二十九个人挂在树林内，摇摇晃晃真够壮观。

高高矮矮迎风晃荡，呼天不应，入地无门，一个个心惊胆跳，魂飞魄散，英雄不起来了。

他摘了二十七段草梗，狂笑道：“你们听着，在下大发慈悲，决定留你们四个人逃命，除了京都三英之外、你们二十七个人，皆有活命的机会。

这里有二十六根草梗，抽中其中四根长的便是幸运者，我替你们抓阄，

生死各安天命。

抽中长的，在下割他的耳鼻破去气血二门，砍掉右手五指，立即释放逃命去。现在。

第一个抽的人是你。”他指着巢湖蛟大叫。抽出一枝梗，他狞笑着说：“你很幸运，竟是长的。”

巢湖蛟怨毒地说：“你今天如果不杀我，将永远后悔。”

他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下次，后悔的将是你。”

他又指着鲁文杰，说：“且看你是否幸运。这次抽你。”

抽的是短梗，他摇头道：“可惜，你的幸运溜走了，命定今晚要给狼作晚餐，怨命吧！阁下。”

下一位是鲁姑娘，是短的。

他“啧啧！”了两声，说：“十五十六正当时，一个美貌少女用来喂狼，真是暴殄天物，罪过罪过！”

可是。你仍算是幸运，一个眼高于顶自命不凡的美丽女郎，一旦被割去耳鼻砍掉手指，活着又有何意思？还不如早些死掉。”

鲁姑娘惨然地说：“辛爷，求求你，我甘愿认你千刀万割，请放了其他的人，一切歹毒主意都是我出的，我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他暴怒地叫，哼了一声又道：“你们这群人中，只有你还是稍有人性的人。你以为这些无耻英雄们肚中的牛黄狗宝瞒得了我四海邪神？”

哼！他们认为我一个邪魔小辈罪该万死，只有他们这些卑鄙无耻的人可主宰别人的死活，他们不死，天下大乱不止，你给我闭嘴！”

风雷剑脸色死灰，哀叫道：“辛老弟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处治你完全是在下的意思，请不要迁怒他们，你刚了我出口怨气吧！请……”

“你曾经饶过辛某么？”

“我……我犯了错、我用命来偿还……”

辛文昭咬牙恨道：“他们那些以侠义自命的高手名宿，任凭你残害在下而不加阻止，帮凶比主凶好不了多少，他们得死！”

四个获得活命的人先后抽出，他们是张文虎、巢湖蛟、侍女如云、和一名京都三英的爪牙。

辛文昭将他们四个人拖出放在一起。

接着，拔出剑恶狠狠地说：“先割掉你们的耳鼻然后砍手指，再破气血二门，当解绑之后，你们四人必须尽快逃命，逃慢了便杀无赦。”

巢湖蛟厉叫道：“老夫不逃，你必须杀我。”

他的剑锋徐徐移向巢湖蛟的右耳，冷笑着道：“逃不逃是你的事，杀不杀你无权过问。”

剑锋落在耳背，只消轻轻一带，耳轮便可分家，巢湖蛟这辈子算是完了。

## 五十七

生死关头，陡地沉喝声传来：“住手！剑下留情。”

灰影来势如电，矮方朔疾射而来。

辛文昭冷哼一声，阴森森地说：“好啊！辛某以为你不来了呢！你来得正好，你这该死一千次一万次，浪得虚名的老矮鬼，正好在黄泉路上与他们作伴，今天在下必定杀了你而后己。”

矮方朔脸色苍白，悚然地说：“老弟，你……你太过份了你……”

“你知道他们如何对待我么？是不是你替他们出的主意。”他沉声问。

矮方朔摇头道：“老朽一无所知。”

他冷哼一声问：“你敢说你不是主谋？”

矮方朔长叹一声道：“清官难断家务事、老朽岂能与他们同谋？不错，老朽与他们小有交情，但这次是独自前来的，希望走。在他们前面，早一步发现三眼狂生，以便劝他及早远走高飞。”

“鬼才相信你的话。”辛文昭恨恨地说。

“老弟台请……”

“把你那乌木如意的绝活全掏出来吧！辛某替你招魂。这次你不可能出其不意用兵刃偷袭，因为辛某要用剑来要你的命。”

声落，人剑俱到，长剑幻化一道淡淡虹影、排空而至奇快绝伦，啸风声如同天际传来的隐隐殷雷。

矮方朔人虽老反应却够快，乌木如意一挥，人向侧闪，“得！”一声封住一剑，借势飘退。

可是，辛文昭已志在必得，剑虹再吐如影附形，第二剑更快、更猛、更神，直指肋肋剑气及体。

矮方朔大骇、不敢对架、身形一挫，从剑尖前逸脱，侧射丈外，像是化虹而逝，掏出了真才实学，脱困的身法已臻上乘，神奇霸道的剑术仍难制他。

“噢！”辛文昭讶然叫，不再追逐。

他收剑说：“江湖四怪之首，名不虚传，你走，休管辛某的闲事。”

矮方朔拭掉额上的冷汗，不胜骇异地说：“老弟，你这是什么剑术？”

“大罗剑法。”

“你是百邪老人狄老的高足？”

“信不信由你。”

“老天！大概真要拼命，三龙四凤五菩萨也制不住你，今后武林中，将是你四海邪神辛文昭的天下了。看了你今天的残暴行径，可知江湖大劫将为期不远了。”矮方朔谏然而叹。

辛文昭退回巢湖蛟身旁长剑徐伸，冷笑道：“你这老矮鬼最好见机滚蛋，在辛某转念之前远出视线外，对你大有好处。”

声落，剑向巢湖蛟的右耳疾落。

蓦地，蹄声传到。

辛文昭一怔，剑停住了。向蹄声传来处眺望。

矮方朔一咬牙说：“老夫不走了，要留下替他们收尸。”

辛文昭冷笑道：“你也想暴尸在此、太容易了。”

乌锥马出现在视线内，三眼狂生与孙姑娘一马双驮，在紧要关头赶来了。

“噢！你们怎么回来了？”辛文昭讶然叫。

马到，两人飞跃而下。孙姑娘尖叫一声，向巢湖蛟扑来叫道：“爹！”

爹……”

辛文昭大喝道：“走开，他已不认你这个女儿，千里追杀父女绝情，你给我走开，不要碍我的事。我不杀他，他死不了，他如果自杀又当别论。”

三眼狂生长叹一声，修然笑道：“辛兄，兄弟不能走，远出百里外，仍然赶回来了，请让兄弟与孙前辈说几句话好不好？”

辛文昭让至一旁、点头说：“好，目下他气机被制，手脚上绑，不会动手杀你了，你可以臭骂他一顿出口怨气。”

三眼狂生行礼道谢，长叹一声，向巢湖蛟说：“孙前辈，你一直没给晚辈解释的机会、三年来，六次追杀手下绝情，晚辈不能怪你，但话必须说明白。

令媛不幸落在崂山四怪手中，晚辈恰好至崂山侦查三月前发生在芜湖的一件血案，化装易容混入崂山，无意中救出令媛；

末料前辈认为令媛失陷崂山四怪手中三日，有辱你孙氏门风，不问情由立即迫令媛自尽谢罪。

更一口咬定晚辈是崂山四怪的党羽，不容解释手下绝情，晚辈不得不将令媛带走，希望日后前辈气消时再觅机解释。

唉！没料到前辈狠定了心，非将晚辈置于死地而后甘心，委实遗憾。

本来，昨晚幸蒙辛兄义赠坐骑行囊，当夜即远走高飞，但令媛不放心前辈，深怕辛兄一怒覆巢，因此赶回看个明白。

现在，晚辈已经解释清楚了，希望前辈今后勿再煎迫。

再就是令媛虽失陷崂山三日。但白璧无瑕玉洁冰清，四怪被晚辈闹得食寝不安，昼夜穷搜巢窝左近，哪有余暇过问令媛的事？晚辈催令媛远走高飞逃避前辈纠缠追杀，三年来兄妹相称未涉及其他。

现在晚辈将令媛交还与前辈，如果令媛不是白璧无瑕玉洁冰清，前辈再追杀晚辈并未为晚。

前辈。你有一位值得爱惜的女儿，千万不要视同糟粕，为了面子而断情绝义，愚不可及。”

辛文昭冷哼一声道：“夏侯兄，你走吧！这恩将仇报的老狗、永远没有追杀你的机会了，在下要割下他的耳鼻砍去手指，他还有脸在世间活现世？”

孙姑娘突然拔出腰中的匕首，泪流满面地求辛文昭说：“李爷，我死。请放过我爹，求你。”

声落，匕首上挥，锋刃及喉，谁也没有机会出手抢救了。

淡淡的银星及时光临，正中七坎大穴。

“叮！”孙姑娘的匕首坠地，喉下鲜血缓流，她僵立当地如同僵尸，神智已陷入昏迷境界。

辛文昭上前抬回金钱镖，冷笑道：“姑娘，你不能死，得等你爹找稳婆证明你是清白的，你再刎颈、投河、上吊并未为晚。”

他收剑入鞘，向不住战栗的巢湖蛟冷笑道：“虎毒不食子，你得等辛某走了之后，再向你女儿发威。要找我报今日之仇，在下欢迎，咱们江湖上见。”

矮方朔吁出一口长叹，叹息道：“雨过天晴。”

辛文昭哼了一声接口道：“老矮鬼，你不要说早了。也许，暴风雨还没有开始呢！

这些人交给你了，解气海穴你该无困难。

至于孙姑娘，与在下制穴并无多大关连，她大概自以为死了。要救一

个万念俱灰、心念已死的人，你得花不少工夫，说不定她会变成白痴，在下无能为力。”

说完，他走向乌锥，向神色凄然的三眼狂生说：“你这特号的蠢材，我要收回我的乌锥马。想不到我四海邪神的宝马，送给人也没有人接受，悲哉！山后有坐骑，你去找，走吧！”

他飞跃上马，乌锥一声长嘶，势如劲矢离弦，向北面飞驰，人马消失在远处，克勒勒的蹄声仍在天宇中震鸣。

三眼狂生注视孙姑娘片刻，突然扭头狂奔。

全身在冒冷汗的巢湖蛟突然大叫：“夏侯贤侄，请留步。”

三眼狂生在十步外止步转身，木无表情地说：“孙前辈，你追杀我三年，你知道我并不怕你，所以你纠集一大群朋友死缠不休。

如果不是令媛求我忍耐，不知你会坑死多少无辜的朋友。从现在起，奉劝你自重，不要缠着我，我三眼狂生已经受够了。”

“请听我说……”

“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。冲令媛全面，我不追究你恩将仇报的荒谬举动。”说完，转身就走。

矮方朔正替孙姑娘包扎喉部的伤口，叫道：“三眼狂生，你真要让这可怜的丫头变成白痴？”

三眼狂生不加理睬，但脚下却迟疑。

巢湖蛟急叫道：“贤侄，你一走，我这丫头算是完了。你说过的，她是个好女儿，我怎能失去她？”

如果她醒来时你不在，谁能使她相信所发生的变故？留下吧，老朽知错，丫头的生死，全在你一念之间。”

矮方朔替巢湖蛟解绑，解了穴道，大骂道：“你这恩将仇报的老匹夫，还说呢！要不是你这位愚蠢的女儿及时赶来解围，我这条老命也将为你而断送掉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真不愿救你。”

巢湖蛟一面活动筋骨，一面苦笑道：“老哥，你就少骂两句吧！我已经惨了。大德不言谢，兄弟记得就是了。”

孙姑娘穴道已解，但神智仍然昏迷，大概是心力交疲的缘故，短期间难望苏醒，恢复神智。

三眼狂生留下来，他当然想到一走了之的后果。

泰山双杰的老大鲁文杰恢复自由。向矮方朔道谢问好，余悸，犹在地问：“元度兄，那四海邪神真是百邪老人狄云的弟子？”

“你若不信，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证明。”矮方朔说。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你与他斗剑，看他的剑术是不是大罗剑法。”

鲁文杰苦笑道：“我接了他一招平常的羿射九日，第二招便莫名其妙地挂了彩，伤的竟是左肋，太可怕了。可是，如果他是百邪老人的高足……”

“你们谁也休想活命，是么？但你该知道，百邪老人退出江湖前三年，便不再听说他滥杀了。”

“老天！他孤家寡人，竟然将咱们三十位武林高手一一生擒活捉，委实可怕。”保定双杰的老大张文雄恐惊地说。

三眼狂生在旁接口道：“昨晚在下与他分手后，孙姑娘就一直心惊肉跳，一直放心不下，不敢相信他的保证、最后决定转回来，总算救了你们。”

“哦！贤侄与他真有交情？”巢湖蛟问，  
三眼狂生不住摇头、说：“闻名而已，从未谋面……”  
他将辛文昭看破身份，慨赠金珠宝驹的事说了。

叹口气又道：“天地间像他这种慷慨的人委实如风毛麟角。受人之恩不可忘，我愿为他卖命。前辈这儿事了，我要追上他，追随他闯荡江湖游历天下，死而无怨。”

矮方她笑道：“他一个邪神，已经够令江湖朋友心惊胆跳，再加上你一个狂生，那还了得？你何苦火上添油？离开他远些天下太平。”

樊姑娘羞态可掬地走近，低声说：“律哥，我……我错了，错得不可原谅，能……能原谅我么？我……我追了你三年，也等了你三年，我……”

三眼狂生长吁一门气，叹息道：“这世间好人难做，谁的错已毋庸追究了。”

## 五十八

如果要选一座最脏、最乱、最复杂、最糜烂、最没有朝气的城，除了京师，别无他处。外城的西市，是最乱最复杂的地方。其次是广宁门外以西一带，龙蛇混杂是非多。

暮春，温暖的阳光带来了夏的气息，驱走了春寒，令人反而觉得有点懒散。

辛文昭回到京师又已三年了。

今天他一脚踏入白云观前广场，左首一座卖磁州磁佛的棚屋中，钻出一个青衣大汉向他走来，他正想招呼，大汉却向他打眼色示意噤声。他会意地转首他顾，信步走向右面不远处的一行棚屋。

那儿，是卖日常百货的摊位，逛观的香客们在此地买些便宜货，同样的货色要比城里便宜得多。

他走近卖范阳帽的摊位，挤在众客中取过一顶范阳帽，装模作样地察看手工是否精细。

大汉已到了身后，也取过一顶毡帽，举至眼前挡住面孔，低声说：“辛爷，离开此地为妙。”

他一怔，也低声问：“李三哥，有事么？”

“目前没有，等会要出事。”大汉李三哥低声回答。

“出事？为何？冲谁？”

“这里最少也有二十名番子坐记，不知要向谁打桩。”李三哥咬牙切齿地说。

番子，指东广的一群狐鼠。也称干事。

坐记，是指在这一带访辑。

打桩，则是指勒索。

辛文昭放下范阳帽，低声说：“与我无关，我约定了朋友在此地会面，不能走。你走吧！谢谢你。”

李三哥摇摇头，无可奈何地走了。

辛文昭离开人群，向西北角的一座茶棚走去。

他挽发未戴巾，穿一青袍，未系腰带，既不像读书人，也不像大户人家的子弟。

衣着比他华丽的人多的是，比他年轻的公子哥儿也不少，但谁都比不上他出色。

要想看女人，在京城附近，以赶各地的庙会最方便。

其次是上西山踏青。最后是崇文门外南小市东西的鱼藻池附近，五月五日驰马野宴，达官巨富的内眷皆盛妆而来。

当然，普通平民百姓在五月五日端阳这一天，是不许走近的。

白云观以元月十八、十九的燕九节最热闹。但平时，这里的香客也常年不绝，形成一处集市。

香客之中，少不了有女眷。

他看到茶棚内坐了两位大嫂，不由一怔，心说：“唔！是何来路？”

两位大嫂坐在茶棚的角落内。凳上放了有盖香篮、可看出是进香的人。

在旁人看来，这两位中产人家的中年妇女、平常得毫不引人注意，三十出头脸色已现老态，平凡的五官，朴素的衣饰，毫无异处。

但他却看出有异，她们那沉静的神态中，蕴藏着一股阴冷无情的民气，和神秘莫测的气氛，似乎，她们并不属于世间，而是从地狱深处来到阳世游荡的鬼魂。

他走进茶棚，就在邻桌落坐，叫来一壶茶，一盘核桃与糖栗子，泰然自若地察看喧嚷的人群。

两位女香客有意无意地瞥了他一眼，毫无表情。

但他知道，他已引起对方的注意了。

他用目光搜寻可疑的人。

本来，东厂的鹰犬如果穿了制服，当然人人认得，他们那顶尖顶帽和白皮靴。非常显眼，一目了然。

但如果改装“坐记”，就难以分辨了。

东厂有无数的番子，足迹遍及紫禁城和每一处蛇巢鼠窟，上起王公大臣的一言一动，下这贩夫走卒的房中秘事，可说无一不晓，比毒蛇猛兽更令人害怕。

他混迹京师已有一段时日。是京字号人物中的佼佼者，在他那精明锐利的大眼睛下，一切妖魔鬼怪无所遁形。

凭着他的经验和本能，一眼便可看出何者是鹰，何者是犬。

茶棚内有两只鹰，外面有两条犬。

观前雄伟的牌坊下，也有四只鹰犬。

似乎，茶棚成为鹰犬的注意力集中处、他无意中已卷入不测的旋涡。

那么，目的物是谁？

他的注意力，回到茶棚内。茶棚内茶客不多，十余副座头，仅五座有人。

最内侧角落的两个神秘女香客，不可能引起鹰犬们的兴趣。

进门第一桌，是三位乡巴佬打扮的中年人。第二桌，是两个地棍型的小伙子。第三桌是那两位鹰犬，年约三十上下，穿水湖绿色短衫，一个粗眉大眼，一个双耳招风，尖嘴缩腮。第四桌是他。

找麻烦，他不怕。据他所知，最近三年来，他在东厂已有八次“打事件”的记录。

“打事件”是密语之一，意思是案子已呈送入东安门北面东厂的档案室。可是，迄今他仍然逍遥自在。

东厂鹰犬们，提起四海邪神辛文昭。连他们的“督主”也会汀冷战。

督主，指提督东厂的太监。

以往，由皇上从十二监中选派一人提督。后来，专派司礼监中秉笔第二人或第三人充任，因为太监中按规定仅司礼监的人懂文墨。

太监本来是动过手术不能入道的人，但那时太监专权，皇帝昏庸，太监们居然时兴在城内城外买宅院成家，收些干儿子充门面，也招来一些本家的子侄。宅院的规模，比王公大臣的府第，更气派更华丽。

因此，他们并不算是废人。

每一次四海邪神的案子呈入东厂，不出事便罢，出事，准有一些当权的太监要跟着倒楣。

四海邪神的朋友甚多，尽管太监们的府第高手如云，兵勇上百，戒备森严，但阻止不了来无影去无踪的邪神，而且报复十分残忍。

虽则东厂的鹰犬多如过江之鲫，眼线遍布天下，可是要抓这位一无牵挂的亡命，确也不是易事。东厂暗中出一千两银子买他的头。

他也曾公开扬言，谁敢向他动爪子，谁便得付出千百倍的代价。

因此，东厂那些无法无天的走狗，视他为眼中钉，却又怕得要死。

他并不存心招惹那些走狗，但碰上了不平之事、却忍不住出面打抱不平。三年来落了八次案，可知双方结怨之深。

鹰犬们的注意力在茶棚，难道目的是他？他油然心生警兆，顿萌去意。

刚想抽身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棚门人影步入，是两个家丁打扮的中年人。

门外的两个鹰犬，打出了手式，堵住了门。

四面八方的鹰犬，皆向茶棚移动。

两个家丁不知大难临头，一无所知地向第二桌两个地棍打扮的小伙子走去，在桌对面落座、叫茶。

家丁从桌下接到纸卷，泰然自若地抽回手，正想神不知鬼不觉塞入怀中，人影一闪，手被粗眉大眼的鹰犬抓住了。

“给我，阁下。”鹰犬狞笑着说。

另一家丁大惊，推椅夺路逃命。

“噗！”一声响，尖嘴缩腮的鹰犬一掌劈出，正中耳门，熟练地抓住对方的手反扭，擒住了。

两个小伙子腿快，急窜而出，想从棚后脱身。

四名鹰犬从棚后进入，四把匕首寒光闪闪，拦住了去路。

小伙子变色回头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棚口处，已涌入十余名鹰犬，锋利的匕首布下了天罗地网。

“跪下就绑！”一名高大如熊的鹰犬叫，双手叉腰威风凛凛地走近。

广场一阵乱，闲人纷纷逃避。

两个小伙子知道反抗徒然，乖乖地跪下就绑，几乎吓僵了。

粗眉大眼的鹰犬夺过纸卷，上前呈送高大如熊的人，恭敬地说：“证据已获，请役长过目。”

干事(番子)的上一级长官是役长。但外则称为“档头”，档头比番子更可恶、更可恨。

档头展开纸卷。念道：“客氏二十顷香火田、计侵夺邻田三百二十顷，

受害田主及所侵田亩数如下……”

档头不再往下念，冷笑道：“奉圣夫人的事，你们的主子居然敢管，该死的东西！”说完，一把抓过一名小伙子，厉声喝道：“是王安叫你将这纸卷送来的？说！”

奉圣夫人客氏，是魏忠贤宫中的饼头，也是今上的奶母，淫乱宫廷，恶毒万分，没有她，魏忠贤也许不致罪恶满身，成为千古罪人。

王安，是司礼太监，是宫廷中唯一忠心耿耿的太监。也是魏忠贤的恩人。可是魏忠贤无时不在设法杀他。

小伙子不认也得认，脸无人色地说：“是……是王公公昨晚传……传出来的。”

档头丢下小伙子，向两个家丁微笑说道：“你们不要怕，这件事与你们无关。你们只要说实话，我可以保障你们的安全。带走！”

接纸卷的家丁哼一声说：“你们不必妄想，咱们此来，已抱定必死的决心，失败归之于天命，你们决得不到半句口供的。”

“噼啪噼啪！”档头连抽了对方四记耳光，变脸道：“狗东西，等你见了督主，再嘴硬尚未为晚。”

辛文昭突然离座，一手握住茶杯，一手掂了两颗糖栗子，朗声道：“住手！怎么打人绑人？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

档头脸色一变，勃然大怒，吼道：“贼王八！你这不知死活的……”

骂声未落，整杯茶已经泼在脸上了。

辛文昭喝声像打雷：“李档头，你骂得够痛快，我要打掉你的满嘴狗牙，拔掉你的舌头……”

李档头一声虎吼，劈面就是一掌，掌如开山巨斧，力道千钧，志在必得，相距甚近，淬然袭击断无不中。

辛文昭放下茶杯，伸手拨开对方沉重的巨掌，另一手向前一伸，半分不差地将两粒糖栗子硬塞入对方的口中，快逾电光石火。

下面，伸脚一勾。拨掌、塞栗、勾腿，几乎在同一瞬间完成。

“砰！”李档头像倒了一座山，一声怪叫，吐出两颗栗子，随口吐出来了一口血水，和几颗断牙。

变生仓促，这瞬间辛文昭人化狂风，左一晃，一掌劈翻一名鹰犬，右一闪，一拳放翻了另一名爪牙，接着疾冲而出，双腿连环飞踢，摆平了两名鹰犬。

同时大喝道：“走慢的人留下命来。”

一阵巨响，茶棚鸡飞狗跳、茶桌凳椅齐飞、整座广场大乱人群奔窜。

辛文昭已冲出棚外，一手拨开刺来的一把匕首，“啪！”一声给了对方一耳光，把那位鹰犬击倒在地。

后面有人扑上，匕首刺向他的后心。

他像是背后长了眼睛，虎腰一扭，匕首落空，从他的肋下滑过。他手臂一收，挟住了对方持匕首的小臂，扭身急旋。

“啪！”持匕首的手臂断了。

片刻间，鹰犬们倒的倒，逃的逃，二十余名鹰犬狼狈而遁。他像是虎入羊群，掌拍腿飞疾逾狂风暴雨，沾身便有入倒地。

有六个鹰犬未能逃走、因为被打昏失去了知觉。

辛文昭仍想追逐，突然远处有人大叫：“南海子的禁军来了，快走！”

他回望茶棚，两个女香客居然未走。

两个小伙子已经乘乱溜之大吉。两个家丁只走了一个，另一个被茶桌碰伤了腰，倚在破桌下呻吟。

他钻入茶棚，将家丁扛上肩。

女香客之一淡淡一笑，说：“你这乱子闹大了。阁下。”

他呵呵大笑，拍拍胸膛说：“你放心，在下命一条，天大的乱子，在下也挑得起放得下。”

“哦！有种，贵姓呀？”

“你可以去打听。哈哈！你如果不出手阻拦，在下可要走了。”

“咦！我为何要阻拦你？”

“呵呵！但愿你们不是掌班的狐群狗党。”他大笑着说。

肩扛着家丁之一，出棚扬长而去。

东厂的建制常有变动，人数也随各皇帝的作风而有所增减。

通常设提督(督主)，督主之下有掌班和领班，皆由亲信太监充任。

掌班，其职权兼管不在建制内的一群江湖高手，这群人称为缇骑，令牌所至，天下骚然。

领班之下设贴刑官，由锦衣卫精选千户或百户充任，亦分为二，分别称为掌刑官和理刑官。

以下是役长(档头)，役长之下是干事(番子)。

辛文昭认为两位女香客是缇骑，所以说她们是掌班的狐群狗党。

平民百姓犯法，须由官起诉审判，罪稍重的，需经县、州、府各级衙门审理，最后解送刑部，死罪尚须等秋后处决。

但东厂却是超然法外的皇帝私人机关，与刑部毫无关系，杀人根本不需审判，王公大臣也抓起来就杀。

有时杀了之后，连皇帝也听不到丝毫风声。

后来满清时代的血滴子，即渊源于明代的东厂。

附近园林罗布，有不少大户人家的宅院；

白云观本身有十余座殿堂、规模宏伟。

他带了家丁向北走，到了一座巨宅的后园，将人往粉墙下放，说：“老兄，你自己能走么？”

家丁的脸色苍白，苦笑道：“爷台，你快走吧！我还能走得动。”

“要不要我送你一程？”

“谢谢，我……”

“你是……”

“小的是玉御史的家丁。”

“哦！原来是王心一王大人。去年九月，王大人为了客氏赐香火田与魏阉冒领陵功的事，上本劾奏这双狗男女，也指责皇上不顺不宜，几乎丢了脑袋，何若再加追究？”

你回去劝劝他老人家，贼阉必败，但非其时，目下唯一可做的呈，是为朝廷存忠义、全善类，切不可贸然为鸡毛蒜皮的小事着手追查。

即使已查出客氏假旨侵夺民田、凭这点小事，决难扳倒那淫贱货，知道么？你快走吧！追的人快到了，我挡住他们。”

送走了王御史的家丁，他迅速脱去长衫，露出内面的青紧身，腰间的皮护腰设有暗器插鞘，藏有一把尺八匕首。

他左手握住外衣，右手试拔匕首。

准备停当，粉墙的另一端，敌踪已现。

一个、两个、三个……共出现了六名中年人，掠走如飞来势奇疾。

他心中顿生警念，来的是缇骑，而不是番子，也不是档头，只是缇骑方有如此高明的身手。

他向后退，退至空旷处以便施展。

六个人飞掠而至，面面对。

为首的人生了一张大马脸，脸色苍黄像是大病初愈，高大健壮，佩了一把峨眉刺迫近至丈内，沉声问：“朋友，是你么？”

“是我，有何高见？”他冷冷地答。

“你带的人呢？”

“送走了。”他傲然地说。

“你老兄贵姓大名？”

“留不住我，你不必知道；留下我，你自然就会知道，何必问？”

“你老兄未免太大胆妄为了，你知道你在与什么人作对？”

“路见不平，插手管事，哪管你们是什么玩意？”

“你认识李档头？”

“五虎八彪十二凶神，在下全认识。”

“原来你是有意与咱们作对的。”

“你现在才知道，哈哈！”他挖苦对方不屑地答。

“哼！你尽管笑吧！等会儿你就笑不出来了。擒住你之后，在下首先要挖出你的眼珠来。”

“在下也有同一念头，上啦！老兄。”

大汉举手一挥，怒叫道：“弟兄们退。今天我如不将他的双眼珠剜出来，我阎王张的名号就此一笔勾销。”

“我敢打赌，你的名号不久便会一笔勾销。你阎王张原是西山的巨寇，何等逍遥自在？居然寡廉鲜耻做了阉奸的走狗，岂不令人齿冷？太没出息了，老兄。”

阎王张怒火焚心，大吼一声，疾冲而上，手爪抓出，“金雕献爪”走中宫，无畏地攻入。

辛文昭已经知道对方的底细，胜算在握，不再客气，“脱袍让位”闪过一抓，拆招“翻云覆雨”反扶对方的手时，迫对方撤招变招。

阎王张算是相当高明，沉肘拉身变招“探囊取物”，反击他的右肋骨，反应极为迅速利落。

糟了！辛文昭左手一抖。长袍像鱼网般罩到。

阎王张不得不变招，手上急抄抓盖来的长袍。顾得了上面，顾不了下面，“噗！”一声响，下阴挨了不轻不重的一挑。

“哎……”阎王张厉叫，向下一蹲。

快！快！快！连三快。只感到眼前一黑，彻骨奇痛光临，一双眼睛失了踪。

辛文昭斜飘八尺，丢掉手中的眼珠大笑道：“你不但瞎了，也能入道成太监啦！物以类聚，你可以入宫与太监们作伴了，哈哈……”

“救命……”阎王张狂叫，弓着身子满地打滚。

变化太快，一照面胜负已判，任何人也无法及时抢救，其他五个人倒

抽了一口凉气，如中电击。

错愕失惊中，人影来势如电，夺目光华与森森剑气，已狂野地近身。

五个人大骇，五面急分。

匕首的光华一旋一闪，退得慢一刹那的两个人，胸口裂缝狂叫而倒。

“铮铮……”辛文昭的匕首向右席卷，崩开两把刀，长驱直入，光华疾吐疾吞，贯入一名鹰犬的右肋肋。

另一名爪牙见机，仰身倒地，向侧急滚，逃过一匕贯胸之厄。

左面的一名爪牙比同伴聪明得多，拔腿便跑，一跃两丈，落荒亡命而逃。

滚身逃过一匕首的人刚拔起，人影从上空飞腾而过。“噗”一声闷响，脊心挨了一鞋尖，重重地向前重新扑倒。

只逃了一个人，辛文昭不肯罢手，展开绝顶轻功，衔尾狂追不舍。可惜起步太晚，对方已逃出二十步外了。

如果他肯放手，便不用叫邪神啦！

卜五步，十步……眼看要追上了。

粉墙转角处，突然奔出十二个穿箭衣的爪牙。

“快救我……”逃走的人狂叫。

只感到精神一懈，砰然倒地，脱力了。

十二个人呐喊一声，两面一分。

辛文昭不敢贸然冲上，在丈外止步，冷笑道：“好啊！你们一起上，免得本爷多费手脚。”

一名中年人脸色大变，骇然叫：“四海邪神辛文昭！”

他这一叫，把其余的十一名同伴吓了一大跳，止住了冲扑的攻势，十一个人脸上全变了颜色。

“哈哈！居然有人认识我，原来你们是南海子那群野狐。”他大笑着说。

为首的人愤刀护身，怒声道：“姓辛的，你太过份了。”

他哼了一声，沉下脸说：“放你的狗屁！你说本爷过份？”

“你这一来，督主决不会放过你。”

“叫他自己来，本爷还不肯放过他呢！”

“好，咱们走着瞧，再见。”

“且慢，替本爷带几句话给他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叫他在派出走狗之前，先问问他那群忠实狐犬肯是不肯？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本爷已查出他贴身的几个爪牙太监的底细，像李永贞、李贤、李明道、崔文升等等。三李的外宅在鼓楼斜街；崔文升的外宅在北玉河桥旁。

想想看，一共有多少狗男女住在里面？有没有两百名？

只要半个更零，两百名狗男女，本爷保证他们个人头落地。不然就不配称四海邪神、不信咱们走着瞧。”

“阁下未……未免太自不量力了……”

“本爷如无能耐，就不配在京师附近横行，你说是么？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回去禀告你的主子，告诉他，今天的事就此了结。本爷并不是存心与他过不去，他提督东厂还不足一年，他最好问问前任的督主，估量估量辛某

的实力。

告诉他，他与客氏两个狗男女的外宅，每宅两百名内军并不足恃，那些火枪与九龙筒，还没放在辛某的心上。

恼得大爷火起，总有一天，太爷会大开杀戒，杀人放火鸡犬不留，所以，叫他不要在太岁头上动土。记住了么？你们可以走了。”

## 五十九

京畿算起来共有四座城。

中间是紫禁城，墙高三丈。

外围是皇城，高仅一丈八尺。

再外围是京城，高上丈五尺五寸。

南面是外城，高两丈。

两丈高的城墙，连一个小鼠窃也可以来去自如。

京城的南面正阳门，共有三座城门。中间的城门是御道所经处，终年关闭，仅皇帝出巡时打开出入而已。

两侧的城门日落即闭，三更时打开一次，以便让住在外面的京官进入准备早朝，也让住在内城而来不及进城的人随入。

门虽短暂开放，但许入不许出。

门禁虽森严，但有心人仍可混入来去自如。

京城的治安，由五城兵马指挥司负责，另设五城御史巡视。但京城盗贼之多，可说空前绝后。

起更时分，城内华灯初上，歌舞升平。

辛文昭穿了一身蓝袍，从右安门侧跃过三丈余宽的护城河，像幽灵似的登上三丈高的城墙，消失在城内。

飞渡处的左右城头，有两组军哨，共有四名健卒，但竟然不知有人偷渡城门。

他行踪飘忽，白天绝不在城内逗留，没有一定的住处，没有家，是个无主孤魂。这种人最危险，官府对这种人特怀戒心。

西小市，在两便门与广宁门之间，有一条街向东延伸至太岁坛西面，以宣武门外一带最为繁华。

这里有名的大商号并不多，但百货杂陈，无不臻备，正所谓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

这里，也是卧虎藏龙、蛇潜鼠伏的地方。

他进入一条小巷，跳入一间住宅的后院，先潜伏在屋角，蛇行鹭伏搜遍屋前屋后，确定屋外没有可疑事物，方小心地以一根软钱片，撬开后门闪身而入。

厨下灶火尚温，但没有人。前厅有灯火，可嗅到酒香，他像个无形质的幽灵。悄然出现在厅堂中。

厅中坐着一个中年人，桌上有三壶酒，四味小菜。

看光景，这位仁兄已有了三五分醉意，一脸通红，醉眼朦胧，不知已来了不速之客。

大门是虚掩着的，他该直接从前门进入，以免浪费了不少工夫。

他到了对方的身后，手按上对方举杯的手臂。

中年人大吃一惊，扭头叫道：“谁？咦！你……你是怎么来的？”

他淡淡一笑，虎目炯炯，聚吸住对方的眼神，留意对方的神色变化，阴笑道：“阁下装得不太像，你早料定我会来。”

“辛兄……”

“我来得突然，不从前门来，有点失望么？说话小声些，以免我心中一慌，失手打破你的头，那就太冤了。”

“好吧！你要什么？”中年人无可奈何地问。

“你知道我要些什么。”

“辛兄，我怎知道你……”

他一手揪住对方的衣领往前提，冷笑道：“老瘪拾，你少给我装糊涂。当年魏阁在赌场里混的时候，你是唯一没有赢过他一文钱的人，所以你能安逸地活到现在，而且活得挺惬意的，快成了小西市的大富翁啦！

你是他放在小西市的一个探子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如果不说，我要剥出你的一双招子来。”

老瘪拾惊出一身汗，脸色灰败战栗着说：“辛兄，有……有话好说……”

“有屁你就快放。”

“他说，这件事不再追究，下……下不为例，要……要你收敛些。”

“要不收敛，他要全力对付我？”

“辛兄，请听我的劝告，真要惹火了他，你会吃亏的，那又何苦？”

“你告诉他。叫他少惹我。惹火了我，他也占不了便宜，天下人都怕他，我不怕。”

好，既然他说不再追究，外面的人又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“那是霍掌班新聘的崂山三奇，他们要见识见识你这位四海邪神。”

“哦！你叫他们进来。”他冷冷地说。

话未完、突然闪在门后，掖好衣尾等候来客。

老瘪拾不敢不听，大叫一声道：“快来哪！”

片刻，门砰然而开，黑影疾射而入。

辛文昭躲在门后，手起掌落，“噗！”一声，一掌劈在黑影的背心上，大袖一挥，灯火倏熄。

“哎呀！”老瘪拾狂叫，住桌下钻。

第二名黑影在门外急退至街心，喝叫道：“姓辛的，出来说话。”

第三名黑影娇小玲珑，贴在门旁戒备。

黑影突然飞扑而出，娇小的黑影伸脚急拨。

“砰！”黑影倒了。

街心的第二名黑影猛扑而上，伸手擒人，先扣指弹中倒地黑影的天灵盖、再迅疾地将人抓起。

这条小街灯火全无，原来的门灯早就被人弄熄了，黑夜之中视界不明，手到擒来敌我不分。

娇小的黑影也跟着扑到了，突然叫：“哎呀！他是老大。”

左首不远处的暗影中，突然传来一声长笑，辛文昭的嗓音清晰入耳：“除了捉你们自己的老大外，你们还能擒住谁？”

娇小的黑影反应奇快，循声扬手，一把梅花针向声音传来处洒去。

辛文昭已先一步离开潜伏处，大鹏展翅直上三寻，轻灵飘逸地跃登瓦面，笑道：“你的女红手艺不错，可惜在下不想请你补衣裤。”

两黑影飞跃而上，瓦面上早就失去辛文昭的踪迹。

两人正不知该不该追，右邻第三家屋脊黑影暴起，向南飞掠而走，身法并不灵光，似乎腿部受了伤。

娇小黑影大喜，低叫道：“他受了伤，中了针。二哥，你照顾老大，我去追他，他跑不了。”

声未落，人已追过第一间瓦面，像是破空而飞，快极，轻功入臻化境，显然曾经下过苦功。

追了十余间屋面，黑影向一条小巷飘堕急降。

娇小黑影不假思索地跟踪而下，手一扬，第二次发射梅花针。梅花针一发五枚，跟踪跃下顺势袭击，断无失手之理。

“哎……”黑影在下面惊叫，人向下挫倒。

娇小黑影狂喜，降落在黑影身旁。

遭了！黑影突然滚转，双脚急绞。

娇小黑影太过大意，自恃已得手，毫无防备，单脚沾地的刹那间，便被黑影绞住了，猛地一滚。

“哎！”轮到娇小黑影惊叫了，扭身便倒。

黑影恰好滚到，压在上面手起掌落，半分不差劈在娇小黑影的耳门上，一跃而起、将应掌昏厥的娇小黑影抗上肩。

他冷笑道：“如果你以为一两把梅花针就制得住我，我早就死在那些鹰犬的手中了，还用得着你动手洒针。”

他到了座近城根的破败大花园，进入一座仅可聊避风雨的大楼，门窗皆已失踪，仅剩下一座空架子。蜘蛛尘封、破败不堪。大概十余年来从无人过问，可能是某一位落没公侯的花园。

在京城内外，这种鬼狐栖息的大宅官邸为数甚多。

王公大臣巨贾宗勋，谁也不知何时龙颜震怒，不知抄家灭族的大祸何时降临，朝廷的正人君子荡然无存，往昔的功臣贵戚是十室九空。

而那些朝廷新贵，偏又全是些奸佞小人和暴发户，才不稀罕占有这些古老朴实的破败庭园。

反正有的是钱，皆不惜工本在城南邦至南海子禁苑御道两侧，大兴土木另建富丽堂皇的宅第。

点起一枝烛，他先搜去对方身上的兵刃暗器，灯光下，他不禁对这位美丽的俘虏啧啧称羨。

十八九岁成熟了的大姑娘，青春的气息自然流露，再加上美丽的面庞，与动人的身体，委实令人喜爱。

他先点了对方的气门，方将对方弄醒，站在一旁等候变化。

女郎终于清醒，警觉地挺身坐起，突然看到身旁有人，吃了一惊，一手本能地探向百宝囊取暗器，一手拔剑。

可是，两手都落了空。

他呵呵笑，说：“取梅花针么？要拔剑么？喏！在这里。”

一阵怪响，他将百宝囊和剑信手丢出丈外。

女郎一跃而起，扑向百宝囊。

他信手一抄、捷逾电闪，抓住对方的手腕，一带一抖，女郎“砰！”一

声跌回原地。

女郎大惊，这才发觉自己无法运真力抗拒。

明白了一切，绝望地问：“你……你是……”

他呵呵笑，摇头道：“你连我都不认识，居然想来要我的命，岂不荒唐透顶？”

女郎恍然，沉着地说：“你是四海邪神辛文昭？”

他点点头，说：“对，四海邪神正是区区，你是崂山三奇的老三凌云燕社燕，山东名武师快剑杜山岚的爱女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我知道你的底细，你却不知我的内情，盲人骑瞎马冒失地替阉贼前来送死，已注定了失败的命运。

我问你，你们崂山三奇虽然不是什么好玩意，但也算是山东道上响当当的人物，为何要来京师替阉党做奴才？”

“住口！你……”凌云燕羞怒地叫。

“呵呵！我说错了么？你们这些来自三山五狱的奴才。每月可领污秽纹银一百两，比那些衙门的小公还多了一百倍，真是难得。

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我也不怪你，但你打了我两把梅花针，你说吧！这笔帐应该怎么算？”

凌云燕吁出一口长气，说：“听人说你的身子甚高明，所以……”

他巨手一伸，一把揪住凌云燕的发髻，咬牙道：“你这该死的贱女人，我身手高明，你就可以不顾江湖规矩用梅花针偷袭？你刚进阉党的牢笼，便脱胎换骨粘上了肮脏气，日后那还了得？”

凌云燕挣扎，但枉费心机、尖叫道：“放开我！放……”

“啪啪！”他抽了凌云燕两耳光，恨声道：“奸阉如过没有你们这些没廉耻的江湖败类助纣当虐，哪敢如此猖狂？哼！你知道我要如何对付你么？”

“你听我说……”

“该死的东西，你要听我说。看你，浑身丰满、风骚入骨。啧啧！这张小嘴像颗熟透了的小樱桃，令男人一见便想咬上一口。我指出两条明路，让你选，免得江湖朋友说我小气，不给你有所选择。”

凌云燕被重重地推倒在地，晕头转向不知天南地北，想说话也没机会。

辛文昭凶狠恶毒的话像连珠花炮：“第一，西市我有几位教坊的朋友，我用金什刺穴术废了你，将你送入教坊，让你这天生媚骨的贱母狗，一天接上十个嫖客。

其二，有几位在衙门里鬼混的朋友，他们都是好色之徒，我将你送给他们轮流快活，替他们做女奴，说吧！你选哪一条路？”

凌云燕羞得满脸通红，不怒反笑道：“你带我到这座破楼来，似乎不象是要诚心告诉我这两条路，没错吧？”

“你认为如何？”他阴笑着问。

“我认为你想自己留下我受用。”

“你……”池举手要抽耳光。

凌云燕脸一沉。冷笑道：“说中你的心事，不错吧？”

他嘿嘿笑，笑声令凌云燕毛骨悚然。

笑完，他说：“这时是二更初，不久之后，便会有人前来带你走，走向你所选择的路。哼！你以为辛某是什么人？”

不错，辛某浪迹江湖，亦正亦邪，爱财，也爱女人。但爱财取之有道，爱女人，却不是你这种女人。

我承认你很酶，但我对你这种自甘下流的女人毫无胃口。言尽于此，我要点你的睡穴了……”

凌云燕摇摇头，苦笑道：“想不到你竟是个……”

“是个铁石心肠的人。”

“不，是个鲁莽匹夫。”

“什么？你……”

“你为何不让我表白自己。”

“你想说动我？”

“不，我想让你明白，第一次五枚梅花针，是射你顶门上方三尺处，第二次是肘身侧一尺二寸。”

“噢！唔！你……”

“你以为我凌云燕的独门梅花针，真的那么稀松平常？”

“也不见得高明。”

“至少，你不敢在黑夜中与我面对面交手，证明你心中有所顾忌，所以用计对付咱们崂山三奇。”

“你想让我与你公平一决？”

“不，我只是要你明白我的用心。”

辛文昭沉吟片刻，冷冷地问：“你有什么用心？最好快表明。”

“我不能说，只求你给我一次恩惠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请你在两个月内，不要去打扰魏阉。”

辛文昭迫视着她。久久，方摇头道：“傻姑娘，你在自取火门之祸。”

凌云燕脸色一沉，哼了一声。说道：“我不要听你的话，不要……”

辛文昭一把抓起她，拍了她的穴道，冷冷一笑说道：“告诉你，你一辈子也接近不了魏阉的。以前曾经有不少人，抱着与你相同的念头，结果是骨肉化泥，亲友共赴九泉团聚，你以为能近得了他？他肯让你接近？你很美，但他不会为了美色而冒生命之险，宁可抱着那老妖客氏干过瘾。你这条路是行不通的。姑娘，令尊在山东有钱有地位，而已有不少亲友，岂能与我这单身亡命相比？”

他到了窗口，叹口气又道：“连我也进不了紫禁城，即使能进去也是在送性命。姑娘，今晚的事，已给了你崂山三奇离开最佳的藉口，再糊涂下去，你将后悔八辈子。珍重再见，姑娘。”

声落。他一闪不见，出窗走了。

凌云燕奔近窗口，已看不见他的身影。

姑娘苦笑道：“这个市井亡命，确是令人爱惜。难怪他成为魏阉心腹之患，确也有他可恃之处。唉！今晚好险。”

## 六十

辛文昭在夜市走了一圈，二更天，正是夜市最热闹的时光，街上人声

嘈杂，灯火通明。

他一脚踏入聚福楼的大门，门旁的一个小痞棍向他打手式示意，告诉他附近并无可疑人物，便放心地进门拾级登楼。

聚福楼共有三间门面，金字招牌颇为京师名士所称道。

楼上也分三间大食厅，侧两间以屏风分隔为十余小间，以便带女客的客人光顾。

掀帘进入一座小间，里面的六名食客都站起相迎，有人兴高采烈地叫嚷：“辛兄，你来迟了，先罚三杯。”

他到了桌旁，大笑道：“哈哈！你们等不及了，是不是？把你们那些相好的叫出来吧！其实不该等我来的。树仁兄，今晚你作东？”

他喝了三杯酒，右首一名中年人笑道：“正经事没办完，怎能把她们叫出来？来。

咱们先好好商量。不错，今晚兄弟作东，办完事好好狂欢一宵。”

他吃了一口菜，泰然自若地说：“用不着商量了，一切事都已办妥。”

“什么？都办妥了？”树仁兄惊讶问。

他从怀中掏出一叠单据，逐一分给六个人。

一面分一面说：“这是五船货物清结税金，与一切杂费的清单，船明午可以停泊在大通桥码头。

这是山东六十八车货物的收货单，入暮时分早已到埠田出齐鲁栈号点收了。这是国定兄那笔织制局收货单，请过目。”

“辛兄，你真是神通广大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有人惊奇地问。

他喝干了杯中酒，笑道：“在家靠父母，比外靠朋友，兄弟办事再高明也只是一双腿两条胳膊，当然倚仗朋友张罗。”

为了保险起见，办事时不动声色，办妥了再放出口风，这样才可保万全。好了，你们都各取所需，一切圆满，可以放心快活了。

“好，重整杯盘、咱们今晚不醉不归！”一名中年人兴奋地说，立即出外招呼店伙准备一切。

酒席尚未备罢，七名如花似玉的粉头已在两名鸨婆的引导下，进入食厢，立即异香满堂，莺声燕语飞扬。

树仁兄牵过一位羞笑盈盈的年轻粉头，按坐在辛文昭的身旁，笑道：“辛兄，真不巧，秋姑娘前天回宛平乡下去了。兄弟只好擅作主张，把菡英姑娘找来陪你。哦！你好象不认识她呢？”

辛文昭留心察看身旁羞态可掬，罗帕半掩面的动人小姑娘，不由心中一动，目光捕捉对方的眼神。

神色一懈，笑道：“京都的姑娘上千上百，你把我看成花丛浪子么？菡英姑娘是……”

“她是太岁坛大街牡丹并戚家戚大嫂的干女儿，半年前方从浣衣局将她赎出来的。”树仁兄微笑着接口。

辛文昭握住菡英姑娘的纤纤玉手，菡英羞娇着想将手夺回却未能如愿，嗯了一声，忸怩说：“辛爷，你别见笑，干娘今晚叫我出来，想不到会遇上您辛爷。”

辛文昭的目光，有意无意地扫过姑娘的手掌，笑道：“怪不得眼生哩！原来是戚大嫂的干女儿。戚大嫂的人很少在小西南撑场面。哦！姑娘人比花娇，十六七岁花样年华，大概不久之后，保证会压倒京师四大名花。”

“辛爷笑话了，贱妾哪能比得上辛爷的秋姑娘嘛！”菡英半羞半嗔地说。

另一名粉头娇笑道：“菡英妹妹，机会不可错过啊！在京都，谁不知道辛爷是位多情公子，只要他肯点头。四大名花又算得了什么？日后……”

辛文昭伸手一抄，便挽住粉头的肩膀，大笑道：“你呀！一张嘴真令人爱煞。你那任职户部衙门的恩客为你丢了差事，是不是想另起炉灶，打主意勾引我这风流浪子？你说吧！要不要我点头？”

粉头媚笑着推开他的手，说：“我才没有这个福份，人家菡英妹妹在车上说今晚要来陪你，高兴得上了天，我可不愿与她斗，戚大娘不剥了我的皮才怪。你呀！你给我放规矩些，人家可是清姑娘，全靠辛爷你照顾照顾呢！”

辛文昭正待接上两句，其他几个人已开始闹酒。

中年人一声哈哈打断粉头的话，向辛文昭举杯说：“辛兄，别听她的迷汤，菡英姑娘托付给你倒是真的，回头你带她走。来，我们为今晚的欢乐干一杯。”

一阵好闹。逐渐放浪形骸。

菡英姑娘有几分酒意，正是姑娘家最动人的时光，三分娇羞加上三分醉。两分媚态两分俏，便成了十分令人怜惜的可人儿。

她能喝，娇声媚气尽量劝酒，在放浪中保有三分矜持，更显得艳光四射，媚力倍增，眉梢眼角所流露的春情；一瞥流波一抹微笑，皆足以令这些寻芳客沉醉。

辛文昭爽朗的笑声，说明了他今晚的心情，佳人在怀，吐气如兰，手眼温存艳福无边，不久便有八九分醉意。这个市井亡命在脂粉群中，当然是个中老手。

直至宵禁的更声传来，他已快要烂醉如泥。

同伴们好心，扶他上了马车，已经是夜静更阑，夜市已散。

车轮滚动，傍着他偎在他怀内的菡英含糊地说：“辛郎，到我干娘家么？”

他总算不糊涂，打着酒嗝说道：“不，你知道我讨厌那老虔婆。”

“辛郎，你……”

“到婆娑亭王家。”

“婆娑亭王家。王家不是早就死绝了么？”

“还没死绝，目下有三四个老仆在看守。隔壁马家的子侄，经常在那儿聚赌。”

“那你想去赌？”

“我就住在后园的白香阁。平时，我也赌。哈哈！江湖的亡命，谁又不嫖不赌？”他掀开车帘，向赶车的叫：“到婆娑亭王家，认识路么？”

车向南一折，驰入广宁门北街。

婆娑亭王家。是一座巨大的庭院住宅。

右邻，是马文友的别墅，里面有著名的婆娑亭饮山亭。

这一带提起婆娑亭，便知道是指马家。

王家子孙零落，本地称之为王氏废园，要维持一栋花园大宅委实不易，王家的子孙只好任由其破落、荒废，无力维持。

车终于停下了，菡英扶着醉沉沉的辛文昭，艰难地走上高大院门的台阶，刚举手扣门，院门便怪响着打开了。

一个老门子眯着老花眼，举着一盏气死风灯，有气无力地问：“谁呀？”

半夜三更的……咦！你们是……”

“是辛爷！老伯，他醉了。”菡英娇滴滴地说。

老门子哦了一声，说：“哦！又醉了？姑娘。我帮你扶他到白香阁，你掌灯，小心了，路不好走，草都长满花径啦！”

小巧的一座楼，四周花木一团糟，野草侵阶，门窗班剥。

推开门，门吱嘎嘎怪响，楼上还算干净，宽敞的花厅曾经打扫过。

西南面的雅室中，一床、一桌、一橱别无长物。床上叠放一张红缎被，一只温凉床，简简单单。

老门子取来灯台，盯着床上四仰八叉酒气冲天的辛文昭，向菡英说：“不要管，他会照顾自己的。姑娘、我送你出去……哎呀！夜已深，宵禁了吧！街坊已经落栅了。你走不了啦！怎么办？”

菡英脸一红，期期艾艾地说：“我……我是来侍候他的……”

“你来伺候他？算了吧！他从来都不要女人侍候，不折不扣的孤魂野鬼，从没听说他带女人回来。虽则他自以为是风流浪子，但我却知道他不是这种人。这样吧！我领你到前院去安顿。”老门子唠唠叨叨地说。

菡英柳眉深锁，喃喃地说：“怪了，听说他在京都有不少女人……”

“那都是逢场作戏，打打闹闹而已。太晚了，跟我走吧！”

“不、我要在这里侍候他。”菡英坚决地说。

老门子摇摇头，说：“好吧！你们这些女人。”

说完，提着灯笼走了。

菡英跳亮灯，凤目中突然射出阴森寒冷的锐利光芒。

她小心地打量四周一遍，走近窗口，目送下面老门子的灯笼去远。方悄然走近床边，低唤道：“辛爷，辛爷……”

辛文昭本来发出些少鼾声，鼾声倏止，睁开朦胧醉眼，含糊地问：“咦！你……你是……哦！你是菡英姑娘。”

“是的，辛爷，是我……”

话未完，辛文昭手一伸，便挽住她的小细腰，只一带，她便向床上倒下，倒在他的怀中了。

“嗯……辛爷……”她羞急而惊讶地叫。

暖玉温香满怀抱，恰似春光无限好。

他顺势一翻，便将菡英压在下面，三不管一口吻在湿润腻滑的粉颈上，然后喃喃地说，“小心肝，我……我真醉了……不，被你的美色所迷醉，哦……你……”

口中在说，双手在动，放肆地在丰满的、香喷喷的胴体上游走、爬行，探入薄薄的罗衫，频施禄山之爪。

只能本能地闪避，这一来，倒像是半推半就。欲拒还迎。

等到禄山之爪控制了酥胸玉乳，她真急了，压住那蠢动的手，羞怒地叫：“辛爷，你……你干什么？”

辛文昭咯咯笑，双手在她身上最软弱的部位爬行，这比制软穴还来得有效。

他咯咯笑道：“一女一男躺在床上搂搂抱抱亲热，你说还能干什么？你该问下一步该干什么，小心肝……”

菡英真急了，急得银牙一咬，猛地奋身一滚，禄山之爪离体，不再又软又迷醉，“噗！”一声响，粉掌劈开了抱住她的手，一指头点在辛文昭的右

期门要穴上，不轻不重，恰到好处。

辛文昭浑身一软、橡皮死鱼。

她一蹦而起，羞愤地整理散乱的衣裙，骂道：“你这该死的東西！本姑娘要你生死两难。”

辛文昭中了美人计，活该倒楣，错把雌老虎当作路柳墙花，这笑话闹大了。

菡英恨恨地搜他的身，丢掉他的匕道，解了他藏放暗器的皮护腰丢在床上，用他的腰带绑住手脚。

姑娘将他扛上肩，吹熄灯火下楼。

其实，她用不着捆绑，点了穴道，人又醉了，捆绑岂不多此一举？这说明她是个老于此道，而且十分小心的人。

她飞越侧院墙角而出，黑暗中传来一声呼哨，她也回应了一声，立即从街角掠来三个人影，两男一女。走近问：“得手了？是他？”

菡英拍拍肩上人的腿，得意地说：“瞧！这不是他么，手到擒来。”

## 六十一

每一处街口，皆建立了栅门，而且有人把守，宵禁期间，只有巡夜的和更夫可以通行无阻。

四个人不走街道，飞檐走壁如履平地，到了广宁门与右安门之间的角楼右方，像鸟般飞越城关。

城墙顶端有两个接应的黑衣人，接到人欣然地说：“索桥已妥当，走！”

四丈宽的城池上，拉了一根绳索。

菡英扛着沉重的辛文昭，走索而过毫不费劲。

皇城北面的钟楼，传来了四更的钟鼓声，她们已到了西郊一栋书宅内。

辛文昭醉得人事不省，被丢在一间小房内。

外面是厅堂，菡英匆匆打发四名黑衣大汉外出，叮嘱道：“你们快去禀报。等三妹回来后，我们再将他带至西山交长上发落，请长上在西山等我们。”

“要不要连夜将他带至西山？”一名黑衣大汉问。

“不，长上今晚要接见贵宾，交代我们将人弄到之后，不必急于前往。”

菡英挥手说。

四个大汉一走，另一位穿劲装的少女笑道：“大姐，辛苦你了。”

菡英脸一红，咳骂道：“贫嘴丫头，辛苦了你还笑什么？”

“大姐，看你发乱钗横，怎不可笑？”

“呸，二妹，你要死了……”

“怎么？真被他占了便宜去了？”

“看我不撕了你的嘴……”

“哎唉！饶了我吧！大姐，下次不敢。哦！三妹怎么还不回来？”

“管她呢！回房去等。别让煮熟的鸭子给飞了，这好色之徒，也许会自解穴道呢！”

二妹，必须小心谨慎看住他。”

“很难说，咱们小心为上。”

两人回到房中，辛文昭已鼾声如雷。

二妹一怔，困惑地说：“怪事，他是个练气高手，大姐，你看过练气的内家高手睡发鼾声的么？”

菡英不住打量辛文昭，只见他脸色红润酒晕未退，虽被绑住手脚，但睡姿依然安详，本能地伸手背试试他额和的热度，说：“烂醉如泥，怎能不打鼾？”

“大姐，这酒色之徒，浪得虚名，今晚幸好你把他灌嘴了。”二妹暧昧地笑着。

“还说呢！我真想剥了他的皮，砍下他这一双可恶已极的狗爪子。”菡英脸红红恨恨地说。

二妹噗嗤一笑，放荡地抚摸着辛文昭挺直的鼻梁，和方正的大嘴，脸一红，说：“大姐，说真的，看他眸正神清，英俊魁伟充满男子汉的粗旷豪迈气，怎会是个酒色之徒，真可怕。”

菡英恨恨地说：“你如果看到他消醒时的恶形恶相，便不会下此评语了。把他弄醒了，先探探他的口气。”

她转身外出，找来了一盆冷水，先撬开辛文昭的牙关，灌了几口冷水，再将一盆水全倒在他的头脸上。

辛文昭蓦地清醒，猛摆脑袋身躯滚动，想伸手手已失去自由，蹬腿腿不听指挥，怪叫遁：“咦！是怎么一回事？哎呀！是你，菡英姑娘，我怎么啦？”

菡英走近，揪住他的发结，阴笑着问：“姓辛的，你的酒醒了么？”

“哎呀！放手，我头痛、手痛、腰痛、肚子痛……”他乱叫乱吼。

“原来是个泼皮。”菡英放下他冷笑着说。

他完全清醒了，看清楚了自己的处境，苦笑道：“原来在下落在红粉陷阱之中，真是报应，咎由自取，活该！”

“你知道你的处境么？”

“哈哈！你不要吓我，我比你清楚。在下也许混世没有丝毫长处，唯一可以自豪的是不怕死，五马分尸零刀碎剐，绝不含糊。

你到底贵姓芳名？活捉了我辛文昭，可是大功一件，魏阉大概会赏你一千两或一万两纹银，但愿你能留得小命来享受那些银子。”

“好啊！你也来吓唬我了？”菡英冷笑着说。

房门口，突传来另一个女人的嗓音：“他不是虚声恐吓，而是必有所恃。”

进来的是另一位少女，隆胸丰臀，艳光四射，姿色比菡英与二妹似要胜两三分，穿一袭黑劲装，负剑，美艳中带有三分英气。

“哦！三妹。回来了？”菡英欣然问。

三妹含笑点头走近，打量辛文昭片刻，说：“是大姐把他擒来了？难怪派在各处的人全部落空。大姐，很费劲。是么？”

“这种酒色之徒，擒来毫不费吹灰之力。”菡英颇为得意地说，将擒辛文昭的经过欣然一一道来。

“但走漏了消息，咱们要及早离开。”三妹正色地说。

菡英一怔，讶然道：“怎么会走漏消息？我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她擒来，不可能走漏的，那时也没有第三者在场。”

“大姐，你小看这位四海邪神了。”三妹神色肃穆地说。

走近床边盯视着辛文昭，又道：“他失踪的消息已传遍全城了。明天，他的朋友将会闹翻了天。魏督主身在紫禁城不要紧，那些蠢太监不知有多少要走霉运。”

辛文昭呵呵笑，接口道：“我可以告诉你们。即使你把在下送入东厂，在下也死不了，谅你们的魏督主也不敢杀我。”

菡英恼羞成怒。厉声道：“说，你是怎么把消息传出去的？”

他大笑道：“狡兔三窟，我辛文昭却有十余个窟，窟四周布了些小巧玩意。譬如说，你离开时，便不该将灯火吹熄，明白了么？噢！你……”，

三妹乘他说话的机会、突然在他气海穴拍了一掌、另一只手几乎同时发动，点了他双脚的环跳穴。

菡英一怔，不解地问：“三妹，你怎么啦？我已制了他的期门穴，用的是‘闭经绝穴’独门手法，他不可能……”

三妹摇摇头、吁出一口长气说：“大姐、你再检查他的期门穴试试，他根本就不在乎你的‘闭经绝穴’手法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四海邪神辛文昭绝不是浪得虚名的酒色之徒。真像你所想象的那么轻松。他岂能活到现在？”

我敢保证他已经知道你们的计谋，甚至已经看出你们的身份了，故意让你们擒来，想摸咱们的底细呢！”三妹郑重地说。

辛文昭吁出一口长气。苦笑道：“功败垂成，一时大意，被你这丫头看出破绽，大概我辛文昭真的走了亥时运福星高照啦！”

三妹淡淡一笑，颇为自负地说：“我第一次与京都的高手打交道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。你想摸清咱们的来路底细，是么？”

他把心一横，大笑道：“我要摸你们那羊脂白五动人心魄的胴体，而且已成功地摸了一个啦！哈哈……”

菡英羞得脸红耳赤，冲上举掌便劈。

三妹伸手架住，笑道：“大姐，犯不着，他在激你动手，以便谋求自救之道。你一打他。他的血脉急剧流动，很能具有特殊的自解穴道奇学，你千万不要让他有活动的机会来解穴。”

说完、转向辛文昭说：“我们不想要你的命，只想你与咱们合作。说吧！你知道咱们多少秘密。”

“在下栽了，也罢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告诉你们并无不可。其实，在下一无所知，只知道这位假扮风尘女人的菡英姑娘，与这位二妹，是白天在白云观假扮女香客的人。

如此而已。”

“你是怎么认出来的？”菡英惊讶地问。

“面貌可以改装，但眼睛是变不了的。再就是你说你是戚大嫂的干女儿，是半年前从浣衣局赎出来的。

如果我辛文昭摸不清戚鸩婆的底细，还用在风月场中鬼混？我虽不与戚鸩婆打交道，但她那一肚子肮脏草料，哪瞒得了我辛文昭。

不错。半年前她从浣衣局赎了六位小姑娘出来作摇钱树，但早着呢！六个人都是十一二岁的小黄毛丫头，哪来你这么一位风骚入骨的粉头？”他毫无保留地说。

“我用独门手法点了你的期门穴……”

“我看了你的手，练内家点穴术的人，绝难逃过行家的法眼，指尖如无百斤潜劲，奢言点穴岂不令人笑掉大牙？”

要具有百斤劲道，指尖当然与众不同。在下不是吹牛，我一看你的手，便知道你用的是何种手法，原先已猜出你的意图，你还能制得住我？”

“哦！原来你是存心要我好看的？”菡英羞愤地说。

“这只怪你太大意，老门子不是已经走漏口风；说我从不带女人回来住宿的么？你昏了头，既然认为我是个酒色之徒，我岂能令你们失望？算了，你们打算如何对付我？这就带去东安门入厂？”

三妹神色一正，郑重地说：“我们不会将你送入东厂，只要你合作。”

“合作？合作开妓院教坊？免谈。”他恶毒地说。

“姓辛的，你不要口上缺德。”菡英怒叫。

“我还没骂你们呢！”他咬牙说。

三妹淡淡一笑，毫不激动地说：“我知道你是个真正的英雄豪杰，混迹风尘有你的苦衷，是么？”

当然，你是个聪明人，只要不被聪明所误，是不会吃亏上当的。我所提的条件很简单，相信你能够接受。”

“好吧！你说说看。”

“从今起，你不再过问魏督主的事，来交换你的性命。把我所知，你也并不愿冒大不韪要魏督主的命。”三妹郑重地说。

“是魏督主的意思？”他颇感意外地问。

“你不必多问，只问你是否答应。没有附加的条件，只要你一言九鼎。”

他沉吟片刻，冷笑道：“条件之优厚，委实令人狐疑。哦！是不是你身在曹营心在汉，兴起留一条后路的念头，擅作主张提出这双方皆有好处的条件？”

“就算是吧！”

“你如何向魏督主交代？”

“那是我的事。”

他冷冷微一笑，摇头道：“你作不了主。同时，魏阉日后也会避免与在下冲突，早晚他要拔除我这眼中钉，因此，我不能答应你。”

“你如果离开京师一带，双方便不会起冲突了。只要你答应，我立刻就放你走，如何？”

“你好象真可以作得了主呢！”他半真半假地说。

“只要你答应，我便可以作得了主。”二妹语气自豪地说。

“你贵姓芳名？”

“你不需要知道。”

“如果我不答应呢？”

“当然，对你不会有好处。你会答应的，因为你是个绝顶聪明的人，而且也明时势知利害。”

他呵呵大笑，不在乎地说：“想不到我辛文昭自命不凡，居然早就被人看扁了，你不必费心了，其一。我不会离开京师的。

其二，我行我素，魏阉最好放明白些，叫他的爪牙离开我远一点。

其三，魏阉不敢杀我，不信你可以将我带入东厂，明日一早，保证有不少地方起火，也有不少太监会失踪。明时势知利害的人应该是他，而不是我。”

“什么？你……”三妹变色问。

“你还没听清楚？”

“你未免太愚蠢了，你……”

“我就是这种材料，不识抬举，你瞧着办好了。”

三妹哼了一声，冷笑道：“你是敬酒不喝喝罚酒，居然愚蠢得放弃这大好机会。太姐，咱们将他带走。”

菡英将他扛上肩，愤然地说：“三妹，你不该浪费这许多唇舌，他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等会儿看他还不敢不敢强硬？走。”

三妹领先出门，大门拉开，她倏然贴壁而立，低叫：“尤老三，怎么啦？”

本来有两个人把守门户，这时不见有人。

“我出去看看，有点不对。”二妹说，贴地疾闪而出，窜入右前方的一段矮篱下。

矮篱下人影乍现，刀光疾闪。

“铮！”刀剑交鸣声震耳，火星飞溅。

二妹围仓促间挥剑招架，劲道不足，被震飘八尺，恰好避过第二刀的追击。

黑影立即跟踪追击，势如狂飚，刀到人到，第三刀已到了肩颈要害。

二妹感到刀风的压力奇大，知道碰上了高手。

敌势未明，还不知附近是否另有埋伏的人，不敢再硬拼，身形似流水，险之又险地从刀口下逸走，退至门旁。

三妹及时抢出，剑光流转，身剑合一，楔入绵绵不绝攻来的刀光中。

“铮！铮铮……”刀剑交鸣声震耳欲聋，黑夜中交手，很难施展绝着，攻防之间皆各预留退步，不敢采取激烈的攻势。

第二个黑影现身，第三个……共出现七个黑影。

最后一个黑影现身沉喝道：“五城兵马司南城副指挥姜汉谋，犯禁的人快弃兵刃就缚，不然格杀勿论。”

五城兵马司共有五位指挥、副指挥本来也只有五位，但南城围外城也包涵在辖区内、辽阔而复杂，所以额外增设了两名副指挥。

这位副指挥姜汉谋，是位神力天王，马上马下皆十分了得的悍将，边军出身，官虽小，却是个敢做敢为的铁汉。京都的混字号人物，怕定了他。背地里给他取了个唬人的绰号——姜剥皮。

“啊……”与三妹交手的人，中剑狂叫着倒下了。

三妹急退入屋，低叫道：“从后面走！”

接着，发出撤退的呼哨声。二妹随后闪入。顺手关门。

“砰！”大门被人撞倒了，刀光如电，姜剥皮无畏地疾冲而入。

屋后火光乍现，破门的响声震耳，有人攻破后门，点起火把抢入。

屋内空空，三个女人竟然平空失踪了。

姜剥皮带着人一阵穷搜，最后发觉天井中的地道秘门，四块大方砖之下、是一条不知通向何处的地道。

“分头追搜、下去几个人看看。”姜剥皮下令。

三妹出了地道，那儿是百步外的一堆麦秸下，在兵勇赶到之前，二人带了辛文昭向西乘夜急奔。

辛文昭被一个女人扛在肩上狂奔，丝毫不觉得安逸，被震得五脏六腑似要住口外冒，气血翻腾难受已极。

跳过一条小河，他只感到浑身一震，血脉贲张，眼冒金星，几乎震昏了。

“老天，给我片刻工夫休息。”他心中暗叫。

前面出现一条小径，刚刚到达路面，三妹领先而行，突然惊叫一声，砰然摔倒。

弓弦声传到，来自前面的树林。

二妹断后，急叫：“离开道路，防箭。”

损失划空声刺耳，二枝劲矢从她身侧呼啸而过。

三妹左臂被一箭贯穿，倒下即向侧急滚。

中间扛着辛文昭的菡英也伏下了，千紧万紧性命要紧，百忙中将辛文昭丢出，无巧不巧地弃入路旁的小沟，像是突然消大小见了。

对面，黑影掠出，有人在叫：“停止放箭，要活的。”

路侧一处麻园，三妹忍痛窜入，低叫道：“向南走。咦！大姐，人观？”

“不见了。”菡英焦急地说。

“走！回头再来找。”三妹断然地说。

三人窜入麻园深处，追的人也匆匆追入麻园。

不久，十余名兵勇打扮的人，聚集在路中商量，为首的兵勇说：“咱们撤走吧！被她们逃掉了，不知是些什么人，逃的身法好快。”

另一名兵勇接口道：“宋大人要咱们假扮兵勇，在此地把守拦截几个女人，大概就是她们。真糟，被她们逃掉了。”

“咱们去找姜副指挥，看他那儿是否有所收获。”另一人吁出一口长气说。

“咱们不能与官兵见面，以免姜爷为难。天色不早，咱们这身打扮见不得官兵。走吧！”为首的人说。

这群假官兵不消片刻便撤走了。沟中的辛文昭不敢出声，摸不清这些人的来路。即使这些人真是姜副指挥的人，落在官府手中也有麻烦，因此，他躲得更紧。

不久，三女重回原地。三妹手臂上的箭已经取出，伤肉而未伤骨，裹了伤左手不能自由活动。

三女搜遍了附近每一角落，包括路两旁的小沟，只差没把地皮翻过来。仍是一无所见，最后只好失望地撤走。

菡英一面走，一面忧心忡忡地说：“真糟！偏偏碰上这该死的姜剥皮，咱们把好好的一件事弄砸了，回去如何交差？这一下可完了。”

二妹脸色不正常，苦笑道：“我并不担心交不了差，只担心他的死活，京都必定满城血腥，不得了，可能咱们要遭波及呢！”

“二妹，你是说，他会死？”

“我制了他的气门与双环跳，用的是子午逆经独门手法。除非能找到他，不然他必死无疑。”

“哎哟！咱们快到西山面禀长上，早作打算。”菡英惶急地说。

三人脚下一紧。取道扑奔西山。

□□□□□□

齐鲁栈号的东主高树仁，算是京师有数的大财主之一。

昨晚他作东，酒色财三件事一一完满，近午时分四到栈房，查妥山东来的六十八车货物，使匆匆赶回城东八里庄的别墅纳福。

他的别墅左临大通河，庭深、院宽、园广，靠河一带有不少亭台花谢。

人逢喜事精神爽，他在砌有假山的大型金鱼池旁的观鱼亭，半躺在躺椅上纳福，身旁的石桌摆了四色果品与四色烧卤两壶酒，独自小酌已有了五七分酒意。

他面向鱼池，看不见身后的景物，似乎突然记起某件事，叫道：“去唤二管家来。”

我有话问他。”

“小婢遵命。”远处一位婢女恭敬地答，离开同伴沿花径上去。

片刻，他放下酒杯又叫：“那一帮该死的乐户怎么还没有来？去叫二娘派人催一催，同时叫三娘来一趟。”

“是，老爷。”剩下的一名婢女说，匆匆走了。

不久，他似乎忘了两名婢女都不在，将酒杯轻点桌面，意思是叫婢女上前斟酒。

他听到有人近身，脚步轻盈，还以为是婢女。

蓦地，他看到酒壶出现在脸部上空，来不及分辨是怎么一回事，酒从壶盖口倾泻而出，浇在他的脸上。

酒香四溢，辛辣的酒猛往口鼻中灌，那还会好受？

他不由勃然大怒，急急抹试脸上淋漓的酒滴，挺身坐正，发狂般呛咳，发疯般愤怒地吼叫：“该死的贱婢……”

可是，咒骂声倏止。双目原先被酒刺激得无法睁开，这时已可看到朦胧的人影，咒骂的话被吓回喉内，骇然一蹦而起，再向侧跳。

他看到的不是婢女，而是脸现狞笑的辛文昭；

“你……你你……”他语不成声地叫。

辛文昭信手一抛：“乒”一声响，彩磁的名贵酒壶在石桌上打得粉碎，也砸破了两只小碟。

“我没死，你感到意外么？你不会当我是冤魂白昼现形吧？”辛文昭笑问，笑声阴冷已极。徐徐迫进。

他如见鬼魅般向后退，脸无人色地叫：“辛兄弟，有……有话好说，还有……”

“有什么可说的？咱们交情不薄，辛某拿你当朋友，一年到头替你帮忙，想不到你竟然见利忘义，出卖你的朋友。”

辛文昭毫不激动地说。

“我……我我……”

“你得厂多少好处？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

后面是鱼池，无路可退。一声水响，他倒栽入池。

幸而池水深仅及腰，喝了两口水扑近池旁，捉住池旁的假山石，发疯般狂叫：“救命！救……”

辛文昭一把将他的发结揪住往上提。他大叫一声，双手扣住了辛文昭的脖子，拼命了。

辛文昭根本不理会他的拼命，“噗”一声，一拳捣在他的鼻尖上、鼻孔内陷，鲜血进流。

“噗！”小腹又挨了一膝盖，叫不出声音了。

“喀！”右臂断了。

“啪！”右膝挨了一拿，膝骨立碎。

辛文昭最后左手一拂，拂掉了他的右耳轮，将他住鱼池里一丢。

水声震耳，金鱼四散。

他吐噜叶噜猛喝水，最后总算以尚能派上用场的左手扳住了上岸的假山石，像条死狗一样。

辛文昭将石桌上的杯盘扫光，一脚踢碎了他的躺椅，冷哼一声说：“咱们总算是朋友一场，我不杀你，如果我是你，赶快结束栈号，滚回山东老家缠绵床第等死，愈快愈好。因为四海邪神肯高指贵手放你一马，他的朋友却不会放过你这种无义贱种。”

等他费尽余力爬上岸来时，辛文昭已经不知去向了。

他像是神智不清，发狂般厉叫：“备车！备车……回……回济南……”

当然，他并非神智不清，说的话已明白地表明他是世间最清醒的人，迫不及待要回山东老家。

## 六十二

出西直门西行，沿玉河小径上溯，路通玉泉山。这条小河原称高粱河。

高粱店，是座小得不可再小的城郊市镇，镇西不远处，倚河建立了一座孤零零的小房屋。

八里庄高栈主逃回山东的次日近午时分，辛文昭与三位朋友在小屋中喝闷酒。

一位年轻人一掌拍在木桌上，杯盘一阵跳动。哼了一声咬牙道：“辛大哥，不能让姓高的猪狗逃回山东。我追上去。非毙了他不可。”

“算了，宁可人人负我，不可我负人。”辛文昭不胜烦恼地说。

“这怎能算了，他居然将你出卖给魏阉……”

“这件事说来确也有点邪门，那三个鬼女人好像不是东厂的鹰犬，如果是，哪会如此好说话？其中大有可疑……噢！准备，有不速之客光临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他已抓起桌旁的一双木筷，身形一闪，便到了门外。

两个身材修伟，穿了青袍的中年人，正沿小径缓步而来，神定气闲，气度雍容，一表非俗。

他们身上未带兵刃，倒像是游山玩水的客人。

“姜剥皮！”他感到意外地叫。

两人走近了，左首的中年人抱拳为礼，笑道：“姜某来得鲁莽，辛兄海涵。”

他回了一礼，笑道：“好说好说，姜大人驾光临未能远迎，恕罪恕罪。”

姜副指挥哈哈笑，说：“辛兄，请勿见怪。小弟有求而来，可否不必客套？咱们该亲近亲近，是么？”

“呵呵！辛某对人毫无成见，老实说，在五城兵马司的所有人中，辛某唯一敬佩的就是姜大人。大人也是所有的京官中，最穷最公正的人。”

“哈哈！好说好说，多年来，辛兄不知多少次给兄弟面子，兄弟感激不尽。”

“大人今天是为公事而来？”

“呵呵！为公事兄弟必定穿公服。”

“哦！但不知……”

“兄弟替你引见一位朋友，这位是宋兄应星。”接着为宋应星引见说：“这位便是四海邪神辛文昭。那两位是巧手翻云公孙河、千里追风费清。”

宋应星向众人拱手为礼，微笑道：“久仰大名，幸会幸会。诸位兄台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”

辛文昭不住打量对方，脸色一正，说：“且慢！辽东有一位神枪铁骑宋大人应星，曾在熊经略麾下纵横辽东声威四播。”

“正是区区。”

辛文昭重新施礼，讶然道：“宋大人不在辽东，是不是擅离职守？”

宋应星长叹一声，道：“辛兄，宋某已被革职为民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辛兄知道熊经略的事。”

“这……知道！熊大人廷粥以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的身份，奉旨经略辽东，在任十六个月，把举朝上下认定辽东必失的局面安定下来、镇守辽东，独力支撑大局，金虏不敢兴兵南下。

但却被三个奸臣给事中姚宗文、兵部主事刘国纪、御史冯三元三个狗东西造谣中伤，今年元月丢官回京。

换上了目光如豆胆小如鼠而又狂妄自大的袁应泰，取代他经略辽东。上月丢掉了辽阳与沈阳，十万大军断送在金酋努尔哈赤手中。

目下的辽东经略是薛国用，巡抚是王化贞。看样子，辽东丢了，辽西也守不住，岌岌可危。”

宋应星感慨万端地说：“薛经略老成持重，为官严谨。但今天的东北，需要有胆识有魄力的死士支撑大局。

王巡抚骄傲自大，言过其实，对付得了蒙古抄花一群北虏，却无法与金虏努尔哈赤周旋，一决胜负。

日下咱们大明朝最大的敌人不是蒙虏而是金虏。蒙虏的林丹活佛成不了事，金虏才是咱们的生死对头。除了熊大人出来收拾残局之外，今日的辽东，任何人也无能为力。”

辛文昭不住摇头、沉静地说：“不必说了，辛某只是一个江湖痞棍，哪有闲工夫去过问天下大事。”

“辛兄，国家兴亡。匹夫有责……”

“算了算了，朝廷有一批太监，加上一班奴颜婢膝的文武大臣，我一个市井小民即使肯卖命、也没有人肯买。

朝鲜丢了，辽东沦落；熊经略差点丢掉性命，目下在江夏待罪养老。而你，也丢了官削职为民。

一代名将也无能为力，我又凭什么敢谈论朝政？你们如果没有其他的事，我可要走了。”他不耐烦地说。

“辛兄……”

“少陪，两位大人请便。”他断然了逐客令。

宋应星长叹一声，苦笑道：“听人说，辛兄是位义薄云天的好汉，岂知却是个市井亡命而已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他怒声问。

“我说你是个小仁小义的匹夫，在国家大义前畏缩逃避的小人而已。”宋

应星深沉地说。

他勃然大怒，手一伸、劈胸抓住宋应星的胸衣往怀一带。

宋应星几乎挫倒，冷笑道：“如果你能杀我拔剑好了。我宋应星与金虏周旋十余年，身经百战，九死一生，没有死在金虏刀下，死在自己人手中，夫复何言！”

他颓然放手，沉声道：“你是官场中人，该知道市井小民的处境，说这些话未免太不公平了，你走吧！”

“辛兄，你还能天下尽一份心力。”

“阁下，我只有一双手……”

“有你一双手，足以抵挡十万金兵。”

“废话，你……”

“你听我说完好不好？”宋应星一面说，一面在怀中掏出两本书册，两卷纸轴，递过说。“辛兄，你且心平气和看看。”

他极不情愿地接过书册，略一翻动，递回说：“兵部的塘报和通政司的邸报，我用不着看。”

“辛兄知道这些塘报与邸报的来历么？”

“当然知道。”

“但你不知这两册邸报与两份塘报的来历。这是兄弟从广宁返回京师时，在途中搏杀两名汉奸，所搜出的一包谍报中的一部份。”

他一怔，重新接过展开查看。

第一本邸报中，首页是正月十七日，记录中所提及的事，完全是有关廷颁的有关辽东的官史任免，与敌情记录。

以下共十二页之多。第十二页方是正月十八的记事，也有十页。

每一页皆是断头去尾，页次杂乱。可知皆是经过选择，只留下有关辽东军政大事的数页而已。

通政司所发的邸报，本身仅发两京及各直隶府州，而由各省驻京衙门派人前往抄发，总计颁行与抄发数量，约在三百余册之多。

每日一册，每册页次不等，约在两百页左右。

有关圣旨及各大臣的章疏，大小官吏的升迁调免，朝政要闻动态，军政措施，刑名大事等等、皆大要地列出。

京师附近的八府，每五日发送一次，其他各省驻京衙门，则由衙门派人驿传或专差传送至各省，再分发至各府。

至于驻京各衙门及重要官吏，皆由通政司每日发送。

塘报，即是军书，由兵部发送至各地的军事衙门。

辛文昭剑眉深锁，沉声说：“这是通政司与兵部发送的正本，在发送途中截取并无困难。”

“截职不难，但各府未收到邸报的衙门，断无不如追究之理，但并未听说过有这么一回事。”宋应星说。

“你是说，奸细出自通政司衙门？”

“辛兄认为如何？”

这两册邸报，每页两面，每面八行，每行包括上顶格共十三格，用的是红色水印有格纸正抄而成，一看便知是通政司衙门的专用邸报纸。

如果是各省驻京衙门派人抄发传送的，纸不但没有水印格，字迹也潦草。字数没有一定。

“可能是抄报吏每月每本仅可领一两银子，私抄偷售大有可能。还有书姓页码呢？可惜都涂污了。”

“可是，四十名抄报人都清查过了，无人涉嫌。”宋应星叹口气道。

“你们可以去查，应该毫无困难。哦！这些事我一窍不通。”

“辛兄，兄弟需要你鼎力相助。”

“你要我干什么？”他大声问。

“熊大人终必重应帝命经略辽东，邸报、塘报如不断落在金虏手中，一切动静皆为敌方所悉，岂不一切都完了。”

“你要我去查？”

“通政司衙门，已为魏阉所控制把持了，除了辛兄，无人能胜此任。”

“我对你们官衙的事不熟，算了。”他一口回绝。

“辛兄……”

“厢行如隔山，脚踏两行最为犯忌，免了。再见。”他语气坚决地说。

“辛兄……”

他哼一声，转身大踏步入屋，砰一声关上了大门，拒人于千里之外。

姜副指挥与宋应星，不得不绝望地叹息转身。

大门重开！辛文昭探头问：“姜大人，昨晚你们在找我？”

姜副指挥点头道：“不错，兄弟在入暮时分，捉到两个可疑的歹徒，他们招档有几个不明来历的女人，要设下美人计，诱擒辛兄你，所以兄弟出动了不少人，搜捕几个女盗匪。”

“谢谢你，”他说，重新掩上门。

□□□□□□

傍晚时分，小西南的一座大宅内。

大厅中灯火辉煌，在座的共有十八人之多。

辛文昭与一位青袍中年人坐在上首。

直等到客人到齐，方将一个布包袱打开摊在桌上，脸色凝重地说：“今晚兄弟有请诸位前来，所要办的事诸位事先已经知道大概，相信诸位已了解此事的严重性。

现在，请李化鹏兄将知道的分析给诸位听。

李兄是首屈一指的笔迹权威，也是数一数二的摘瑕发伪专才，诸位请留心有关自己的事。李兄请。”

李化鹏干咳一声，将布包中的两本邸报取出，以坚定的口吻说：“这两本邸报，是元月望日至月杪。为期整整半月。这是说，这是从十二册邸报中，摘要选出另订成册，有关辽东朝鲜事务的重要事务专册。也就是说，这期间，熊经略被撤，袁应泰取代辽东经略，辽阳沈阳尚未失守。

因此，我知道奸细逐日搜取有关东北的军政事务的邸报，另订成册，每半月偷携出关递送给金虏。”

他将一卷塘报举起，又道：“依常情论，如果有重要大事，必定以最快手段不定期专程递送过关。据判断，塘报也是半月一次递送。

现在，诸位请看这些塘报，皆是兵部所发的正本，关防印信一应俱全，已可断定是直接由兵部发出的真品。”

一名中年人离座，神色肃穆地说：“兵部所发塘报，列为机密，有些重大事，禁止列入邸报抄发，各有关衙门收文极为慎重，绝对不可能虚收。

而各有关衙门关于正月的塘报，经兄弟半日彻底清查，皆无虚收与遗

失的呈文。兄弟在兵部呆了七年，在司务厅享有不少方便，因此绝不会有所错失。

所以，这些塘报全是真品，不会是兵部所发半途被人截留的，除非各衙门收文的人弄了手脚。”

“追查各衙门的收文，办得到么？”辛文昭问。

“这……只能追查在京各衙门的档案。”

“需时多久？”

“需半月左右。”

“好，你去办。”辛文昭说，向李化鹏挥手示意。

李化鹏干咳了一声，说：“邸报的真码虽已涂污，但兄弟已用透影法找出两次的墨痕，已找出六个姓，他们是吕、周、吴、郑、费、徐。通政司的抄书吏共有二百三十名，只须从这六姓书吏中清查便可。

依常情论，可能是负责抄写的这六姓人，抄写时多抄了一份带走。所以各衙门邸报不缺，不是奸细在中途截留。

万一是半途截留的，也只限于京师八府地面，咱们可从八府的公文档案追查、定可找出线索来。”

由于抄发邸报的人甚多，而记事有时不止一页，因此采用分抄合订的办法。原稿编定页码，分由数人传抄，所以页码必须抄写人的姓，以免弄错。

如果抄写的人负责抄写三页，则在页码上加写吕一、吕二、周一、周二等等，合订时便不会弄错了。

辛文昭神色凝重地离座，以稳定的口吻说：“咱们已经摸出头绪，抓住了追踪的线索，诸位可按分配的范围，立即进行秘密查。

通政司方面，黄经略黄大人将尽可能予以方便协助。兵部方面，武选、职方、武库三司，皆有人暗中帮忙。都察院方面，有两位御史大人暗中支持。城厢方面，姜副指挥更是全力相助，诸位可以放心侦查。

兄弟必须提醒诸位的是，切记不可打草惊蛇，只要求诸位供给所获得的可疑线索，而不需诸位出手抓罪证，自有人加以处理。

从现在起，定名为猎狐行动的中枢开始建立。咱们这群市井匹夫，总算有机会替朝廷尽一分心力，希望咱们能不负所托。现在，咱们化整为零，至广宁门贺家，替诸位引见接头的人，并商量各项细节，这就走。”

□□□□□□

一天天过去了，转瞬半月；依然找不出头绪，虽有一些可疑的线索，但进一步追查却又大失所望。

辛文昭不得不扩大追查的范围，开始调查驻京各衙门的抄报人。这一来，便大感人手不足。

那时。驻京各衙门除了十二布政司之外，还有藩邸、各分巡道、各中军都督府……等一大堆。

这些驻京衙门只算是小小的办事处，经费有限，人手不够。皆是临时雇人传抄，每抄一本是每月七钱银子，一个人一天最多可抄五至七本。因此需要不少人手。

要清查这数目庞大的抄报人，谈何容易？

又是三天，他不得不承认是枉费心机。

终于，通政司方面得到了消息，保定方面，邸报的纸张有了问题。

辛文昭大喜过望，立即带了李化鹏准备赶赴保定府查证。

他以为这回稳可获得线索，保定的线索不啻拨云见日，范围缩小了，问题便可迎刃而解。

两人兴匆匆地出了广宁门，奔向五里庄。那儿，是他城外十余处居所之一，随时可获得坐骑。

这里距保定是三百五十里，他准备一天一夜赶到，没有坐骑便难赶及。

距庄尚有半里地，一匹健马四蹄翻飞，从庄门冲出，狂驰而至。骑士老远便叫：“辛兄，不必来了。”

他一怔，止步叫：“咦！夏侯兄么？怎么啦？”

坐骑来至切近，夏侯津飞跃下马，苦笑道：“我知道你要找坐骑南下，所以绕道赶来找你。”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小弟从保定来，不必走了……”

“怎么，你是说……”

“辛兄接到华刚传来的消息了。”

“是的，保定府的邸报纸张有了问题……”

“是小弟发觉的。”夏侯津说。

“我正要……”

“华兄走后，当晚府衙就失火，焚毁了经历司与照磨所，火死伤六名丁役，公文付之一炬。”

“哎呀！这……”

“辛兄，你看，这是什么？兄弟随推官大人至火场勘察，拾到这件玩意。”夏侯津说完，递过一柄铁器。

辛文昭接过，反复察看。

此物形如扁针，也像柳叶刀，重心在中，不是老于此道的人。不易控制飞行。长约七寸，相当沉重，上手便知是纯钢打造。

由于经过火烧，所以刀口已有点变形，外表毫不起眼，像条黑炭。

他用指甲轻刮刀刃身，眉心紧锁地说：“错不了，蓟州三霸的龙形尖。”

指甲所刮处，隐约现出几难分辨的龙鳞纹。

“辛兄，你是说，蓟州三霸是奸细，他们可能知道咱们所要查的事。”

他冷冷一笑，哼了一声道：“咱们已出动了二四百人，想守密难比登天，我就是希望他们知道，以便他们出来掩饰。”

“咱们要去蓟州找……”

“不必去找。”他虎目生光、转向李化鹏道：“李兄，我说出心中的猜测，你看对不对。”

其一，保定府的邸报。有关辽东的事这一部份纸张有些不同，是差一级的贡纸。纸杂有水印，定是优制品，毛病就出在保定府的某一本邸报上。

其二。既然他们已仿制了优制品，可知定是为了取信于金虏故不惜工本加以换取真的邸报。

其三，奸细只须在送保定的报差上弄手脚，不需在京城冒险。

现在，只要再循塘报失陷路线侦察。当可发现他们的组织是如何庞大和精密了。他们在京部的内奸，神通相与广大呢！”

李化鹏审慎地说：“辛兄的推论，不无道理，但不知你打算……”

“我打算从两方面着手。其一，沿途布下眼线，各宿站在驿站安下暗桩。报差每五日一送，盯紧报差使可获得线索。其二，在出关路上留意出关的可

疑人物。当然，把守关卡不可能有收获，奸细定然从空隙偷渡，这方面由兄弟派人致书山海关罗氏双雄与喜峰口燕山三杰，定可封锁奸细出路。目下，咱们须找出京都的内奸。”

“蓟州三霸方面……”

“他们会找我的。”辛文昭颇为自信地说。哼了一声又道：“我会迫他们来找我。”

走！回去调派人手。”

## 六十三

北安门外有两座雄伟的建筑，那就是钟楼和鼓楼，这里地属金台坊。

鼓楼原称金台坊楼，旧名齐政，建于元朝，上面设有精妙的铜壶滴漏，是京都一带的时辰标准。

原来的钟楼在东面，是万宁寺的中心阁，本朝在鼓楼的北面修建钟楼，建成后不久便被大火所焚毁，因此目下仍以万宁寺的中心阁为钟楼。

钟楼的看更人，以鼓楼的鼓声为准。而紫禁城内的景阳钟，即以钟楼的时刻定时。

废钟楼的街道最宽最直，东大街直抵安定门，西大街衔接德绳门大街。

鼓楼的街道因玉河的横流，所以街道都是斜的。

楼西大街，俗称斜街，这一带是歌台酒馆的集中地。望湖亭附近，更是达富贵人游乐的好去处。这里，是皇城与京城之间，最繁华的地方。

鼓楼东面，是顺天府的府衙所在地。府衙附近，还有两座衙门，一文一武，那就是礼部的同文馆和北城兵马司。

比较他处，这里是衙门最少的地方。

这里，是丧门煞刘保的地盘。

京都三煞。大煞黑煞荣均，活动的范围在东安门以东延伸至城外东郊八里庄、双桥一带。

由于东厂的衙门在东华门外，因此，黑煞的潜势力事实上已退出朝阳门外，经常与东厂发生冲突，吃亏的都是黑煞，他斗不过东厂的鹰犬。

丧门煞刘保是个最圆滑的人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讲鬼话。但对东厂的鹰犬，却表现得颇有英雄气概，鹰犬们不敢不买他三分帐，但他也不敢贸然与鹰犬们结怨，小事马虎，大事便不含糊。

老三鬼手煞官威，活动范围在阜成门至西山一带，是地痞们的头头，也是不折不扣的黑道好汉，可惜胆小如鼠，魄力不够，像个不见天光的游魂野鬼，平时很少出面与东厂的鹰犬们周旋。

辛文昭与三煞的关系向来友好。他们也和辛文昭保持联络。

望湖楼畔的得胜酒楼，未牌左右显得冷冷清清。伙计们懒洋洋不起劲，抓住机会养神，以便迎接申牌以后涌来的酒客。

二楼近窗一桌，坐了六个锦衣客人，为首的人年约四十出头身材中等，有一双阴森森眼神冷厉的鹰目，瘪嘴、鼠须、脸色姜黄象是大病初愈。

要不是他那双鹰目显得与众不同，谁也不敢相信这么一个才不出众、貌不惊人的病夫，会是大名鼎鼎的丧门煞刘保。

其他五名爪牙，却都是高头大马，拳头上可以站人、胳膊上可以跑马的壮汉。尽管他们的衣袍华丽，但总掩不住自然流露在外的暴戾神色。

六个人已有五六分酒意，楼上没有任何店伙、也没有酒客，他们自得其乐，一面喝酒，一面低声交谈，似乎在讨论重要大事；

食厅宽广，两侧分隔成六座食厢。

事先，丧门煞已经交代过店伙，不许酒客登楼，店伙如未经招呼，也不许擅自登楼伺候。

丧门煞的一句话，便得以令得胜酒楼的东主屁滚尿流，店伙们怎么敢不遵。

东面一座食厢中，突然门帘一掀，缓步踱出一个青衣人，像幽灵幻影般突然出现在楼中。丧门煞眼角看到人影出现，勃然变色而起，突又神色一懈，堆下笑离座道：“咦！

原来是辛兄，来，喝两杯。”

辛文昭含笑走近，发觉其他五人的眼神并不友好。

他淡淡一笑，拖过一张长凳，坐下说：“打扰打扰，刘兄休怪。咦！令郎好象火气不小，是不是有了麻烦。”

左首的年轻人刘正，是丧门煞刘保的独子，绰号叫飞豹，是个目空一切、心狠手辣的货色。

刘正怪眼一翻，冷笑道：“辛文昭，你是不是想管咱们的家事？”

辛文昭不以为忤，泰然自若地说：“刘正，你不认为你这些话，有点不近情理？”

丧门煞沉下脸，向刘正说：“儿子，你少说两句话好不好？好没规矩，你是不是想目无尊长？”

辛文昭笑道：“刘兄，不要怪令郎。在京都，令郎最看不顺眼的人，就是我四海邪神，兄弟不会与他计较的。其实，兄弟的年岁，与令郎不相上下，还谈不上目无尊长。

你说是么？”

丧门煞亲自替他取杯，斟上一杯酒，笑笑道：“话不是这么说的，你我一直都是兄弟相称，他算是晚辈、按理他还不配在此与辛兄弟你平起平坐呢！哦！辛兄似乎心事重重，有事么？”

“呵呵！无事不登三宝殿，确是有件事请求刘兄多多帮忙。”

“辛兄，你说吧！不要说一件事，十件百件，水里火里，只要兄弟能办得到的，绝不会推辞。说啦！咱们自家兄弟，不必拐弯抹角，开门见山。干脆脆。多好？”丧门煞豪爽地说。

“兄弟先行谢过。”辛文昭抱拳说。探手从怀中取出烧过的龙形针，递过说：“刘兄手下有不少弟兄、与蓟州三霸颇有交情，请将这枚龙形针璧还，并请刘兄传话给他们，要他们到保定了结一桩公案。”

刘正重重地哼了一声，沉声说：“你以为咱们是信差么？你昏了头。告诉你，咱们的弟兄中，没有人认识蓟州三霸，你为何不派人去？”

辛文昭剑眉一跳，冷笑道：“生意不成仁义在，你老兄何必火气这么大？”他一手夺回龙形针，离座道：“刘兄，打扰了，告辞！”

“没有人要留你，哼！鬼鬼祟祟到咱们此地来献宝。我看你本来是有意刺探咱们而来的。”刘正大声说。

辛文昭的目光，扫过丧门煞的脸，已看出丧门煞毫无责备儿子的意思，

不由火起，问道，“刘兄，令郎的态度，是不是太狂妄了些？”

“辛兄，年轻人嘛！请不要见怪……”丧门煞说。

话未说完，刘正接口道：“姓辛的，这里没有欢迎你，你再不走，在下可撵你出去……”

“啪！”一声巨响，辛文昭反手给了刘正一耳光，说：“刘兄，好好管教你的儿子，不然会……”

刘正挨了一耳光，被打退了两步，几乎栽倒，不由火冒三丈，大吼一声，猛地一腿飞踹而出。

辛文昭身形一转，“噗！”一声，一掌劈在刘正的右腿上，刘正大叫一声，跌了个手脚朝天。

同一瞬间，两名大汉左右齐上，拳脚齐攻，上下俱至。

辛文昭人化狂风，远出两丈外，扭头冷笑道：“如果在下所料不差，蓟州三霸还未走远，再见。”

口口口口口口

京城的治安，一年不如一年。

名义上，除了锦衣卫和东厂以外，还有三大营调来的官兵可用，加上五城兵马司的人，计有一万一千名的官兵可用。

可是，官兵都成了那些文武百官的家奴，而且吃空额的风气极为流行，缺三四成还算是好的。

甚至巡捕营的骑兵出动时，十之五六是临时找人穿上军衣充数的。

所以，真正遭殃的是良善的百姓，连一个小鼠窃也逍遥自在，无所畏惧。

其严重的程度，由紫禁城内居然经常有小贼作案的事实，便可知道盗贼横行的情形是如何可怕了。

三大案的挺击案。便是太监们找了一个泼皮入宫谋杀太子，进出皇城乱闯宫禁，似乎司空见惯不足为奇。

官府办案，只要能拖过五天，便将案卷束之高阁，不再过问了，苦主再追究也没有用处。

辛文昭与丧门煞不欢而散，回到住处立即分派人手，暗中布下天罗地网，而等鱼儿入网鸟儿入罗。

次日巳牌初，二名大汉到了西珠市口，其中两名大汉抬了一只木匣，一名大汉挟了一个革囊。

西珠市口冯家的大门外，显得冷冷清清，暖洋洋的太阳，晒得坐在高门限上的老门子懒洋洋直打瞌睡。

狭皮革囊的大汉登上阶，吆喝道：“喂！快代为通报。清晨大早就打瞌睡，简直不像话。”

老门子一惊而起，睁开惺松睡眼，似醒非醒地问：“哦！哦！叫什么？不会是讨饭的吧？要不就是闯空门的，你们……”

“少废话！辛爷在家么？”

“辛爷？什么辛爷？这里没有……”

“你少给我打哈哈。这里有笔礼，留交辛文昭。”

“有笔礼？卖官的呢？抑或卖爵？”老门子夹杂不清地问，分明是有意讽刺人。

大汉兴起一肚子怒火，但忍住了。

他举手示意两位同伴将木匣放下，冷哼了一声，将革囊向匣上一丢，说：“不卖官也不卖爵，卖的是人命。东西送到了，咱们走啦！”

“且慢，谁知是否有人肯收？”

“辛爷一见之后，保证他一礼全收。”大汉说完，自怀中取出一封拜贴，丢在匣上举手一挥，三人扬长而去。

老门子取过拜帖，下款清楚地写着：刘保百拜。

“是丧门煞，有苗头。但不知是什么礼物？”老门子嘀咕着掂起革囊，伸手模出三根光华闪闪的龙形针。

门内闪出一个中年人，沉声道：“糟！咱们慢了一步，先打开看看。”

揭开匣盖，匣内，足以石灰腌就的三个人头。

中年人一惊，赶忙掩上匣盖，不安地说：“果然不幸而言中，咱们慢了一步，取不到口供了。”

老门子神色凛然地说。“你是说，这是丧门煞送来的蓟州三霸的脑袋，丧门煞果然神通广大。进去，看辛兄弟怎么说。”

中年人拿起木匣，冷笑道、“丧门煞作贼心虚，这还有什么可说的？辛兄弟料事如神，可惜未料到这家伙行事这么迅速。咱们晚了一步，又得重新布置了。”

“会不会是假的人头？”老门子狐疑地问。

中年人摇头道：“大概不会假。”

“凭丧门煞，一伙狐群狗党，能轻易取下蓟州三霸的人头？”

“这就是问题的所在。辛兄弟会找出丧门煞杀人灭口的缘故来，这里面问题重重，太复杂了。但我相信辛兄弟智珠在握，问题定客迎刃而解。”

辛文昭断定丧门煞之所以杀掉蓟州三霸，为的是灭口，奸细的嫌疑人毫无疑问的是丧门热。

正打算全力追查丧门煞的罪证，岂知当天晚上，节外生枝情势又有了变化。

东厂的缇骑，在闭城门时大举搜捕丧门煞，捉去了不少丧门煞的得力爪牙，罪名是闹市杀人，诱杀要犯。

同时，蓟州也来了一群高手，也在大索丧门煞，声言要替蓟州三霸报仇，闹了个满城风雨。

这一来，不啻洗脱了丧门煞的嫌疑。辛文昭的计谋，再次落空，委实令人丧气。

再而三的失败，并未令他灰心泄气，反之。他发誓要将金虏派来的间谍，与潜伏在京都的奸细卖国贼找出来。

## 六十四

全虏吞并了蒙古抄花一伙部落，以七大恨誓师告天，誓灭大明皇朝，对内称大金汗国，对外称满洲。

金虏初占抚顺清河，再以八旗兵攻下开元铁岭，大明二十四万兵马，在杨经略指挥下，于萨尔浒山全军覆没。

接着，熊廷弼以坚壁清野战术，挡住了气焰万丈的努尔哈赤。

最后，奸臣与卖国贼挤走了熊廷弼，由袁应泰经略辽东，一口气丢掉了沈阳辽阳，至此辽东尽失，朝鲜已被切断，十余万辽东的屯民，一部分往关内逃，一部分则成了大金汗网的顺民。

大明皇朝先后受到两次致命的打击，居然不知大祸之将至，岂不可悲？风雨欲来，谣言四起。

辛文昭知道巨变将生，暗中准备应变。

南城指挥司位于宣武门外东端。未牌时分，辛文昭带了一名从人，从小西市折入宣武门大街，向指挥司衙门定会。他有几件消息需要证实，希望能找到姜副指挥求取答案。

街上行人甚多，两侧的店铺客商云集。

正走间，右后方一位穿青直裰面有菜色的中年人，低头直走，似有要事在身，匆匆经过他的身侧。

突然侧跨一步，恰好到了他的身右，左手一抄，便挽住了他的右臂，右手袖口吐出一把锋利的小匕首，抵住了他的肋肋，低声冷厉地说：“不要停下，老兄，跟我走。”

变生仓促，街上行人甚多，谁知道有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，于闹市行凶？

他心中暗惊，扭头回望。他的从人已被另外两名中年人所挟持，正用绝望的眼神向他求救。

制住他的人手上一紧，匕尖透衣肋下生寒，又道：“知趣些，在下可是行家，道中的高手。”

他当然知道对方是高手，匕尖认位奇准只稍轻轻往前一送，匕尖便可贴肋深入内脏，只要不移动匕首，人是死不了的，仍可任意走动，但叫不出声音，叫则创口一震，死定了。

他依言任由对方挟持而行，镇定地问：“朋友，咱们有过节么？你没认错人？”

“不许问。哼！你不希望匕首入体一寸吧？”中年人凶狠地反问。

“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在下并不糊涂，这不是已听阁下的摆布了么？我想阁下并不想要在下尸横街心，没错吧？”

“所以你得放明白些。”

右首一间店铺里面，突然闪出一名泼皮打扮的年轻人，举手响了一声叫：“辛兄，看对街，徐兄弟正在找你。”

他就利用扭头左望的刹那间机会，乘对方分心的瞬间扭身甩手。

危在毫发，险极！

“啮！”匕首割破胁衣，割裂了一条小血缝，好险。

制他的中年人骤不及防，抓不住他的手臂，被震飘八尺，匕首失去作用。

这瞬间，他飞扑而上，奋勇擒人。

中年人想逃，已来不及了。

逃不掉只好拼命，拉开马步，匕首一挥，斜削他伸来的手。

匕首挥势倏止，中年人上身一挺，嗯了一声，摇摇欲倒。他恰好抓住了对方握匕首的手腕，猛地放手，一声虎吼，扑向街角的一个青衣人。

“砰！”挟制他的中年人终于摔倒，右肋下出现一把飞刀柄。

又是杀人灭口，飞刀的劲道极为可怕。

街角的青衣人向巷内退，一闪不见。

相距在三丈外，辛文昭不得不停步，回头扑救同伴。

可是，挟持从人的两个中年人，已经放弃了猎物，窜入人丛溜之大吉。从人脸色灰败，摇摇晃晃正要向下栽倒。

他大惊，抢上伸手急扶，人到手，知道完了，从人的肋下沁出一大片血迹，受到致命的创伤。

街上人群顿时大乱。有人大叫：“杀死人了……”

泼皮打扮的人抢近，低声道：“走，跟我来。”

他抱起受伤的同伴，匆匆脱离现场。

泼皮打扮的人，则带了被飞刀击毙的人撤走。

到了一处小巷中的住宅，室内有辛文昭的几个朋友。

一位年轻人看了中飞刀的人一眼，脱口叫道：“他是三手杨，蓟州三霸的得力臂膀呢！”

辛文昭哼了一声，说：“好！去找他们。人暮时分，东便门外大通桥头会合。但彼此不必打招呼。化整为零。”

□□□□□□

沿大通河往东行，河北岸的小径平时行旅不多，天黑后更是罕见人迹。

辛文昭仅带了两名同伴，领先沿小径东行。

蓟州来的人，以一座小村落作隐身聚会处，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。其实完全在辛文昭的眼线监视下。

这座小村落距城约在五里左右，毫不引人注目。

晚霞满天，大地一片红。

河岸的柳树丛中，闪出两个披大红袈裟的和尚，拦住去路。接着，三个青衣人从容踱，领先的人赫然是丧门煞。

辛文昭将佩剑挪至顺手处，泰然向对方接近。

丧门煞怪笑着，抱拳为礼道：“辛兄，刘某并无敌意。”

他淡淡一笑，虎目扫过路两旁的树林，说：“那么，阁下林内埋伏的弟兄、为何不现身呢？”

“呵呵！他们是否现身，得看辛兄的态度而定。”

“哦！原来如此，蓟州王霸的脑袋，在下收到了。刘兄是否需要在下道谢？”

“呵呵！岂敢岂敢。兄弟知道，辛兄为了此事，相当不愉快。可是，兄弟的确有困难，他们是自尽而亡的，不愧为明时势的硬汉。未能为辛兄留下活口，兄弟深感抱歉。”

“过去的事不必提了，总而言之，在下乃感激不尽。刘兄率人拦住去路，不知有何见教？”

“辛兄可知蓟州三霸的爪牙，找兄弟晦气的事么？”

“在下曾有耳闻。”

“他们已暗杀了刘某六位弟兄。”

“他们确也太大胆了些，在下深感抱歉。”

“因此，兄弟与他们誓不两立，所以出动了全部精英，与他们一决生死，不知辛兄肯否让兄弟同行。联手对付他们？”

“在下亦打算全力以赴，刘兄不必劳师动众了，在下的人对付得了。”辛

文昭断然地拒绝。

“这是不公平的。”丧门煞悻悻地说。

“刘施主，咱们就自行前往吧！贫僧相信，他们三二十个跳梁小丑，咱们足可应付裕如。”一名中年和尚高叫，似乎对辛文昭拒绝的态度极为不满。

辛文昭心中一动，淡淡一笑道：“兄弟以往的所作所为，并未绝对守秘，唯有这一件事，敢说计划周详而极端秘密。今晚所来的人，迄今尚不知所为何事，只有在下的几位亲信，方知此行的概略。

可是，刘兄居然知道了，而且在此等候，兄弟不得不佩服刘兄神通广大，具有未卜先知的神通呢！请稍候，兄弟转回去知会弟兄们一声。”

丧门煞呵呵笑，说：“辛兄的行动，兄弟仅是猜想而已，其实……”

活未完，辛文昭已带了两位同伴悄然走了。

一个和尚走近丧门煞，低声说道：“刘施主，你不该放他走的。”

“等他的人全部到来后，一网打尽岂不省事？放心啦！咱们对付得了他们的。等会儿，听我的信号动手。”丧门煞凶狠地低声说。

他们在等，左等不来，右等还是不来，等得心中冒火。

丧门煞终于醒悟了，咬牙道：“好小子，被他看出破绽溜掉了，走！到城里他的龟窝里去找他，杀他个落花流水。”

四面埋伏的人全部都出来了，总人数超过五十名之多，立即分为三批，偷渡城关进入外城。

同一期间，辛文昭已带了二十余名同伴，悄然绕道急趋蓟州三霸的爪牙们潜藏处。

不远处留置在现场附近潜伏的两个人，直等到丧门煞一群人动身之后，方绕道扑奔正东，向辛文昭禀报一切。

辛文昭找到了在村外潜伏监视的眼线，眼线禀称天黑之前，二十余名蓟州三霸的爪牙已经进村，迄今尚无动静，不见有何活动。

四周堵截的人各按方位布置停当，他带了四个人直入村内。

小村仅有个十余户人家，一阵犬吠，一座木屋门开处，出来一个鸡皮鹤发的老太婆，向大踏步而来的辛文昭道：

“你们是城里来的人么？寄居本村的二十余位客人，已经走了片刻，他们留下话说，后会有期。”

辛文昭一怔，问道：“他们是怎么走的？”

“村南有一条深沟，深与人齐，直抵漕河。他们二二两两悄然走了，乘小船走的。”老太婆说。

他吁出一口长气，扭头就走。

又一次失败，所有的人绕道撤走。

不久，村北一座农舍中，厅堂亮起了灯火，五名骠悍的大汉，坐在八仙桌四周，一个个脸色阴沉。

为首的大汉豹头环眼，佩了一把狭锋单刀，咬牙切齿地说“他们都走了。风声紧急，咱们不能久留。”

下首一名大汉恨声道：“原二哥。你有何打算？难道咱们就此撤走不成？”

“撤走？哼！”原二哥厉声说、“不杀京都三煞与四海邪神替三位前辈报仇。咱们能撤么？”

“那原二哥的意思……”

“咱们势薄力薄，硬碰硬当然拼不过他们这群地头蛇。因此，咱们必须全力暗杀他们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务必在最近期间，毙了他们……”

话未完，后堂口人影乍现，接口道：“暗杀已经失败，还想重施故技？”

五人大惊失色，原二哥一脚拨开八仙桌，咬牙道：“是你四海邪神辛文昭，你又回来了，咱们跟你拼了。”

“锵！”单刀出鞘、其他四人也紧接着拔兵刃。

一声虎吼，原二哥首先发难，猛扑向双手叉腰而立的辛文昭刀光一闪，势如电耀霆击。

辛文昭疾退两步，手动电虹疾射，听到剑出鞘的啸鸣，剑挥出。恰好接住劈来的第二刀。

“铮！”刀剑相接，火星飞溅。

刀被震偏，剑乘势排空而入。

原二哥骇然暴退，堂门狭小，这一退，反将跟来的四位同伴挡住，而且慌乱地一同急向后退。

剑来势太快，刀又仓促间收不回来，退势未定，彻骨奇寒的剑尖已停在咽喉下，沉叱声震耳：“站稳了，辛某有事请教。”

原二哥心胆俱寒，止步发僵。

其他四人来不及抢救，不敢贸然出手，也僵住了。

“有种你就杀了我。”原二哥咬牙叫。

“我不杀你。我要你好好回答问题。”辛文昭沉着地说。

“你休想要口供。”

“我知道你出山虎原毅是条硬汉、当然你也知道我四海邪神辛文昭不是善男信女。

说吧！谁告诉你在下今晚要来的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黄昏前有个老农打扮的人，说你今晚要来，因此咱们只好撤走避风头，硬拼对咱们毫无好处。”

出山虎不假思索地说，这消息说出来无关大局。

“那是谁？”辛文昭追问。

“不知道，那老农匆匆说完匆匆走了。”

“哦！蓟州三霸为何到保定府作案？”

“这事与你有何干连？”

辛文昭脸一沉，声色俱厉地说：“这件事不但与在下有关，而且关乎咱们大明皇朝的兴亡。”

“放屁！你这算什么话？”

“这是老实话。金虏已占了辽东，眼看要进兵关内。他们的奸细已混入京都、刺探朝廷的动静、在保定府的邸报公文动手脚踩探消息。而蓟州三霸却是替奸细做走狗的卖国贼。”辛文昭大声说。

出山虎一怔，怒叫道：“混帐，你怎么血口喷人？咱们在蓟州虽说不是什么好东西。

但绝不会也不屑做卖国贼。”

“真的？好，咱们平心静气谈谈、我希望你这条硬汉能提出反证，以洗清三霸的卖国罪嫌。”辛文昭收剑说。举步走向厅堂，又道：“丧门煞是如何杀了三霸的，在下毫无所知，反正他们杀了蓟州三霸，等于是切断了在下追查奸细的线索。如果你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好汉，便应该与我合作。”

卖国贼，这个罪名太大了。

出山虎极为震惊，梦游似的跟在后面，脸色发青。

辛文昭拖条长凳坐下，将追查奸细的经过说了。最后说：“原兄，咱们的曾祖辈以上的先人，曾经一度做过辽虏的顺民，再做金虏的顺民，然后是蒙古人九十年的牛马，你说，咱们能再做金虏的奴才么？”

出山虎久久方平静下来，庄严地说：“辛兄以天下大义相责，在下已别无选择，只有与你合作。但我可以告诉你，你看错了人，三位前辈都是有骨气的好汉，绝不会丧心病狂做卖国贼。

一个月前，有个叫韩宗功的人，与三位前辈过去是朋友，邀请三位前辈到京都来散散心。三位前辈各带一位仆人，姓韩的却带了五位女眷同行。

早些天，一位仆人幸而逃出他们的毒手，回到蓟州传凶讯。

据他说，他们在京都为了方便，化装易容到处闲逛京都名胜。

在徐家庄大觉寺。恰好碰上保定府推官宋长卿带了家小至黑龙潭省墓。随行有二十四名巡捕与甲士，双方冲突，一言不合大打出手，三位前辈寡不敌众，含恨退走。

回城之后，韩宗功用话一激。三位前辈一怒之下，由姓韩的派了两个熟悉保定府衙的人前往寻仇报复。三位前辈并未放火，那是府衙自己失火的。”

辛文昭接口道、“姓韩的人目下在何处？”

出山虎摇头道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“你说他带有五个女眷？”辛文昭追问。

“是的，好像都很美。”

“她们会武？”

“不知道，好像不会，韩宗功本人也仅谙防身拳脚。”

“三霸是怎么死的？”

“丧门煞父子带了一大群人，突然袭击遂下毒手，逃出的仆人命大，恰好闹肚子入厕，听风声不对，不顾污臭躲入粪缸，方逃得性命。”

“今晚有人报信，原兄真不知是谁？”

“真不知道。”

辛文昭离座。淡淡一笑道：“我想，三霸乃是被人利用的可怜虫。过了后天，在下便可证实一些事了。

原兄，你们最好赶快回蓟州，今后你们的处境，将万分险恶。

报仇的事，如果我能找出这些奸细。公私两便不劳你们费心，在下要走了，后会有期，请早离险地，迟恐不及。”

□□□□□□

后天，是邸报发送之期。

京师八府是五日一发，其他天下各地，由各地衙门雇请的书吏抄写、一月一发。

京师八府是顺天、保定、河间、真定、顺德、广平、大名、水平。最东一府是永平，永平东南便是山海关。

发送水平的邸报，必须经过蓟州。

一艘小舟沿大通河东行，四十里到通州，已是日上三竿。通川是水陆大站，运河在此南下。

小舟的四个村夫，背了包裹舍舟就陆，走上了东行的官道。

这条通山海关的大路，可供六车并行。徒步赶路当然没有车马快，而这条路上车马比徒步的人还要多。

十里外，是太平坊。

至永平的普通公差，平时乘的交通工具是骑和传。不论骑和传，皆在三河县投宿，一百一十里算是一程。

因此，太平坊算是中途站，车马可在此地打尖。

传车也称官车或邮车，专供因公往来的兵勇差役乘坐，通常是两匹马，五个座位，需换马时由驿站供给。

近午时分，传车缓缓驶入太平坊。

太平坊唯一的村店，内外四名店伙中。有四名是新面孔，他们是四位伪装村夫的人所扮成，他们早半天控制了这家村店。

车在店侧的广场停下，车夫跳下车座叫：“公爷们，在此地打尖，半个时辰后动身，请不要耽误了。”

说完，自顾自卸马，招呼伙计准备水与草料。

车内出来了四位公爷，两位是蓟州衙的军官，穿了公服佩了军刀，两位是永平府的传差，各背了一只大型招文袋，穿了身公服，一提水火棍，一佩单刀。

四个人身材都够健壮，可惜脸有病色，晦气脸、无精打采。四个人有说有笑。一面抖掸着衣上的灰尘，一面往店内走。

两名店伙迎出含笑打招呼。

一位军官说：“伙计，替咱们弄些酒食来，不必急，还得在店内歇息儿。咦！两位好像是新来的，本官每月都走一两次这条路，以往好像没看见过你们？”

一名店伙陪笑道：“小的是三天前才来的，这间店的店东是家叔，最近店里全换了人啦！”

谈话间，店伙将四位公爷往后食厅里引，先奉上水与净手巾，再奉上香茗，招待殷勤，一口和气。

四位公爷大概是口渴了，就在店伙忙着张罗期间，四杯茶全光了。

只片刻间，一位传差突然叫：“咦！怎……怎么啦？头……头好晕……”“我……我好困……”一位军官说，往桌上一搭，立即睡着了。

四个人先后伏在桌上梦入南柯，前后相隔仅片刻工夫。

“砰！”一声响，食厅门闭上了。

三名店伙皆倏然抢到，两人迅速取过招文袋，一个将藏在壁角的一只背囊提放在桌上，取出文房四宝和已刷了水印的稿纸，叫：“快！先抄邸报。”

两名店伙共有五册邸报，迅速地揭至有关辽东军政的旨谕与臣下的奏章，逐张拆页取出，交与负责抄写的人抄写。

三个人聚精会神工作，像是忘了四位公爷。

正在紧要关头，突听身旁有人说：“你们抄得太慢了，其实，你们可以在通政司安插一些人，岂不省事得多？”

三名店伙大惊，丢下工作虎跳而起，火速拔出衣内暗藏的匕首。

两位军官与两位专差，守住前后门不住冷笑。

“咦！你……你们……”

一名军官嘿嘿笑，说：“有蒙汗药的茶，已经倒掉了。老兄，咱们在此地等你们上钩，你们感到意外么？”

其实，说穿了平常得很。在下断定以往你们为避嫌疑，皆在南七府动手脚，这里风声太紧，不得不在永平府打主意。

在下猜想你们必定下手，因为这次邸报，载有御史江秉谦大人弹劾御史冯三元一群陷害熊经略的狗官。追言熊经略保守危辽功劳的奏章。也有今上复招熊大人经略辽东的圣旨。所以，你们非下手不可，果然被在下料中了。”

三名店伙脸色大变，其中一人问：“阁下是……”

军官从容摘下假粗眉与大八字假须，笑道：“我！四海邪神辛文昭。”

“有人认识我易了容的黑煞荣均么？”另一名军官叫。

“我，鬼手煞管咸。”化装传差的人说。

“在下无名小卒李化鹏。”另一名假传差说，徐徐举起了水火棍，大吼道：“卖国贼！该死的东西！”

三名假店伙已别无抉择，同声大吼、手执兵刃同向外厅冲，意在夺路。

辛文昭军刀一挥，“铮！”一声震开一把匕首，揉身切入刀光再闪，“哧！”一声轻响，一名假店伙的右臂齐肘而断，再一脚将假店伙踢倒。

“铮铮！”另两把匕首也被军刀崩开。

“噗！”黑煞荣均捡了便宜，一刀背敲倒了一个。

李化鹏也像狂风般卷到！水火棍贴地扫出，把最后一名假店伙的右足踝打碎了。

外面，扮车夫的人，已将另两名店伙打昏了。

计算得十分精确，门外已到了五匹健马，五骑是换了便装的真军官与真传差。

双方换衣、换马，辛文昭五个人，带了四名俘虏动身，动作迅速，前后不过片刻工夫。

## 六十五

兵贵神速，申牌整，海淀北面丧门煞父子的秘窟被包围了。二十余名得力爪牙被一网打尽。

可是，功亏一篑，丧门煞父子恰好不在家。

辛文昭不是个肯承认失败的人，动员了他自己与三煞的所有人手，紧迫追踪，一面封锁消息，一面亲带黑煞与鬼手煞循线索锲而不舍地追索。

丧门煞父子也不等闲，傍晚时分得到了凶讯，知道情势危急，一咬牙，打算遁入皇城藏匿。

京都算来共有四座城，南面是外城，北面外围是京城，内一重称皇城，皇宫所在则是紫禁城。

皇城之内，除了各衙门之外，便是皇亲国戚功臣勋爵的宅第。只要能找到藏身的地方，可说绝对安全。

皇城的治安，除了锦衣卫与各种禁卫军之外，还有中兵马指挥司。

五城兵马指挥司分为东城、西城、南城、北城、中城，但中城不加城字，称为中兵马指挥司讯地，也就是皇城，但紫禁城不包括在内。

丧门煞父子本想从长安左门逾墙而入，发觉有人跟踪，心中一虚，便

绕城跳入玉河，潜水出水门遁入。

跟踪的人是辛文昭、黑煞、鬼手煞。三人像三只大鸟般飞越丈八高的城墙，悄然进入皇城。高的围墙逃命。

辛文昭更是高明，后发先至，贴地窜出，一闪便到了墙下，鬼魅似的向上腾升，神乎其神地出现在墙头，恰好迎着飞跃而来的丧门煞，长剑一挥，硬接丧门煞身在空中攻来的一剑“射星逸虹。”

“铮！”双剑相交，锐鸣震耳。

丧门煞只感到虎口一震，凶猛的反震力及身，整条右臂发麻。身形急剧下降。

剑芒再闪，第二剑急袭接锤而至。

“哧！”一声轻响，锋尖可怖地掠过丧门煞的右肩尖，肩骨突然迸裂，整条右臂失去自制。

“砰！”一声摔倒在墙根下，剑脱手失落。

不等辛文昭飘降。黑煞与鬼手煞恰好扑上擒人。

“侧倒！”辛文昭急叫。

黑煞与鬼手煞闻声知警，不约而同扭身急倒。

三枚丧门钉间不容发地掠过两人的胸肋，衣破皮肉不伤，飞出五丈外方翩然劲尽坠地，逃过大劫。

丧门煞又打比了三枚丧门钉，临危与辛文昭拼命，钉飞剑起，易左手握剑滚出，奋余力挥剑自救。

辛文昭也知丧门钉利害，黑夜中不敢冒险接近，晃身急闪八尺、不但避过丧门钉的袭击，也避过凶猛的一剑。

丧门煞飞跃而起，撒腿便跑。

辛文昭衔尾急迫，紧锲不舍。

黑煞与鬼手煞已及时按住了刘正，拉脱对方的双肩关节，由黑煞将人抗上肩，随后飞赶。

追出一条小巷，对面突传来脚步声，接着看到灯笼、是锦衣卫的巡逻队。

厂、卫是一家，丧门煞心中狂喜，脚下一紧，大叫：“快来……”

辛文昭心中一急，拔出匕首，脱手飞掷，如同电虹一闪，不偏不倚贯入丧门煞的左肩背。

“啊！”丧门煞狂叫，砰然倒地。

辛文昭赶上一脚踏住，一掌拍在对方的后脑上，丧门煞立即失去知觉。

巷口巡夜的十余名卫军，闻声飞奔而来。

他将丧门煞背上，扭头会合了黑煞与鬼手煞。跃登瓦面向城外撤。

警锣声传出，巡夜的卫军发出了警讯，糟了！

不久，看到了城墙，三人不管二七二十一，跳落街心折入一条小巷，向墙根飞奔。

真不巧，小巷尽头是城根，却不知城根下已有人先一步到达了。

等他们窜出巷口，对面黑影乍现，有人大叫：“巡视中城御史梁大人在此。犯夜的人就绑。不然乱箭射死。”

前左右三面有人，后面小巷中也有人堵住了退路。

辛文昭心中一定，叫道：“请梁大人亮灯笼，草民辛文昭求见。”

说完、向后面两位同伴低声说：“如果不是梁之栋大人，咱们从右面破

门入室撤走。

我断后。”

随从亮起了灯笼，国字脸膛留掩口髯的梁之栋梁御史佩剑穿官服，在两盏灯笼的陪同下。急步而来，讶然问：“唉！真是辛壮士，你们……”

在都察院中，梁之栋是个为人方正但并不引人注意的御史，忠奸两方的人，对他都不予重视。

其实，他该算是个失职的御史，因为他知道朝政不可为，干脆不开门说话。仅暗中留心政事，默默地做他应该做的事。不与冯三元一群奸党同流合污。在五位巡城御史中，他是唯肯暗中与南城兵马司姜副指挥使合作的人。

辛文昭放下丧门煞，行礼道：“上禀大人，草民已擒住汉奸刘保父子，正要追索金虏派来的奸细。”

梁御史大喜，欣然说道：“辛壮士，随我来，到偏僻处问口供。”说完，向身后的两名兵士说：“熄灯，清道动身。”

在一间马房似的小屋中，丧门煞刘保刘正父子被卸了肩关节，捆起了双脚，坐落在墙下喘息。

辛文昭站在一旁，冷冷地抚弄着匕首，阴森森地说：“丧门煞，你的党羽已经招供，应该放明白些了，如果你想熬刑不招，分筋错骨的痛苦你受得了么？”

丧门煞已经奄奄一息，不住发抖，战栗着说：“我招，找什么都招，只求你给我一次痛快。”

“我在听。阁下，是谁要你偷窃邸报塘报的？”

“半年前，在下结交了一位叫韩宗功的人。我并不知道他的底细，他派了两个人叫我帮他办事，抄一些邸报，每月给我一千两银子。”

“一千两银子一月，难怪你最近手头大方得令人起疑，你比那些抄报吏收入高出一千倍，那姓韩的现在何处？”

“不知道，他的消息灵通得很，他能找得到我、而我根本不可能主动找到他。”

“你与蓟州三霸是如何勾结的？”

“没有，你找我之后，韩宗功派人来找我，要我到城东漕河码头戮取蓟州三霸的人头交给你消灾，如此而已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

“与你一同前往对付蓟州三霸的爪牙，也是姓韩的意思，其实他已经先派人通知了蓟州三霸的爪牙，没料到你不上当，失约……”

“在下如果不失约，你便杀辛某灭口，是么？”

“是的，可惜……”

“可惜在下早就怀疑你的为人，东厂的人找你，其实是要替你洗脱嫌疑，没料到欲盖弥彰。反而被在下看出破绽。”

说吧！这件卖国事件，东厂有多少人参与其中，把同谋招出来，给你一个痛快，以免皮肉受苦。”

丧门煞苦笑，摇头道：“在下与东厂的一些人虽小有交情，但这件事根本不曾牵涉到厂卫的人，他们扬言捉我，连我都感到意外呢！”

一旁的梁御史眉心紧锁，神色凛然地说：“辛壮士，这件事不要问了。三月初，本官听人说过，有一个姓韩的人在魏阉的住宅走动，行动诡秘，谁

也摸不清他的底细。所以，显然魏阉已牵涉在内，而天下没有人敢于追究，这件事……”

辛文昭冷笑一声，咬牙道：“不行！草民既然管了这档子事，绝不半途而废，必须追个水落石出。

我不怕那狗太监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牵涉到卖国的大事情，我不能不管，除非姓韩的能飞天遁地，不然我一定要将他找出来。”

丧门煞正待接口，刘正已抢先道：“姓韩的有一群高手保镖，听说全是辽东一带武艺高强的屯民，他们已甘心替满清人效忠，已不承认他们是大明皇朝的子民。即使你能找得到韩宗功的藏匿所在，也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。”

“我只要你说出他的藏匿处。”辛文昭沉声道。

“可惜我不知道，不然倒希望你去送死。”

“你认识他那些人？”

“不认识，只见过他那两位美丽的保镖。”

辛文昭心中一动，向梁御史说：“追查韩宗功的事，草民另行设法。这两个卖国贼，就交给大人法办了，其他的人证物证，皆在姜副指挥处，大人可向姜副指挥提解。草民不敢在皇城禁地逗留，就此告辞。”

说完，率两煞行礼而去。

到了外城小西市，他向黑煞和鬼手煞说：“小弟立即到西山踩探一些神秘人物的下落，两位兄台务必于日出前，带咱们的弟兄到达西山法海寺等候。”

黑煞一惊，讶然问：“辛兄。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如果能证实兄弟的猜想，咱们将有一场空前激烈的厮杀，因此去的人。必须带全兵刃暗器。”他沉着地说。

“那为何不一同前往。”

“兄弟必须先踩探，一同前往岂不打草惊蛇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兄弟会小心从事。但请放心。一切拜托，幸勿误事，兄弟先走一步了，沿途我会留下暗记。再见。”

半个更次之后，他到了门头村，循入山大路，向山深处急赶。

## 六十六

西山。是太行山东伸的尾支、形成京师的右臂，连峰接触，山名甚多，总称西山，是京都郊游的胜地。

其中有不少寺庙，也是香客们进香的好去处。

月影西斜，星光朗朗。

中传来三五声犬吠，打破了四周的沉寂。

山径开始窄小，显示人烟越来越稀少。

鬼影俱无，他孤零零的快速身影，极易落在暗桩的眼下。但他的心中早有准备，希望有人出面拦截，要搜这方圆白十里的山区谈何容易？

除了以身冒险诱敌之外，别无他途。

连搜了十二处山区中的宅院，一无所获，看天色，斗转星移月将西沉，看来今夜是白来了。

他很少在西山活动，原因是他不是个有闲游山玩水的闲士，一个市井豪杰，俗务忙得难以分身。

他想起了崂山三奇的凌云燕，和用美人计诱擒他的茵英二姐妹。

崂山三奇有意图谋魏阉，要他在两月之内不要过问魏阉的事，他相信崂山三奇是风尘豪杰，绝不是卖国贼。

茵英三姐妹要他放手不管魏阉的事情，要他离开京师，为什么？事实上，那晚他装昏装睡，茵英与二妹的话，他听了个字字入耳。

她们有一位长上，长上那晚要会贵宾，要她们不必将他急于送往西山。

这位长上是谁？西山是不是这些人的巢穴？韩宗功的那些保镖中，居然有美丽的女人。

韩宗功是不是就是她们的长上？她们的长上是不是金虏派来的奸细？

韩宗功，韩宗功……

一连串的疑团，他必须加以追根究底、证实这些人的身份。

丧门煞父子被擒，在魏阉的家中，绝不会再发现这位神秘人物韩宗功，他也没有彻底暗搜魏家的能力。

因此，他目下只有凭本能寻求这条线索，证实这人的身份。

除去一个汉奸丧门煞是不够的、在威逼利诱名利双买的手段下，将会有无数像丧门煞一类的卖国败替金虏卖命，唯一的办法足釜底抽薪，杀掉那些金虏派来的奸细，这是他一市井豪杰唯一可以办到的事。

山区中常有的雾气开始出现，朦胧的轻雾从地面袅袅升腾，不久，三丈外已看不见景物了。

他到了一处山坡，脚下一慢，他记得，好像这里是被称为卢师山的卢思台，也就是神话中隋僧卢师驯服二龙大青小青的地方。

似乎这一带没有人居住，除非天旱地方官到此地来祷雨，不然罕见人迹。

出半腰，有一座秘魔崖，要称称避魔崖，大石嵌空，下有一池，据说就是大小青龙所至处，那儿更是人迹罕至的鬼地方。

他该回头了，天快亮啦！他必须转回法海寺，招呼弟兄们搜索山区。

正待折回，前面突传来一声刺耳的鬼啸，令人闻之顿感心惊胆战毛骨悚然。

他心中一震，一阵寒颤通过全身，这是面临凶险不测的本能

“啊……” 惨号声震耳。

“砰砰！” 两声回响，两具尸体向左右飞跃。

久久，久久。

雾在涌，水珠在滴，没有人声，没有响动，静得可怕。

看谁沉得住气，谁暴露行踪，谁就得付出可怕的代价。

“哧！”一枚暗器射在他伏身处右首不远，对方在迫他移动了。

但他蛰伏不动。点尘不惊。

天快亮了，雾似乎更浓了些，天亮对他是有利的。

黑煞为人机警，天亮后在法海寺等不到他、必定带领所有的弟兄，大搜这一带山区，赶来接应。

对方大概已知道情势对他有利，因此不允许他争取时间，一声呼哨下，开始了搜索行动。

两个黑影接近了，好快的身法，用的是草上飞奇学，从他身侧约三丈左右飞掠而过。

他心中冷笑，对方不知道他的隐身处，意在引诱他现身，用意仔细地搜索所经过的地段。

没有把握，绝不轻易出手。

果然不错，第二批三个人，并肩飞掠而过，这次相距最近的人，已不足八尺。

对方未发现他，他也忍耐着不出手。

片刻，第三批二个人，终于疾射而来，碰个正着。

对方相距丈余，眨眼间便到，他蓦地长身左手一扬，先发出一把飞刀，射向最外侧的一个黑影。

同一刹那间，剑上风雷骤发，行雷霆一击，招出“大地龙旋”，首先将中间的黑影的双足削断，人剑急旋，乘势最后一剑贯入最后一名黑影的右臂，就势扭身拔剑并倒地侧滚，敏捷如豹，快速绝伦。

“啊！”惨号声再次飞扬。

“哧哧哧！”暗器飞行的破空锐啸，令人闻之头皮发炸。如果他不扭身侧滚，很可能死在暗器下。

他像蛇一般急滑而出，射向暗器发来处，一声狂笑，剑吐千朵白莲。

五个黑衣人首先有两人倒地，第三人“铮！”一声架住了他的剑，没料到他左手拔出了匕首，巴首一挥，割开了第三名黑影的肚皮，人化狂风，斜卷而出。

“铮铮……”剑鸣声震耳欲聋。

对面，另三名黑影飞扑而至策应同伴。

不能让对方缠住，他拿出了真才卖学，用上了可怕的绝招，但见人化轻烟，剑光流转，他已从剩下的两个黑影中穿过，远出两丈向下一伏，重施故技潜伏不动。

“砰砰！”最后两个人倒了。

另三名黑影还在五丈外，只听到飏飏的飞行啸风声，只看到朦胧的黑影如飞而至，策应的人来了，暗器已先行抵达，可惜仍然劳而无功。

后到的三个黑影知道他们所发的暗器落空，也突然伏下了，发出一声低啸，召唤同伴前来相助。

重伤未死的两个人，发出令人心悸的痛苦呻吟，可是没有人敢现身相救。

不久，沉重的踏革声入耳，十余名黑衣人出现在雾影中，排成两列，一步一顿，并肩搜到。

“就在这附近！”先前伏下的三个黑影叫。

隐身已不可能，是决战的时候了。

他将剩下的九把飞刀全部拔出、凝神待敌。

十余把刀剑，一步步迫进他的藏身处。三丈，两丈……

第一把飞刀出手，第二把……

“啊！”第一声惨叫传出，第二声……

人群急动，刀剑来势如潮。

共打出了七把飞刀，已无暇全发，强敌已循踪扑近了，刀剑以排山倒海似的声势攻来。

他贴地侧射两丈外，暂避锋芒。

前面黑影暴起，钢刀及顶势如奔雷。

你死我活，他只有一念头：杀！

“铮！”剑架住劈下的钢刀，身形疾进、切入、飞腿，“噗”一声正中黑影的下阴部位。

接着，他剑发“八方风雨”应付同时扑来的六个黑影，剑虹如金蛇乱舞，风雷骤发。

金铁交鸣声震耳欲聋，血肉横飞，人影似电，可怖地快速闪动挪移，刀光剑影可怕地纠缠冲错。

三荡三决，第二批七名黑影亦已加入围攻，蓦地人影四散，风止雷息。

他仗剑屹立，浑身浴血，左肩，腰背，双腿皆出现小创口，身上的鲜血，十之八九是自敌人身上喷溅沾上的。

“啊……”有人厉号。

“砰！砰砰！”首先有三个黑衣人摔倒，接着又是两名。一声厉叫，又一个扭曲着身躯摔倒。

好一场惨烈无比的大屠杀，双方皆付出了极高的代价，空间里，凝结着血腥与死亡的气息。

濒死者的绝望呻吟，令人闻之心惊胆跳。

四周，除了躺下的人以外，没有能站立的人，仅三位幸免者悚然向后急退，徐徐退入浓雾中。

他感到出奇的疲倦，真力耗损得差不多了。但他也不能就此放手，他将姓韩的捉住或杀了。

三个幸免的人，脸无人色地撤走。

他一面调息，一面跟进。相距约在四五丈外，雾太浓看不见人影，他只能凭灵敏的听觉追踪。

向上又向上，小径逐渐狭窄，晓色朦胧，突然，他发觉已到了半山，雾影消失在脚下，举目四望，山下雾罩大地，雾上可看到三五座峰头。

上面，数丈高的巨崖像是巨兽凌空下扑。

秘魔崖！百步外，就是青龙潭。

王个黑衣人，正全力向潭畔的一座木屋狂奔。

他忘了身上的数处轻伤，兴奋地反掠而上。

“四海邪神来了！长上快走！”一个黑衣人狂叫。

三二十步外的木屋大门倏开，抢出五位女郎。

“锵！”剑鸣声传到，五女同时撤剑。

为首的女郎，赫然是菡英姑娘，扭头向一名女伴急叫道：“快，掩护长上由后面撤走，要快！”

女郎应喏一声，转身抢入木屋内，大门闭上了。

菡英姑娘手一挥，喝道：“迎上去，拼了他！”

四女急掠迎上，宛若星跳丸掷，好快！

辛文昭的轻功快如流星电火，三五起落便赶上了三个黑衣人，毫无顾忌疾冲而上，大喝一声，一剑刺入逃在最后那位黑衣人的背心，荡开尸体冲进。

第二名黑衣人大吼一声，大旋身一刀砍来。

他侧闪半步，闪电似的疾冲而过，反手一剑疾挥，砍掉黑衣人的颈上人头，一跃之下，便到了第一名黑衣人身后，剑发似奔雷，指向对方的后心。

这瞬间，四女郎已到了三丈内，菡英玉手一扬，三把小飞剑破空而飞。

“啊！”黑衣人发出凄绝人寰的惨叫，胸前中了一把小飞剑，背部又同时被辛文昭的剑所贯穿。

另两把小飞剑擦黑衣人的肋下掠过，直射辛文昭胸口要害。

辛文昭总算目力超人，反应更佳，手中剑向左一推，借尸体的阻力向右扭身，小飞剑贴胸前一掠而过，好险！

最高明的自卫手段，是向对方进攻。就在扭身避暗器的刹那间，他剩下的两把飞刀已连续飞出回敬。

四女鱼贯飞扑而来，前面的菡英看到了飞刀所发的淡淡光影，本能地向侧急闪，却忘了身后有人。

“嗤嗤”两把飞刀没入二妹的酥胸，向前一栽，扑倒了帐。

二妹斜冲而出，厉叫道：“大姐！咱们快布剑阵杀了他。”

可是，已来不及了。

辛文昭像怒豹般冲到，“铮铮”两声震鸣，震开菡英的剑，豪勇地切入，一剑贯入菡英的右胸，疾退两步说：“果然是你们。叫韩宗功出来说话。”

三妹与另一女郎大骇、分立左右花容变色。

只剩下她们两个人，被辛文昭的豪勇所慑住了，她一咬牙厉声道：“我就是韩宗功，来吧！咱们拼骨。”

辛文昭仰天狂笑，逐步迫进说：“事到如今，你居然还在骗人，你以为辛某是容易受骗的？能到达此地，你应该知道在下并不比你们差。你是辽东人？为何甘心替金虏卖命做汉奸？”

“本姑娘是大金汗国八大贵族的舒穆禄氏，八岁侵入关，在贵国十四载，你说谁是汉奸。”三妹朗声反话。

辛文昭心中一震，这鬼女人混入关内十四年，金虏到底派了多少人混入中原？委实令人不寒而栗。

三妹以为他心动，吁出一口长气又道：“其实，我们应该同是华夏子民，家先祖曾是贵朝所封的建州卫勇士，是龙虎大将军麾下的勇将，只因皇朝不相容，不得不迁出辽东远适俄朵里。

目下，朝政日非，我们重返辽东，朝廷再派大军前往驱逐，这算公平么？我们有机会返回原居地，也有权争回失去的爵位……”

辛文昭哼一声道：“也有权倾覆大明皇朝。”

三妹神色庄严地说：“有何不可？天下不是永属朱家的。告诉你，我们会取而代之，大明皇朝已是天怒人怨，民不聊生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他怒吼，直追而进，厉声道：“那是咱们家的事，何容边夷置喙？你们……”

三妹乘他说话分心的刹那间，打出了三把小飞剑。

同一瞬间，另一女郎也疯狂似的挥剑攻他的左肋侧。

“叮！”一声脆响，一把小飞剑被他用剑击偏，折向射入攻左侧女郎的胸口，另两把擦身而过，偷袭无功。

他斜身切入，剑发似奔雷，猛攻三妹的胸口，无畏地行雷霆一击，剑网撒出，如同千朵白莲疾吐。

“铮铮铮……”响起一连串的震耳的金铁交鸣，三妹突然大叫一声，脱出剑网侧射丈外，屈一膝跪下。

他如影附形冲进，喝道：“丢剑投降！”

三妹挺起上身，一声狂笑，剑向颈下一抹，鲜血喷出，人向下一扑，一缕芳魂遂归地府。

他僵立在旁，仰天吸入一口气，悚然地说：“一个女人也有视死如归的决心，看来，金虏将是咱们大明皇朝心腹之患。老天！希望没有那一天。”

他始终不曾与这位金虏的奸细照面，深感遗憾。

雾气上升，秘魔崖已隐没在雾影中。

宇宙一片灰暗，三丈外难辨事物，他摸索着下山。

到了山下，天色已经大明，但雾气仍未消散，前途茫茫……

记得为吴倩倩墓前石碑上题的歪诗：“哀哀奈何天，切切结情缘，卿死长含恨，相见在九泉。”

他原答应她要把骸骨迂回故乡的。

全书完

